

第十三卷　第五期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歡迎胡漢民

↓胡氏抵港後，離家赴歡迎會時攝○

↑胡漢民先生歸國，於一月二十五日乘「舞鳳」艦抵粵○圖爲登岸時攝○



←廣州各界在中山紀念堂舉行迎胡大會盛況○

↙英經濟顧問李滋羅斯於一月十六日飛抵漢口視察，圖爲下機時攝○

↘閻錫山就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時與監察委員趙戴文合影○



→一月十八日，南京舉行追悼丁文江大會情形，會場在中央大學致和堂○



←應召赴京之各校長及學生代表十七日赴陣亡將士墓致祭情形○

倫敦奧靈比亞馬戲班成立已十六載，藝術極精○➡為空車騎自行中表演，↓下為班中之女馴獅員，年僅二十二歲○









↑男女騎術表演○



↑柔術表演，隊員男女共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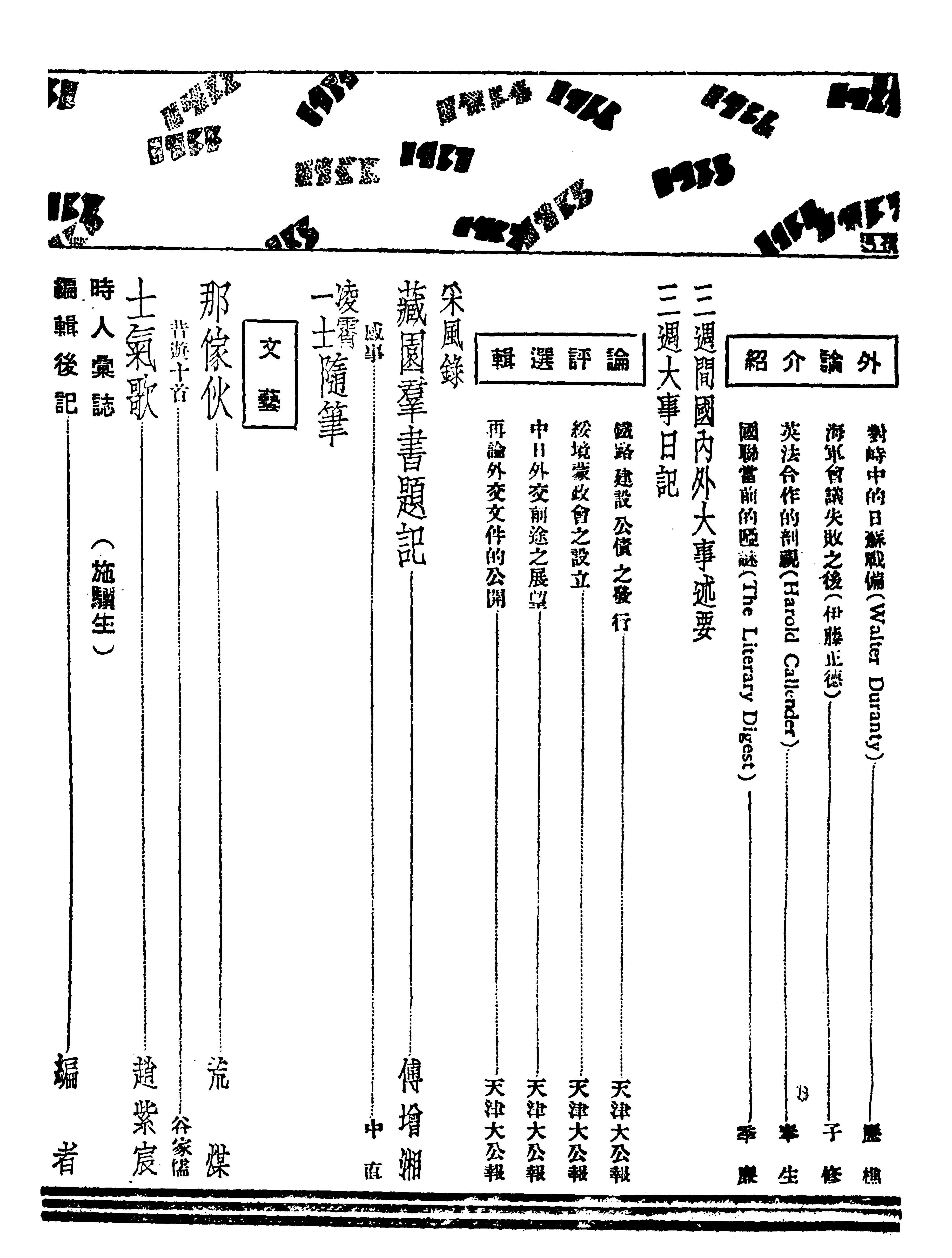
←象戲○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五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日出版

挿圖

三週簡評



三周簡評

中日問題

這三周中日間雖然沒有什麼大交涉，但是中日調整的準備工作，實際已在進行。最要者，第一是外交部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否認曾經同意接受廣田外相三原則的聲明；第二是日本駐華武官磯谷少將二十五日到京謁見蔣院長談話達兩小時之久，磯谷於三十日回國，二月二日到東京，接連和軍部領袖們開會報告，並有重要建議，足以形成日本軍部對華新政策；第三是日本大使有吉明即將回國，新使有田八郎已得我方同意，二月底可以來華就任，中國駐日大使決定許世英氏已徵得日方同意。

關於三原則問題，有吉說是中國當局對他已有接受之表示，我方卻認為他有誤會，因為我們從來祇說要具體內容，並沒有說是接受三原則，有吉為此頗覺受窘，磯谷與我方談話，卻感想甚佳，認為中政府現在確能負得起責任，因而主張日方也應有說一不二的辦法，至於兩國大使的易人，倒沒有多大關係，因為全般交涉能否開始，依然看日本軍部統制力如何？換句話說：中日間今後真要成為『軍人外交』，目下還不敢下何等判斷。

內蒙的分合

近來內蒙問題，發生很大的變動，就是西二盟和綏遠十三旗要求中央另立綏遠蒙政委員會，與百靈廟德王主宰下的蒙古自治政委會完全脫離。

本來日人在內蒙方面工作甚久，卓什海李守信輩，為虎作倀，早令蒙人憤恨；加以中央候補執委蒙人尼瑪鄂特索爾上月在張北被刺，背景顯然，益令蒙人寒心。綏遠蒙政會之成立，完全出于蒙旗王公等救亡圖存之一念，所以中蒙合作，絕對誠意，百靈廟之會已成空殼，縱令有人要想利用，已不可能，這是極有關係的一個轉變。

胡漢民回國

胡漢民這次回國，港粵歡迎之盛，可謂空前。胡氏本有到港即行北上之說，但是中央代表一批一批的回來而胡氏迄在廣東未走。

據胡在粵演講，依然側重黨務，幷致慨於只有委員而無黨員，可見他的意志，終在改進黨的本身，至於對政治外交，却都少有表示。

中國眼前擺着許多事實問題，要能實際去解決他，纔算真有能耐。胡先生更事已多，飽經艱難，他越不多談實際問題，越可顯示他在愼重籌慮，我們惟有希望他早日入京，和蔣先生們共負實際責任。

剿匪的進行

近來蕭克賀龍差不多在長沙每天報捷的官電中由湘竄黔，威脅貴陽。桂軍雖然進至都勻，因爲桂幣在黔不能通用，以致不能迅捷進援，幸而中央軍和滇軍趕到，解除黔垣的危機，蕭賀又轉往雲南逃竄，看來又想師朱毛入川故智，間道馳往川西，企圖與朱徐等合股，這是很可注意的事。

再一方面陝省剿匪，甚少進步，而陝北的匪更有入晉的模樣。近來共黨頗有解放民族，共濟國難的口號，軍隊行動也有節節前移，甘與日本勢力直接接觸的趨向，這尤其值得重視。

新公債政策

財政部於二月一日深夜發表新公債政策，就是以新易舊，加以整理，同時另發一批復興公債。

本來公債政策，比加稅穩健，但是政府近年行之太濫，流弊實在很大，不但使政府財政基礎永遠奠立不起，而且使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習慣也都爲之敗壞。此次將公債以新易舊，延長償清年限，劃一抽簽期日，比較根本支付不出，當然勝過一籌；但是國家財政，如果老是依賴着騰挪抵補的把戲，結局終須走到崩潰一路，我們實在是不勝憂危之至！

華北局勢

近來華北局勢，沒有多大變化。

冀東一角的特殊組織，依然維持存在，察北六縣的地方，依然未能收回，如此使得冀察當局萬分難過而向心力也就無以加强。

日軍要人雖然飛駛晉魯，至再至三，但是結果沒有什麼收穫。中國方面雖然又有五省聯合的呼聲，但是實際也沒有什麼做法。舊歷新年中冀魯兩當局雖在樂陵見過一次，似乎無大要事，太原方面雖有某某代表往訪，似乎也沒有何等具體方案。總之，外患如此迫切，況味都已親嘗，北方當局們除掉委蛇應付之外，誰也把利害看得明白，結局是不會再有人甘受導演，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晦）

俄滿糾紛

近週以來，滿蒙邊界迭起糾紛，更因密山兵變事件，俄滿情勢，似頗緊張。滿方已向俄提出抗議。日本外陸海三省又開聯席會，謀調整對俄關係，日方幷藉口要重新勘界。據日電傳稱，日方對蘇俄最近親英親法頗感不滿，故此次對俄之舉，或爲一種警告的姿態。就大勢判斷，日俄關係的尖銳化，目前尙非其時。

歐局四大問題

新年以來，國聯對義加緊制裁一事，仍未脫專家討論的階段，海軍會因日本退出，四强正在商討慰情勝無的妥協。最近三週中的歐洲國際情勢，是在醞釀期。

簡單的說，這醞釀是以英王奉安典禮，各國要人往吊時的接談爲中心而展開，這種會談，更由倫敦延長到巴黎。談話的內容，雖不詳悉，但是據輪廓看來，內容包括：（一）地中海問題，（二）萊因問題，（三）中歐問題，（四）英俄問題等等。可以分別的說明一下：

（一）地中海互助協定，本爲對義而發，英與法已早有諒解。此外希臘，土耳其，西班牙和猶哥亦均曾向英保証。但此事已引起義方抗議，以爲此事未經由國聯處理，將造成不安空氣。此次英法外長在倫敦會談之後，結果或將邀義方參加。在國聯對義問題碰壁的今日，藉此能闢一新的蹊徑，亦未可知。又英土間對於韃靼納爾海峽恢復武裝的問題，亦

經談起，但因目前時機還未成熟，故又有暫行擱起之勢。

（二）在國聯對義的猶豫期間，忽發生德國將違反和約，在萊因非武裝地帶駐兵的傳說。這事引起了法方莫大的衝動，不得不探詢訂立羅迦洛條約的英政府，持何態度。經德外長紐拉特在倫敦向英外長艾頓担保，德無違反羅迦諾公約之意，一場風波始告平息。由此可見英法今日關係的不可分立，更可見德國現時不欲傷害英國的感情，而將另有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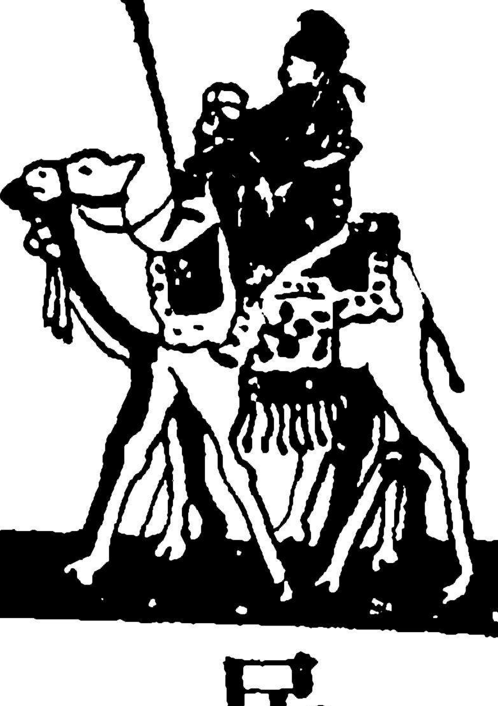
（三）中歐問題，關係複雜，要以奧國為重心。奧國自總理道爾夫斯於一九三四年七月被害後，對德久已寒心，故轉而親義。但是現在墨索里尼自身的命運還不能保，奧國自須另求奧援。目前的趨勢，就是英法想介紹奧國和小協約攜手，奧方業經首肯。奧捷關係近來日趨好轉。上月奧總理赴捷，即為兩國親交的表示。但是兩國關係，有復辟問題作梗。四日奧副總理史達倫保向佛蘭丁保證，在小協約同意前，決不改制。這更可為奧國與小協約關係好轉的一個明證。

（四）最後可注意的，有英俄關係。英王喬治逝世，蘇俄一反向例，特簡派外長李維諾夫和軍事副委員長德哈齊夫斯基參加，這事頗饒意義。李氏與英王首相及外長等接談後，更在巴黎為集體安全問題而大肆活躍。近傳英俄有舉四千萬鎊大借款之說，帝俄時代的債務問題，將因此解決，更足見李氏的此行不虛。

根據上述，可知目前表面上黯淡的歐洲，實際是在積極醞釀中，它所反映的事態的重大，已不言可喻了。

海會與擴軍

海軍會自日本退出後，意義已經喪失。英美德日的擴軍舉動，接踵與起，種種消息，駭人聽聞，英擴軍白皮書即將發表，內容尚未知悉。美參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提出增强美國海軍案四件。德有於年內建築萬噸巡艦五艘之說。倫敦「每日快報」更有日本於海約期滿後，將築四萬五千噸之主艦與一萬五千噸之巡艦之說。在列強爭角實力的今日，和平已瀕絕望，所以英工黨首領藍斯伯雷召集國際和平會議之說，不得不被視作迂腐之談而招否決。（素）



民主政治與政治貪汚

—答陳之邁先生—

張純明

中國政治的貪汚是一個嚴重不過的問題。但自來討論這個問題的僅是注意到貪汚事實的存在，而忽略了中國政治之所以汚濁的原因。最近陳之邁先生在「論政治貪汚」一文裏(見獨立評論第一八四號)指出「民主政治與清廉政治，或專制獨裁與貪官汚吏，兩者密切關聯的因果」，以爲中國政治「一向貪汚充斥」的原因，是「中國一向沒有好好實行過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爲什麽清廉，專制獨裁何以汚濁呢？陳先生舉出來了四點：（一）民主的特色是政府由人民產生的，而專制的君主，獨裁的領袖，是神授的，天命的，祖傳的，或自命的。「民主政治下的當政者的政治生涯完全受民意的支配，專制獨裁下的當政者不必受人民的推戴，所以前者爲自己的前途打算不敢貪汚，後者則可以不必顧慮。」（二）「民主政治下的輿論遠較專制獨裁下爲自由發達……輿論如果發達，監督自然澈底，貪汚也自然容易杜絕。」至於專制獨裁則反是。（三）「民主政治下照例有個會議代表人民，他們往往組織委員會來調查政府各部。」如有貪汚的事件，「不但可以掀起輿論的制裁，並且有合法手續，如彈劾，如不信任案，使其離職並受懲處。」第四，「民主政治和工業社會是同時誕生的。」「工業社會開闢許多發財的機會，工業大王鉅子的收入遠在搜刮剝削的官吏之上。」同時因爲交通便利，教育普及，生活程度提高的原故，人民過問政治的閒暇也比較充足。

在這四個解釋中間陳先生以第四個爲最重要，最基本。普及教育，交通利便，一般的生活程度提高，却都是工業社會的產物。有了這些東西，養成良善輿論的基本條件始能成立。不過這也僅能對我們說工業社會是與潔淨的政治有密切的因果關係，或者是有了工業社會，民主政治的基礎始能建樹起來，並沒有指出來民主政治與廉潔的直接關聯。我們都知道眞正的民主政治——普及選舉——實際是工業社會的產

物。同時，有了工業社會工業鉅子，大資本家也因之而產生。實際大權，漸操於這一班人們之手。所謂「公民」不知不覺地都變成利波曼(Lippman)所謂之「幻空民衆」(Phantom Public)，任工業鉅子，大資本家的操縱。就是所謂「輿論」，也因這些人統制報紙及其他出版物，無線電等而失去了牠的根本意義。立法司法也因「高力團體」(Pressure groups)的發達而失去了牠們的獨立性質。這都是現時民主政治的矛盾。其中情形，政論家言之甚詳，試讀 Merriam, Kent, Lippman 諸家的著述就可知其大概。其中汚濁的事實，層出不窮，是盡人所知的。至於政黨裏的公開秘密更是罄筆難述。就競選所用的經費而言，英國在一九二九年用一百三十餘萬鎊，美國在一九二〇年用了一千餘萬美圓。這不過是大概，實際的用費遠超過這些數字。這些巨款的來源有一大部是有特別用意的，或者我們簡直可以說是「賄賂」。英國因對政黨捐款而得「爵士」者比比皆是，(看小說家 Hillaire Belloc的 Mr. Clutterbuck's Election 和一九二二年 Royal Commission on Honors 的報告)。這種事實到工黨執政後才漸漸的稀少了。

美國政治上汚濁的事實更多了。就其大者而言，如哈丁大總統任內的賄賂案，幾乎一半的閣員都有受包苴的嫌疑。紐約城的「譚末納會」(Tammany Hall)尤是貪污的大本營。該會於美國聯邦政府成立那一年——一七八九——立案，其目的是「慈善」的。在這一百四十年中間牠的貪污史真可以寫成滿架子的厚冊子。「譚末納主義」(Tammanyism)久已成爲貪污的代名詞，其流行之遠，並不限於紐約一市一州。

我爲找美國最近幾年來的貪污事實隨手打開美國的「雜誌索引」看一看。在那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的索引裏，列在 Corruption in Politics 一個標題之下，整整有五十五篇文章。在這個單子的下邊，編者更指示我們去參閱 Bossrule, Lobbying, Graft 等等節目。我們要仔細的「參閱」下去，這一類文章的數目必甚爲可觀。美國貪污之盛行於此可見。再細分析第一個單子，而知貪污的範圍包括法官，警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美國爲世界所羨稱的民主國家，而其政治仍不免貪污的嫌疑，那麼民主政治是否同時也是廉潔政治就成爲大大的疑問。

當然，雜誌上關於這類文章的多，也足以證明輿論對於貪污的注意。有幾椿巨大的貪污案都是因爲輿論之不容和議會調查委員會的糾舉，而其主角或被撤職或受懲戒。紐約市長Jimmy Walker 因被控而辭職，哈丁大總統任內的內務部

Albert Fall ，鄧務長Dovghty因受賄而入獄都是很好的例子。這可見美國貪官汚吏，一旦貪汚的事實被發見，就不免要受法律的制裁。但這又是一回事，與貪汚本身並沒關係。

我說這一大段外國的事實，並不是外國的貪汚與中國同樣的嚴重，不過是要指出來民主政治和清廉政治不一定就是一回事，不一定就有什麼『密切關聯的因果』而已。

中國貪汚問題的嚴重可以說是舉世無匹，破全球之最高紀錄。正如胡適之先生所說：

『貪汚是我們這個民族最大的特色。不但國家公開「捐官」曾成爲制度，不但二十五年來沒有考試制度之下的貪汚風氣更盛行，這個惡習慣其實已成了各種社會的普遍習慣。』（見胡適論學近著下卷四四四頁）

胡先生又引美國學者亨丁頓的話：

『中國生活裏有一件最惹厭的事，就是一種特殊的貪小利行爲，文言叫做「染指」，俗話叫做「揩油」。上而至於軍官的尅扣軍糧，地方官的刮地皮，庶務買辦的賺錢，下而至於老媽的「揩油」都是同性質的行爲。』

因此胡先生把貪汚列爲中國問題中『五大仇敵』之一。最近以作「大地」小說而享盛名的美國女作家白克夫人（Pearl Buck）也有同樣說法。（見一九三五年一月號的 Harper's Magazine）她用極幽默的文筆，寫出一篇極動聽的文章。她却不嚴惡中國人的貪汚，而稱這種行爲是合乎中國人所謂之「禮」。按「禮」上說多少有點貪汚也是應該的，無足怪的，而且是極自然的。『所以，』白克夫人跟着說，『貪汚對於中國公衆的害處並不如在美國的厲害……』這解釋未免是太好了。但是我們知道中國的貪汚並不像白克夫人所說的合「禮」。

但中國人都爲甚麼有這樣根深蒂固的貪汚習慣呢？白克夫人的解釋是中國的舊家庭制度和中國人生活的無保險。我想這兩個原因是重要，但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社會一般人對於貪汚的漠視，政治制度本身之不健全等。「升官發財」是一句極普通的話，且人人以牠爲見面時互相祝福的吉利語。在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的潛意識裏都有「要想發財惟有做官，發了財就可以升官」的觀念。這個觀念已經有了很悠久的歷史。漢朝人的「吉語印」上已經就刻滿了「日入千石」「宜官入財」「日就富貴」等字眼。社會既以此相勸勉，當然不以貪汚爲可怪了。而且有許多人覺着「揩」公家的「油」是應該的。坐公票車的盛行就是這個心理的表現。

政治組織的不完善，作弊的機會也因之而增多。浮收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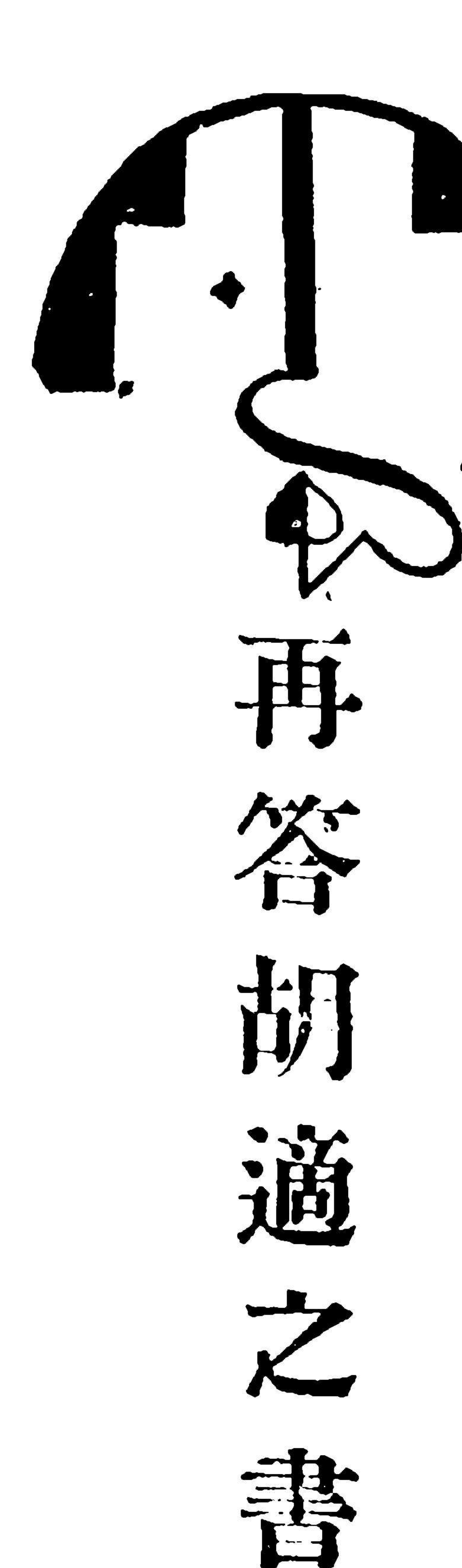
出浮報告，因爲沒有一個健全的會計審計制度，也沒有檢舉的法子。直到現在全國各縣的會計還在用「四柱清賬」！然最大的原因還是中國的貧窮。因爲貧窮所以「揩油」的習慣和心理才養成了。並不是『中國一向沒有好好實行過民主政治』！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鏟除貪污確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鏟除貪污的方法不外：

（一）認眞的明賞罰。『刑亂用重』的哲學是不可厚非的，林語堂先生的『偉大的劊子手』說的雖未免過火，但未嘗不是一種消極的辦法。宋初明初吏治之所以能比較的廉潔是因爲『官吏犯贓，遇赦不原』，『重繩貪吏，置之嚴典』。就在英國，選舉上的舞弊也從一八八三年的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 Act 法律成立後，才比較的乾淨。中國現行法律上關於懲戒貪污，獎勵廉隅，都有詳細規定。執行機關有普通法庭，有監察院，有官吏懲戒委員會只要能認眞執行，縱不使貪官污吏從此絕跡，也可使其知法律之可畏。

（二）厲行預算，及科學的會計審計制度。現行法律雖有極精詳的預算法，審計法，執行機關雖有主計處，審計部，而仍然不能認眞的實行。至於各省縣的會計制度更是腐敗不堪。若能在幾種理財制度上切實的改良，作弊的機會自然可以減少而政治漸趨清廉。

（三）確立文官制度。陳先生以爲只有在民主政治之下『優美的文官制度得以養成』，『我們癡心妄想文官制度已有若干年，考試院已成立了許久，但成績未能令人滿意，這是根本的原因。所以清廉政治是隨民主政治以俱來的，其間有密切因果關係。』這話是沒歷史的証據的。德國的文官制是爲世界所羡稱的。但是德國的文官的基礎樹立於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的三十年大戰之後，而樹立這個基礎的人是Frederick William，誰也不能說他是民主的信徒。至普王威廉一世而其制大成，當時的政治也不能稱爲民主。所以陳先生的說法不免有歷史的差誤。我國文官制度之所以不能確立是當局者之無決心，並非是中國之不行民主政治。我以爲如果政府眞能實行文官制度，官吏的位置有了保障，可以安心做事，不但行政的效率可以提高，即政治的貪污也要無形的消滅。



再答胡適之書

室伏高信
子修譯

胡適之先生去年應日本名士室伏高信氏之請，撰「敬告日本國民」一文，譯載東京「日本評論」，旋室伏氏在該誌發表「答胡適之書」一文。胡氏又在「獨立評論」一八〇期答之。（見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與十二月十日天津大公報）二人來往之函件，頗爲世人所注意。最近二月號「日本評論」又載有室伏氏再答胡適之書一文，爰亟爲譯出，以餉讀者。

適之先生：

拜讀了你的「答室伏高信先生」書。我一篇短文章竟能在貴國引起反響，使我無上的喜慰。自從「大公報」譯載以來，就是我手中收到的也有大美晚報，獨立評論，申報月刊，中國星期評論，新人等新聞雜誌，都是譯載全文而加以評論的。又接到未知的貴國人很多的信，中國星期評論的一個投稿者（孟長泳）並說你與我的應酬文字，「較之東京與南京無論什麼公式的政策，演說，聲明，更能代表兩國民的輿論」。尤其是得到你與陶希聖君的批判，使我非常感謝。我之所以現在還要再答你者，因爲以你那樣的聰明，好像有些地方對於我的旨趣，還有誤解，至少我的言詞中，似乎還有値得招你這種誤解的。加之我也覺得誠如貴國的大報紙大公報所說，「當此中日關係緊要之時」，互相交換無隔閡的意見，愈加重要了。

第一由你及陶希聖君那種思想家，聽到你所謂的「眞實話」，這是我非常歡喜的。在這貴國與日本之間有不幸的關係，並且在這貴國與日本間的不幸關係的眞相全未得到理解的時候——我對於這一點也要稍加詳細的說說的。就是此次的所謂華北自治運動，日本的大衆或智識階級的大部分，對其眞相一點也沒有與聞的。日本的各種報紙，自滿洲事件以

來，至少對於國際政治，完全成了欺瞞國民的機關。天津北平發來的新聞電報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宣傳，虛構，揑造，不過是一部政治小說而已。日本智識階級的一部份，已經知道這種情形，而漸漸變成要想透視事件的裏面的裏面了。他們所求的，不是每天報章上大大的登滿的虛僞的消息，而是報紙上不能表出的事件的眞相，即你所謂的「眞實話」。

×　×　×　×

適之先生！眞實常能使人動心，一人的話可以訴諸萬人。我以爲指導兩國人民相互諒解的，不是政治家們的欺僞與報紙的誇大虛報，而是說眞實的一個私人的話。我能够告訴你日本的智識階級，如像貴國的各位對我的一篇短文加以異常的注意一樣，對你與陶希聖君的「眞實話」，也有洗耳傾聽的雅量，這是我深引爲喜的。

日本的支配者是那一種類的人，日本的言論是怎樣的不自由，這是你所知道的。但是日本的知識階級與一般的日本國民，在愛「眞實」，求「眞實」，傾耳於「眞實」的一點，則全是相同的。你那「敬告日本國民」一篇文章，在這個國內曾引起很大的注意而被閱讀，即可證明這種事實。我們始終想聽貴國的眞實話。衷心想加深中日兩大國民間的互相諒解，清算那不幸的關係，謀再建兩國的國交。「巧言令色鮮矣仁，」這是貴國賢人留下的一句偉大的話。這句話在日本，古來就知道就愛好，並且已成了日本古來的道德的遺產之一了。反復的說，我們始終是愛眞實，擁護眞實，爲眞實而戰。這是日本精神。在愛眞實的期間內，日本不至於滅亡的。日本之引以爲榮的，不是貿易的發展，產業的進步，龐大的武力，而是始終愛眞實，擁護眞實，爲眞實而戰的精神……日本精神。

×　×　×　×

我不過是一個沒落的評論家。我的見識很狹，力量很小。但是我深信我能在此以日本國民的名義向你說如下的話而不疑的。即日本國民並不是侵略主義者，且對於偉大的隣邦，具有充分的同情。依尼釆那種說法，或者這是弱者的道德

亦未可知，但是我能很快樂的告訴你，爲弱者的朋友是日本道德上一個不動的基石。成爲這個國家文學的一種特異形態的「講談」之所以在大衆中有不動的勢力者，實因爲這是爲弱者之友的國民精神的表現，「忠臣藏」之所以屢次出演，而歌舞伎座仍是滿座者，也不外因爲這戲是在演出對於弱者的同情，對橫暴權力者的反感的國民精神而已。自然日本國民中對貴國抱誤解的也不少，並且想喝血的，張其「爪牙」的可恨的侵略主義者，也不能說沒有。主張大亞細亞主義或東洋門羅主義的人們，可以說多半是屬於這一派。

在這裏我來談一個插話。日本有一位大衆作家，這個人是所謂的「中國通」而相當知名，他論華北自治問題，我看見他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話，他說即使貴國失掉了華北的領土，貴國亦不至於滅亡，由貴國失掉了香港亦未滅亡的事實，即可以知道。這種人就是日本所謂「中國通」的一個樣本。具這種狂妄的頭腦，抱這種理論的，在日本一定大有其人。無論那一國也有腦病院，低能兒，流浪者，及街上的紳士的。但是日本國民，比這種「中國通」，大衆作家，更要聰明，更有道德，更有良心的。不用覇道而行王道，這才是真正日本國民所希求的。「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這種貴國先賢所說的話，才是我們的政治理想。

我決不是不知道，在王道政治美名之下，有如伊索寓言中所描寫的飢餓的狼，眼光炯炯，張其爪牙，而將一隻無辜羔羊作犧牲的那種光景。在此又一可以想起「巧言令色鮮矣仁」的格言。但是我想有認識的日本人，知道那個狼後來受到怎樣的運命的審判，真有日本精神的，一定充分理解侵略主義與日本精神是不能兩立的，無論在何種美名之下，虛僞是不道德中的最大者。

× × × ×

適之先生！我自信對於你及貴國民衆的立場，是有充分理解的。不滿於我對貴國同情的一部死硬派 (die hards) ，給我很多的污名。但是我深信日本，我所生長食住，而且欲

愛的國民當中，應該出兩個彈劾海斯丁(Worren Horsting)的白克(Edmond Burke)。「一隻貴國的飛機軋軋的從天的東邊飛往西邊，在那皎潔的雪地上刷過一條黑影」，不知道在這一條黑影之中，你與你的同胞們發生什麽感慨的人，世上絕對沒有。若是在東京的天空上，飛來了蘇俄，美國或英國的軍用飛機，掠過白雪「由東往西」而投一條黑影在地上，那不知又是怎麽了！我們敢斷言，對於貴國今日的困苦的立場，也有不禁爲灑一掬同情之淚的。我曾說過，對於無自衛者的同情是日本精神的根底。你知道孟子是用的惻隱兩個字，我想這也可以理解成爲李普斯所謂的感情移入的意思。你說不能愛「你的敵人」，但是日本的武士很知道愛敵人。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日本歷史中，可以找出很多的逸話來。況且對於不是「你的敵人」的貴國之困苦的立場，我們决不能閉眼不管。若是日本國內有知道貴國的痛苦的立場而冷然無事的人，則我敢不躊躇的斷言，那是想喝血的狼，决不是眞正的日本人，且是與日本人的名譽不兩立的東西。

× × × ×

適之先生，我們也知道中日兩國的關係，事態更在惡化的事實。這種事態到底還能有救沒有救？似乎你是以絕望的宣言在拒絕我的提案。我的朋友陶希聖君投來的寄稿中（日本評論一月號），明明有這種語調，兩三天前我接到一個貴國人(韓示琦)寄來的很長的信，也極力說是戰爭的時候，貴國的雜誌「新人」，也說中國現在是不求親善，不求結合的。我知道一國民的忍耐，也有一定的限度。明治三十七年，日本對於世界最大强國之一的俄國敢然開戰，即忍耐過了限度的證明。我見到貴國大報之一的申報十二月六日，曾說「如領土被侵略，主權被剝奪，就是和平絕望的時機」。我們充分知道華北兩省或五省的獨立對貴國的影響。貴國的一新聞記者曾經說過，華北爲「中國之首」（密勒氏評論十二月十四日）。平津是貴國文化的一個中心，據說全華北出產的小麥爲貴國全產額百分之五十五，棉花爲百分之六十，羊毛爲百分之九十二，煤炭爲百分之四十二。我想保証認這麽重要

的一個中心與香港相同的日本人，只有上面所說的一個。貴國這樣一個中心地，想不使貴國國民極度的興奮而由貴國分割去，這是我們夢想所不及的。但是朋友！尙不能說是完全絕望，我們不能忘記戰爭是要在最後一瞬間始許人類說最後的話。

× × × ×

適之先生：日本宣戰在憲法上是屬於天皇大權的事項之一。日本皇室之酷愛和平，在每次的詔勅中，都有明確的表示。日本的國民本是天皇陛下的赤子，將始終爲和平作最後之努力。對於隣國起無名之師，這是日本國民名譽所不許的。我們絕對尊重貴國之獨立。我敢斷言，日本國民不特沒有侵犯貴國獨立的野心，如貴國的獨立，受到外部的侵犯，實有敢然援助貴國的同情與俠義的精神。這是東方大國民日本的義務使命。如何盡這種義務，完成這種使命，是現在我們日本人接受的課題，這是我敢不誇張不虛僞的斷言的。因爲要感覺這種使命，完成這種使命，日本始眞不負其偉大國民之名。

× × × ×

適之先生：你答「伏室高信先生」中的最主要的地方，好像是對於「東方遺產」的批評與以夷制夷的兩點。對於以夷制夷，陶希聖君也有抗議。我就這一點，很知道你與陶希聖君及貴國人的立場。日本若是也占在與貴國同樣的立場，我相信也不能不採取與貴國相同的態度。可以說貴國除此而外，別無可取的立場。貴國對於英國的立場，我也充分的了解。我在我那「日本的次一步」的著述中，曾經坦直的指陳貴國的排外運動，實爲排英運動，其所以轉化而成排日的，是在廿一條以後，所以日本之對華政策，全然錯誤了，貴國之排日運動，日本政治家應該負其責任。又在我著的「中國將再起」的當中，對這一點也明瞭的加以指摘。隱瞞日本的誤謬的一切，而將一切的責任歸之於貴國，這是我良心所不許的。我再敢斷言日本前此對華政策有重大的錯誤。日本沒有政策，沒有指導者。遂使中日兩國成了今日這種不幸的關

係。我們坦白的主張，在責備貴國政治家之先，應責備日本的政治家，自加反省，才是偉大國民的態度。但是我決不能懷疑；再向貴國質問貴國的眞正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是中日兩國國民最大的忠告。

×　×　×　×

適之先生：目前的事態，當然應該解決。我在這一點覺得焦心。日本非出大政治家不可。如不出現明白的認識日本的方向，理解日本世界史的使命，知道日本的敵人是誰的大政治家，自然不容易解決與貴國不幸的關係。但是朋友！我也不能不警告貴國，希望貴國站在更遠大的立場上。若是日本的政治家明白認識日本的方向，理解日本的眞正的使命不是侵略隣國而是援助其解放與自由，而貴國的政治家，也了解貴國今日可痛的狀態第一是由於西歐帝國主義的結果，並充分理解對日如取敵對行爲則貴國的立場將翻弄到什麼運命去，我想在那時，貴國與日本始能在歷史上始能携手同行的。

日本不久定有知道日本的敵人不是貴國，也不是貴國的國民黨，也不是蔣介石，而是西歐帝國主義的時候。然後貴國亦必有理解貴國的敵人不是同文同種的隣邦日本而是西歐帝國主義的日本的時候。在那時候我所說的中國敵人應該是日本還是應該英國的話，始能有現實的意義而訴之於貴國的。我個人至少爲使這種舞台出現起見，就是成了最後一人，也要努力做去的。

四萬萬的中國國民諸君！我想請各位用稍微遠大的眼光，靜觀中日兩國的關係。日本並不是長此繼續錯誤的國民，且日本的國民也不是永久盲從的國民。對於全體的國民，宣傳是能矇蔽其眼光於一時的，權力是能奪剝其一切自由於一時的。孟德斯鳩說：恐怖是專制政治的精神，這是意味深長的話。貴國的政治或者不是使貴國民滿足的，而日本的政治，能使日本國民滿足的，實在也很少。但是那個時候要來的。貴國民與日本國民携手而立於世界舞臺上的時候，一定要來的。因爲我覺得東方各民族的結合，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我們應該在東方諸民族的自由平等的立場上結合起來使世界爲之戰慄！我們可以倣法馬克斯說一句話，「所失的不過是鐵鍊而已」。要這樣世界的舞臺始會轉變，而「朝氣的國家」一定能昇出新鮮的太陽！



關於改進一般外交行政管見

金錚

（一）政策之確立問題

國人常謂我國外交完全爲被動外交，在國際舞台上，是只能追隨他人之後，略盡國際間禮上往來，談不到縱橫捭闔，自創一番江山；此語雖不免有感情作用，但外交部過去之被動的應付工作，確要較多於自外部本意發動所做之事。惟此種現象，並非偶然，實原於一向缺少固定之政策可尋，自難免待事變臨頭，再求應付方針。故外交政策之未能確立，實爲形成過去被動的應付外交之最大原因。

今日欲一新局面，謀掃除過去追隨列强，盡國際禮儀之病態外交，而創立自動自主之新外交，則外交政策之把定，似爲當務之急。否則以感情辦外交，今日抗甲，明日仇乙，相沿傳統的所謂「超然外交」，則最後必至舉世皆成敵國，陷於交相攻擊之地位不止。過去外交之難有蓬勃之氣，謂爲此傳統的「超然外交」有以致之，實無不可也。

惟政策與戰略不同，一國之本身利益，爲決定一國外交政策之根據；外交戰略，則又本自既定之政策。一國之本身利益，因受一國客觀的地理與歷史的環境所限制，往往具有相當的確定性。而外交政策，則有待於主觀的選擇。惟此種政策在某一時期以內，亦爲一貫的。至外交戰略，則常隨時因情勢之需要而變更，要在達到政策之實現。吾人試以英國爲例：英國之本身利益，在保障其本土及其殖民地之安全，以發展其本國對外貿易。故其外交政策爲維持歐陸均勢，保持海上霸權，及遠東門戶開放等。其以維持歐洲大陸均勢爲目標所採取之外交戰略，則因時因勢以異。一八七〇年以前，是聯德以抗法；一八七一年以後，則又助法以制德。大戰以來，英國之態度，復有變更，其對德國行動，多所放縱，最可重視。蓋戰後法又最强，爲維持歐陸均勢，固不能容許

有一最大强國在歐洲大陸特別活躍也。

我國之本身利益在領土完整，在平等，在安全，似少討論餘地。然以何種政策，方可保持領土完整，方可獲得平等與安全；又以何種戰略，始可使所定政策實現，是爲當今之重大問題，而有賴於專門之研究。吾人此處所擬加說明者，卽外交政策與外交戰略在同一時期內，不必一致。昔意大利加富耳（Cavour）曾聯結法國以驅逐北部奧大利軍，但後復收回法國卵翼下之羅馬，俾斯麥曾先聯奧敗丹麥，復籠絡拿破崙第三敗奧軍，而終有普法之戰。伊籐博文曾因訪問俄都，促成英日同盟，是皆外交政策與戰略在同一時期內不必一致之明例也。

故外交有如軍事，必先有一定之策劃；策劃既定，則一時之進退，容或爲最後勝利之道。且必先有策劃，方可有事先之準備，發揮自動威力。卽或中途遇臨時事變，亦因有所準據，可爲敏捷妥適之應付，不致臨事慌張，時陷於苦悶之境地也。

（二）外交之胆識

雖有政策，如欲所定政策完美成功，有時仍賴當事者個人之胆魄與識力。蓋外交一事，爲技術的，政策之決定，係據歷史之例證，爲深謀遠慮之結果。而一國之民情，輿論，則多屬感情的，其見解因參考材料之欠缺，或不若當事者籌劃之遠，謀慮之深。故雙方之見地，常難調和。當局因情勢之需要，應權變通，往往不能得民衆與輿論之原諒與了解。如因民衆之反對，或受輿情之攻擊，致受其拘束，不敢厲行自己之所信，則既定之政策，自無法實行。

今日之言「九一八」事件者，多曰：「一誤於政府，再誤於民衆。」其意卽謂東北事變之起及其演進，責在政府；及後日方提出「五項原則」，主張直接交涉之時，政府原擬加以考慮，乃以民情過於激昂，反對直接談判，致政府亦未敢冒然接受討論，因失去挽救東北三省之機會。若情形果如此，則當事者外交胆識不足，實不能不負相當責任也。

然此種情形，亦不獨中國有之。歐美日本各國之外交工作，亦常受此情感的輿情所束縛。惟以其人民之一般識見較高，對其本國之外交亦有較大之了解，因亦有較大之信賴；故受害不若中國之甚。日本過去幾次修約之不成，卽因民情反對妥協之接洽所致。當時日本國民鬧「攘夷」熱，故修約之初步談判，無不因國內之反對而停滯。大隈重信且因辦理修約，遭國人狙擊，斷送一足，其性質之嚴重可想。

然惟大外交家能有胆識，能認定目標，厲行自己之所信

，不爲輿情所束縛。蓋吾人對民族歷史負責，不必討好於淺浮之民氣也。故及日本「剃刀外相」陸奧宗光登台，（明治二十五年）首將修約談判移至國外。國內輿論復起攻擊，陸奧乃以强硬手段，禁止集會，並設法解散國會，以貫澈主張。卒底於成。今日日本民衆方知陸奧宗光爲大外交家。此種胆識及不爲輿情所拘束之精神，實爲辦理偉大的自動外交之要件。故欲求既定政策之完全施行，此種胆識實值得吾人之參考。

（三）外交系統之調整

一貫之政策既立，當事者之胆識亦具，乃有賴於完整之外交權。今日中國政府之外交權，未能集中於外交部，似不必諱言。對外應付之整個策劃，固難由外部負責，即地方政府應付地方事件，亦常超越其應有之權限。近日更有每況愈下之感。此種現象，十分危險。欲求一新外交局面，外交系統之調整，似亦不可不加以注意。

日本在加藤高明長外交以前，外交系統，亦極紊亂。在決策方面，其處境與中國之現狀略同。外交大權，或操於元老之手，或掌於軍部，或由首相及其他政治團體支配。外相在事實上，不過陪席，並無決定外交大計之全權。及至加藤高明登台，始排斥外力之干涉，收回外交權於外交部，使日本外交上正常之軌。今日情形，雖較有變更，然其基礎，固仍加藤爲之確立者也。

中國今日欲樹立政治軌範，謀刷新外交，則當今之急務，似在調整外交系統，使外交權集中於外交部。個人認爲在目前情況下，有兩點值得研究：

1　外交政策之策劃，似應以外交部爲重心——一國外交政策之決定，自難免受其他政治團體及社會勢力之影響：在日本除外務省外，政黨，軍部，元老與樞密院，輿論與新聞，以及實業團體等，在決定外交政策上，皆佔有不可忽視之力量。而尤以軍部爲甚，所謂「三宅坂」外交是也。歐美各國，亦莫不然。然大體講來，外交政策之正式決定，無不以外交部以總其成。各方之意見，僅供外交部之參考而已。今日中國之情形，似未盡然。其流弊所及，深可注意。蓋外交部內，多富有經驗之技術人才。如決定政策不以此輩人物爲中心，似難有縝密周詳之策略也。

2　對外交涉，似應統由外交部指揮辦理。——今日中國對外交涉事件之未能全由外部指揮辦理者，有兩方面較爲顯著：一爲華北方面對日之交涉；一爲新疆方面對蘇俄之交涉。中日間之糾紛最多，而外交部亞洲司之工作，並未見如

何忙碌，最足注意。故吾人以為如欲統一外交權限，則調整外交系統，似極重要，上述二點，實可供重要之參考。

（四）樹立行政計劃

因為對外無一貫之定見，故在大關節目上，難免只「頭痛醫頭」，做些應付工作；因為內部缺少行政計劃，故即在日常工作上，自亦只能發點被動公文。如十九年十一月外交部之為收回廣州灣租借地事照會法國駐華公使，實由於十八年間廣東茂縣黨部等民眾團體之聲請。又如談及東北事件，吾人皆知起因於該地中日間關係過於複雜，條約上之懸案太多，但何不事先與關係方面談判，以求平壓禍患於未然，或減輕不可避免之禍難，必待大難之起，而後於悔恨嘆惜之餘，方努力一些不可能之補救？蓋即由於一向未能實行行政計劃，致事先未能注意及此也。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行政院曾一度訓令外交部按季預期草成行政計劃，造冊具報。外部亦曾令飭各司遵辦。聞歐美司所草成之每季行政計劃，其二十年一月至三月一季之間，即擬有甲，乙，丙，丁，戊，己等六項；每項又列子目。聞其第乙項「關於修約訂約事項」者，即計劃：一，商訂中法越南新約之甲乙兩附表。二，解決中古，中秘新約中關於華僑待遇事項未決各條款，完成全約。三，批准中美公斷條約。四，繼續進行中墨，中智，中巴，中阿等條約。五，籌劃改訂中和商約，取消中和領約。六，與南斐聯邦及中美多明尼加試議商約，等。各項下之子目，共有十八件之多。

此種行政計劃，如就其本身言之，確不失為周詳完美之作。或即因其過於求詳，致未能將事實情形，同時兼顧。是為其難以完全實行之重要原因。聞其冬季計劃，即付闕如。及二十一年，全復舊觀。二十三年，外交部又曾草具全年度行政計劃。按工作之性質，分列十四項。各項亦列子目。或亦以過求計劃本身之完美，且無使其必行之法，不免又成一篇重要文章。此後便未聞再有擬具行政計劃之事。蓋感於過去所為未見大效，遂覺計劃之草擬無多少意思也。

頃聞最近行政院又令各部會，擬具二十五年一月至六月中心工作計劃，吾人認為如欲今日之計劃，不再成為例行公事，則下列四點，似有注意必要：

1內容應切實際——過去行政計劃之未能樹立，其原因固多，計劃本身之專重外表，未能切合實際，或亦為未能見諸施行之主要原因。如上述一司三個月間之工作計劃，竟至十八條之多，且皆屬繁重之工作。其不能完全實行，自不必待事實之證明。故欲求此後計劃之能真正樹立施行，不若就

現勢可能之工作，略舉綱目，擬成切實步驟；其目前未能即行實施者，可先做研究準備工作，亦不妨將應行研究事項，列入計劃，庶可使所立之計劃，皆能一一見諸實行，不只成為例行公事也。

2應分期標明時限——過去行政計劃，僅有一籠統的時限，如某年度，或某季。至本年度或本季內，應先開始何項工作無從着手；何時須做至某一程度，亦無規定；遂至往皆拖延下去。及一年或一季終了，自難望有滿意之成績。故今日需要之行政計劃，除有整個之時限外，在可能範圍內，似更應分期加以預期的限制，如某項工作應於某時開始，某項研究應於某時完成等；庶不致時限已過，尙未着手也。

3應責成專人——過去計劃在各科內，似缺少分工辦法。致未能有負專責之人，此後工作計畫擬成後，似可就工作之性質，分交各司科，由各司科再指定專人負責。其非一人能勝任者，可指定某數人共同辦理。其應由駐外使領人員辦理者，亦應先期訓令知照。庶可分工以合作。

4應定期考成——僅具計劃，如不加考成，則計劃之不能見諸實行，自所難免。故必定期考核其實施之成績，以求實效。其法可由科長考核科員之工作成績，司長考核各科工作之成績，次長考核各司工作之成績，而由部長考核全部計劃實施之成績。計劃有如概算，考成則有類決算。其標準為是否依照原定計劃施行，成效若何？其未行者，理由何在？清算結果，應有獎懲，以示嚴明。如此，庶可不失擬具計劃之原意，且可使日常工作較有生氣也。

(五) 愼重小節

中國官場行政有一傳統秘訣，即「大事化小事，小事化了事」。遂致遇事不求甚解。最近此類實例更多，舉不勝舉。至於此種做法，對國家主權有若何損害，其事後之影響若何，似未盡能計及。中國官諺有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蓋如遇事認眞，則不免易於引起對外交涉。中國國勢如此，交涉又往難望勝利。如不幸交涉不得要領，或遭失敗，則開始「認眞」之人，便是「有過」。林則徐氏之受斥於當世，「認眞」之過也，「求甚解」之過也。故過去之善為吏者，皆爭習「不求甚解」，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則，樂得目前「太平無事」，本身「無過」便好。不知在此原則下，喪失國家多少主權，遺留多少惡例。外人今日之敢長趨直進，旁若無人者，即因其能看破中國外交此種弱點。今日國勢如此，此其逐漸養成之因素歟！

忽略小節為我國官場之一般的傳統習慣。「綜理密微」

，或僅少數大政治家能之，小節之本身，誠無關重要，然「小者大之漸」，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辦理對外事務，關係國家主權，更不宜稍有疏忽。一國之主權與國際地位，往往以小處之不經意而漸移默降者，不知凡幾。外交部過去對此，似亦未能特別注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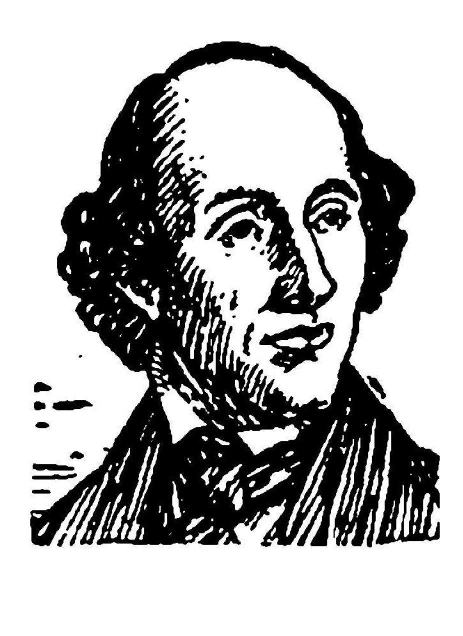
我國駐外使節，過去頗少見駐在國外長之機會；但外國使領官之在我國者，則適相反，且有越出國際慣例之處。使館秘書，常能晉見我國外長，甚至我國元首。又外交官間之對話，其用語各因其身份而不同。說本國語是國家體面。大概級位較高之外交官，接見級位較低之外國使領，即使擅長外語，通常多說本國國語，以示尊嚴。但過去事實，或未盡然。尤以說日語爲甚。蓋自覺日語方便，說來容易。當事者即或知之，曰：「此小節也」。

某次美國天產博物院組中亞調查團，擬入西藏蒙古等處掘發古物。其在北平與古物會商議條件之時，頗多無理堅持。我駐美公使即每以「無謂小節」，「不值一爭」爲言。欲在「小節」上之退讓，換取美國在修改不平等條約上幫忙。古物會致外部電文中有雋語云「……殊不知此案果係小節，決不致影響及於廢約問題，若認爲與國體主權有關，則我國所提二要點，當然爲平等待遇，且與國體主權皆同時兼顧。若曲從該院長之主張，則此案本身，即成爲學術上之不平等條約，是於未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更增一層不平等之事實也。」

記日本明治二十四年，俄皇子 Nicorare II 遊日本，爲日巡捕津田三藏刺於大津。舉國驚動。政府亦狼狽不堪。皆主立處津田以死刑，以謝俄國。竊以爲如在中國發生此類事件，此兇手必死無疑。蓋邦交大事也，一兇手之生死，小節也。然日本大審院長兒島惟謙則毅然拒絕處兇手以死刑，卒經司法之程序，判以無期徒刑。從此日本司法之尊嚴，重如九鼎。故所謂「小節」之本身，確甚無關重要，然其影響所及，則有出吾人意料之外者。且忽略小節，實足養成外人獲得非分優遇之習慣；遇較大事件，自惟有得寸進尺，視爲當然。蓋外交上之 Barg ain 並非忽略小節所能交換，此似應加注意者也。

關於此點，請再舉一實例：日本明治初年之外交處境，與中國概同。然其外交卒能得有今日者，國力之增强，固爲主要之原因；其能利用較小機會，以求外交上之勝利，實亦爲其國際地位逐漸增高之要素。明治五年，秘魯國郵船載有中國「苦力」多名，停泊於橫濱，日人以有違國際法之規定，釋之，引起日秘之外交糾紛。後請俄人仲裁，卒獲勝利。遂爲幕府以來之「退嬰外交」進至積極外交之先客。反觀我國，則不獨不能利用機會，以一新外交局面，即常遇有勝利把握之事件，亦每因外人之恫嚇，懼事態之擴大而放棄之，實深可惜。

故吾人認爲不獨因維持國家主權之尊嚴，應愼重小節，即爲求轉變外交局面，亦應從小處下手起也。



安徒生的四篇童話

知堂

我和安徒生(H. C. Andersen)的確可以說是久違了。整三十年前我初買到他的小說「即興詩人」，隨後又得到一兩本童話，可是並不能了解他，一直到了一九〇九年在東京舊書店買了丹麥波耶生的「北歐文學論集」和勃闌特思的論文集(英譯名十九界紀名人論)來，讀過裏邊論安徒生的文章，這才眼孔開了，能夠懂得併喜歡他的童話。後來收集童話的好些譯本，其中有在安徒生生前美國出板的全集本兩巨冊，一八七〇年以前的童話都收在裏邊了，但是沒有譯者名字，覺得不大靠得住。一九一四年奧斯福大學出板部的克萊吉夫婦編訂本，收錄完備，自初作的「火絨箱」以至絕筆的「牙痛老姆」全部收入，而且次序悉照發表時代排列，譯文一一依據原本改正，削繁補缺，可謂善本，得此一冊也就可以滿足了，雖然勃拉克斯塔特本或培因本還覺得頗喜歡，若要讀一兩篇時選本也更爲簡要。但是我雖愛安徒生童話，譯卻終於不敢，因爲這件事實在太難了，知道自己的力量很不夠，只可翻開來隨意讀讀或對客談談而已，不久也就覺得可以少談，近年來則自己讀了消遣的事也久已沒有了。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却忽然又買到了一小本安徒生的童話。這件事情說來話長。原來安徒生初次印行童話是在一八三五年，內係「火絨箱」，「大克勞斯與小克勞斯」，「豌豆上的公主」，「小伊達的花」，共四篇，計六十一葉。去年一九三五正是百年紀念，坎勃列治大學出板部特刊四篇新譯

，以爲記念，我就託書店去定購，等得寄到時已經是殘年向盡了。本文係開格溫(R. P. Keigwin)所譯，有拉佛拉忒夫人(Gwen Raverat)所作木板畫大小三十五幅，又安徒生小像兩個，——這都只有兩英寸高，所以覺得不好稱幅。安徒生的童話前期所作似更佳，這四篇我都愛讀，這回得到新譯小冊，又重複看了兩三遍，不但是多年不見了的緣故，他亦實在自有其好處也。

譯者在卷首題句，藉以紀念他父母的金剛石結婚，蓋結婚在一八七五，正是安徒生去世之年，到了一九三五整整的是六十年了。譯者又有小引云：

「回顧一百年的歲月，又記著安徒生所寫童話的數目，我們便要驚異，看這最初所出的第一輯是多麼代表的作品，這詩人又多麼確實的一跳起來便踏定脚步。在一八三五年的早春他寫信給印該曼道，「我動手寫一兩篇故事，講給兒童們聽的，我自己覺得很是成功。」

他所複述的故事都是那些兒時在芬島他自己所喜歡聽的，但是那四篇却各有特別顯明的一種風格。在「火絨箱」裏，那兵顯然是安徒生自己，正因爲第一篇小說的目前的成功高興得了不得，那文章的調子是輕快的莽撞的。在「大克勞斯與小克勞斯」那快活的民間喜劇裏，他的素樸性能够儘量的發現，但其效力總是健全而興奮的。這兩篇故事裏金錢的確是重要的主眼，而這也正是金錢爲那時貧窮的安徒生所最需要的東西。或者那時候他所要的還該加上一個公主罷。於是有那篇「豌豆上的公主」，這里有他特別的一股諷刺味，這就使得那篇小故事成爲一種感受性的試驗品。末了有「小伊達的花」，一篇夢幻故事，像故事裏的花那麼溫和柔脆，在這里又顯示出別一樣的安徒生來，帶着路易加樂爾(Lewis Carroll)的希微的預兆，——伊達帖諾勒即是他的阿麗思列特耳。「小伊達」中滿是私密的事情，很令我們想起那時代的丹麥京城是多麼的偏鄙，這故事雖是一部分來自霍夫曼，但其寫法却全是獨創的。而且在這里，安徒生又很無心的總結起他對於異性的經驗：「於是那掃烟囱的便獨自跳舞，可

是這倒也說得不壞。」

關於安徒生的文體還須加以說明，因爲正是這個，很招了他早期批評家的怒，可是末後却在丹麥散文的將來上發生一種强有力的影響。他在那封給印該曼的信上說，「我寫童話，正如我對小孩講一樣。」這就是說，他拋棄了那種所謂文章體，改用口語上的自然的談話的形式。後年他又寫道，「那文體應該使人能够聽出講話的人的口氣，所以文字應當努力去與口語相合。」這好像是一篇論廣播的英文的話，安徒生實在也可以說是一個最初的廣播者。他在幾乎一百年前早已實行了那種言語的簡單化的技術，這據說正是不列顛廣播會（B. B. C.）的重要工作之一。

他在敘述上邊加以種種談話的筆法，如乾脆活潑的開場，一下子抓住了聽者的注意，又如常用背躬獨白或插句，零碎的丹麥京城俗語，好些文法上的自由，還有那些語助辭——言語裏的點頭和撑肘，這在丹麥文裏是與希臘文同樣的很豐富的。安徒生在他的童話裏那樣的保持著談話的調子，所以偶然碰見一點異的文章筆調的時候你就會大吃一驚的。他又說道，「那些童話是對兒童講的，但大人們也可以聽。」所以其言語也並不以兒童的言語爲限，不過是用那一種爲兒童所能理解與享受的罷了。（這是很奇異的，安徒生的言語與格林所用的相差有多麼遠，且不說他的詼諧趣味，這在丹麥人看來是他最爲人所愛的一種特色。在英國普通以爲他太是感傷的印象，也大抵都是錯誤的。）

現在只簡略的說明安徒生的言語的技術，但是可惜，這常被淹沒了，因爲譯者的想要修飾，於是在原著者的散文上加了好些東西，而這在原本却正是很光榮地並沒有的。至於其餘的話可以不說了，這里是他最初的四篇童話，自己會得表明，雖然這種使人絕望，不能把異的丹麥風味搬到英文上來。安徒生，丹麥的兒童的發見者，也是各國家的和國語的兒童的恩人。眞是幸福了，如不久以前一個法國人所說，幸福的是他們，自己以爲是給兒童寫作，却是一般地貢獻於人類，蓋他們乃是地上的君王也。」上面引用安徒生晚年所寫

的話，原見丹麥全集第二十七冊，美國本亦譯載之，係一八六八年所記，說明其寫童話的先後經過者也。自敍傳「我一生的童話」之第七章中也說及此事，但不詳細。一九三二年英國出板安徒生傳，託克斯微女士（Signe Toksvig）著，蓋是丹麥人而用英文著述者，第十三章關於童話第一輯敍說頗多，今不重述，但有兩點可以補充。其一，「豌豆上的公主」本是民間傳說，與「火絨箱」等都是從紡紗的女人和採訶布花的人聽來的，但這里有一點對於伍爾夫小姐的諷刺，因為她遇見無論什麼小事總是太敏感的。其二，擺烟囪的獨自跳舞，因為洋娃娃蘇非拒絕了他，不肯同安徒生跳舞的據說也有其人，即是珂林家的路易絲小姐。可是這傳裏最有益的資料並不是這些，乃是他講人家批評安徒生的地方。這輯童話出去之後，大雜誌自然毫不理會，却有兩家很加以嚴正的教訓。傳中云：

「這是很怪的，安徒生平常總是那麼苦痛的想，覺得自己老是惡意的誤解與可怕的不公平之受害者，對於這兩個批評却似乎不曾流過眼淚。但是我們不妨說，在全世界的文學史上實在再也沒有東西比這更是傲慢而且賊似地蠢的了。

這很値得引用。第一個批評說：「雖然批評者並不反對給成人們看的童話，可是他覺得這種文學作品全然不適宜於兒童。他自然也知道兒童容易對於奇異事情感受興趣，但是他們的讀物，即使是在校外，可以單給他們娛樂的麼？凡是要給兒童什麼東西去讀的，應該在單去娛樂他們之上有一個較高的目的。但就事實來說，童話裏不能夠把自然與人類的有用知識傳授給兒童們，至多只有幾句格言罷了，所以這是一個問題，是否太是利少害多，因為這會把他們心裏都瀰滿了空想了。」

批評者又列舉各篇話，承認說這的確可以使兒童聽了喜歡，不過這不但不能改進他們的心，反而會有很大的害處。「有人承認這可以改進兒童的禮儀觀念麼，他看這童話裏說一個熟睡的公主騎在狗背上跑到兵那里，兵親了她的嘴，後來她完全清醒了的時候告訴父母這件妙事，說是一個怪

事！」

又，兒童的羞恥意識可以改進麼，他看童話裏說一個女人在她丈夫出門的時候獨自同那管廟的吃酒飯？

又，兒童的人命價值觀念可以改進麼，他看那「大克勞斯與小克勞斯」裏的那些殺人事件？

至於「豌豆上的公主」，「這在批評者看去似乎不但是粗俗而且還很荒唐，因為兒童看了或者會吸收這種錯誤觀念，以為那些貴婦人真是這麼了不得的皮薄的。」

「小伊達的花」算是比較的沒有弊害，但是可惜，這裏邊也沒有道德教訓！

那位先生於是在末尾勸這有才能的著者要記住他的崇高的職務，勿再這樣浪費他的光陰。

第二個批評差不多也是同樣的口調，但是著力說明這樣用口語寫文章之無謂，因為這總該把難懂一點的東西去給兒童，那麼他們會努力去想懂得。這才是兒童們所尊重的。否則就會使得他們有機會自尊起來，隨意批評事情，這於兒童是極有害的事。他勸安徒生不要這樣的弄下去，但是那批評家摩耳貝克卻去印行了一本故事集，這是文章作法的模範，而且也指示出教訓來，這就是在童話裏也還該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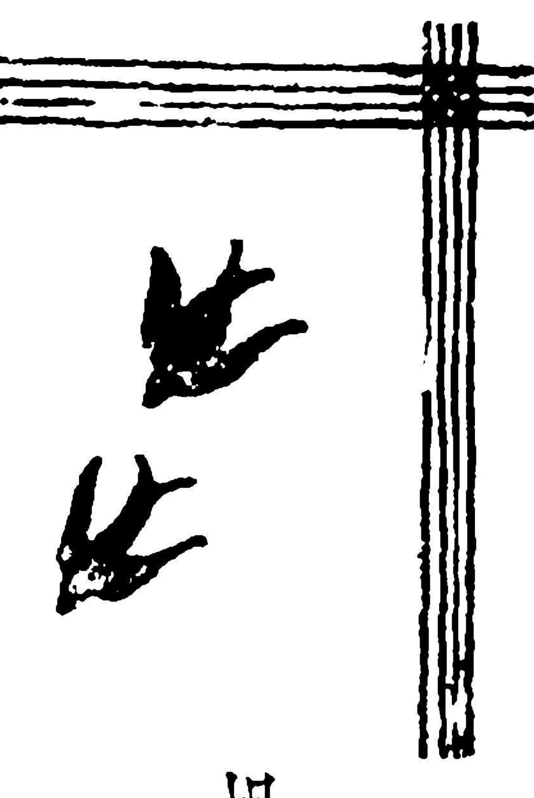
一世紀後蘇維埃政府阻止學校裏讀童話，理由是說童話頌揚王子與公主。」

在一百年前，這樣子的批評其實是不足怪的。可怪的只是有安徒生這種天才，突然地寫出破天荒的小故事，把世人嚇一跳，然而安徒生自己卻也並不知道，他被人家這麼教訓了之後，也就想回過去做他的小說，這些「勞什子」放棄了本來並不覺得可惜。大家知道歐洲的兒童發見始於盧梭，不過實在那只可算是一半，等到美國史丹來霍耳博士的兒童研究開始，這才整個完全了。十八世紀在文學上本是一個常識教訓的時代，受了盧梭影響的兒童教育實在也是同一色彩，給兒童看的書裏非有教訓不可，這正是當然的道理。舉一個極端的例，我在「縊女圖考釋」中引用法國戴恩的話，說王政復古時的英國人將克林威耳等人的死體挂在絞架上，大家

去看，我加以解說道：

「但是這種景象也有人並不以爲可嫌惡，因爲這有道德的作用，十八世紀時有些作家都如此想，有兒童文學的作者如謝五德太太（Mrs. Sherwood）便很利用絞架爲教科。哲不斯在「昨日之兒童的書」（一九三三年）引論中說，他們誠實的相信，惡人的公平而且可怕的果報之恐嚇應該與棍子和藥碗天天給孩子們服用，這在現代兒童心理學的泰斗聽了是會很感到不安的。這恐怕是實在的，但在那時却都深信絞架的價值，所以也不見得一定會錯。現在且舉出謝五德太太所著的「費厄却耳特家」爲例，兩個小孩打架，費厄却耳特先生想起氣是殺人媒的話，便帶領他們到一個地方去，到來看時，原來是一座絞架。「架上用了鐵索挂着一個男子的身體，這還沒有落成碎片，雖然已經挂在那里有好幾年了。那身體穿了一件藍衫，一塊絲巾圍着頸子，穿鞋著襪，衣服一切都還完全無缺，但是那尸體的臉是那麼駭人，孩子們一看都不敢看。」這是一個殺人的凶手，絞死了示衆，直到跌落成碎片而止。費厄却耳特先生講述他的故事，一陣風吹來搖動絞架上的死人，鐵索悉索作響，孩子們嚇得要死，費厄却耳特先生還要繼續講這故事，於是圓滿結局，兩個小孩跪下禱告，請求改心」

這樣看來，安徒生的做法確是違反文學正宗的定律的了。可是正宗派雖反對，而兒童則是喜歡聽。浪漫主義起來，獨創的美的作品被重視了，兒童學成立，童話的認識更明確了，於是出現了新的看法，正宗的批評家反被稱爲驢似的蠢了。但是，那些批評在中國倒是不會被嫌憎的，因爲正宗派在中國始終是佔着勢力，現今還是大家主張讀經讀古文，要給兒童有用的教訓或難懂的主義，這與那兩個批評是大半相合的。在世界也是思想的輪迴，宗教與科學，權威與知識，有如冬夏晝夜之迭代，中國則是一個長夜，至少也是光明微少而黑暗長遠。安徒生在西洋的命運將來不知如何，若在中國之不大能站得住腳蓋可知矣，今寫此文以紀念其四篇亦正是必要也。



想像與聯想

蕭乾

您有沒有過這樣一個經驗：讀到一本佳作，直好像嗅到一種難以忍受的愉快風光；即至自己提起筆來寫同一題材時，便顯得淡然無味了。人家的是一幀氣魄雄厚的油畫，自己的却成了石板上胡塗的白道。

您有沒有過這樣一個担心：今日已是新聞紙充斥的世界了。忙碌的現代人連新聞紙都無暇仔細看完。文藝是走向新聞化的路了。許多美國作者把大部功夫用在剪報上，蘇聯又倡與了『報告文學』。在未來的世界中，新聞紙會不會代替了文藝的製作？

我還有個隱慮。我有點怕看近年來各國的『攝影年鑑』，那種線條，光暗，章法的選擇配置都說明了現代野心的攝影家在怎樣使用一切工具和機智，圖謀篡奪繪畫的藝術寶座。然而會不會在若干年後，攝影術發達得竟然替代了繪畫呢？

由未來經濟社會結構的可能變化上說，也許會的；但自藝術創作的心理過程論，這些担心都大可以釋懷了。

人類思想史正像兩道本質不同但總是平行着的河流：一道是主觀的，情感的，綜合的，內在的；另一道是客觀的，理智的，分析的，外在的。一個憑藉神秘的直覺追尋宇宙的統一性，另一個企圖由歸納的推理將宇宙解剖了。而且在各時代它們都被喚出新鮮的名字。在哲學史上，這對擧是唯心與唯物，實驗與直覺……在文藝史上又變為古典與浪漫，表現與自然。這畛域，由柏拉圖與亞利士多德中間就已彰顯了孔丘與老聃彼此也有類似的分歧。

這兩道河並肩地在世紀裏流着，它們交替做着主潮。中古的神甫不惜用烙刑來維繫『宇宙由一主宰統治』的信仰，羅馬法的顯著特點便是它的完整性。文藝復興後，隨着產業革命，思想界也轉變了方向。那便是唯物主義抬了頭，培根的歸納法和孔德的實驗主義應運而生。牛頓的力學動律把生

命解釋成多麼死板呵！他告訴我們世界一切位置都是固定了的。每個運動都是被鄰物推動的。宇宙是一簇『不可增減的赤裸物體』Irreducible brute matter 的集合，一切皆如天空星宿那麼有齊整的軌道。

第一個忍受不住這機械解釋的是需要自由，愛好創作，生活於幻想中的文藝家。自然，在哲學上反動不是沒有的，德國的唯心派，直迄當代倡有機主義的懷特海 Whitehead 都是那主觀河流的澎湃，但在文藝界鬧得似更熱鬧。哥德的『浮士德』包蘊許多歌頌宇宙統一性的詩句，加賴爾 Carlyle 的『裁縫哲學』Sortar Resartus 全書都在闡明宇宙的表裏合一，現象是內在心靈的代表。這論戰鬧得最兇的角色是辜律若芝 Coleridge 和哈特雷 Hartley，他們爭辯的焦點是：想像與聯想。

承襲着休謨，哈特雷在心理學史上是被稱爲『生理聯想派』的。他認爲感覺是因爲神經受外界戟刺而起的振動。觀念是不需要這振動的。它的產生是由於聯想，正像牛頓的力學定律，觀念也要受『相似律』，『接近律』一大套死板規則的束縛。

有着一具藝術家的心靈又崇拜着神秘唯心主義的辜律若芝，當然忍受不了這機械的解釋。在他的 Literaria Bisgrophia 中，他痛斥聯想說，力爭創作的意志自由的存在。他極嚴峻地將聯想與想像截然分開。他說，受着聯想律支配的是『幻想』Fancy （這字在 Dryden 用來可正是想像！）那是一種被動的，無機體的，偶合的觀念。它們的集合可以發生量的變化，卻沒有質的變化。正如廟會中的泥製軍人之數目衆多傳達不了浩浩蕩蕩的陣勢，它們是一塊塊記憶揑成的固定體，只能選擇，卻不能融解，調劑，重新創造。

想像卻是另外一種神秘的綜合的心理作用。辜律若芝將它分爲兩類，其實是兩個階段。作爲初級想像 Prime imagination 的是一種天生的無意識的感官活動，喜歡把散亂事態安排揑合起來。童話便是這神秘力量的產兒。受意志統制，企圖產生一種有意識的藝術效果的是高級想像 Secondary

imagination 。它融解，滲合，分散，剪裁，以圖創造一個新的形態意象。它不仰賴記憶重現，不拘謹事實，時刻想由蕪雜的現實中尋出個統一的純真的理想模型。藝術的產生，其過程必須是這般。

想像在一般人又是怎樣一回事呢？

對於一個好遐思幻想的人，我們常用『空中樓閣』來譏諷。這正像英文裏那個『西班牙的堡壘』 Castle in Spain 一樣代表一種浮在冥想中不切實際『幻象』Mental image。哈布思 Hobbes在他的Leviathon中是這樣解釋想像的。他說：當一物挪移以後，閉上眼我們還能見到它，那便是想像。我們常常看到藝術家總帶點心不在焉Absent-minded 的神氣。他永不能如一商人政客那樣機警。這也許正是因為他心上浮滿了幻象。莎翁在『仲夏夜之夢』中不是這樣詠過嗎：

誰能握了一把火炬，
而幕想自己是在嚴寒的高加索山；
誰能用冥想中的宴席，
填滿他空空的肚囊？

他應當有這本事。一個小說家的書桌上必須永遠浮動着幾個親切熟知的人物。幻象對於藝術者是必需的，但可還不是想像的全身。

還有許多批評家爽直地認為想像即是獨創。連古典主義大師，撒木耳•約翰生都認為詩的精華即是『發明，為讀者產生一種無從預期的驚喜』。Philostratus 說想像比模仿是更狡滑的匠人，因為它瞬向那眼睛看不到的。時常想像是被當作翅膀，領人飛入嶄新的境界。一切在藝術上有特殊成就的作者其作品就都是多少與衆不同的，若哀思James Joyce的小說，與尼爾Eugene O'neill 的戲劇，都像一條條勇敢的船，航入無人敢涉足的界帶。獨創確是想像的符記，但僅僅那個還不夠，不然『聊齋』豈不成了一部最偉大的製作！藝術終於無從脫離現實。

近代藝術論家對於想像與聯想已不持截然迥異的見解了。當今批評界對事律若芝研究的權威當推劉易士 Prof.

Lewise 教授了。他的 The Road To Xanado 眞是一部吃力的書。在這部專門研究柯律若芝的書裏面（頁一〇七）劉易士教授却認爲想像與聯想是一個東西，其差別只是在感官力的强弱深淺而已。在感官高度的緊張中，想像便能同化，變換，使所創作的渾然合一。『偉大詩歌的意義』的作者阿比冠畢 Prof. Lascelles Abercrombie 也認爲幻想 Fancy 與想像的差別，是在程度上而不在意象的質地上。這和信任『第四層視力』的詩人勃萊克 William Blake 的說法貼近。勃萊克認爲頭層視力只够作科學的觀察，雙層視力差足欣賞物質的或理智的事物，第三層視力可以深入情感的價值了，到第四層方克完成精神的詮釋。

其實，正如斐爾丁所說，我們有的只是這塊人生，每個藝術者都必須是個好廚子，有眼光揀選五花肉，懂得從那兒下刀，割下來還明白怎樣製作成美味。當今許多作者抱怨題材缺乏，說三角給張資平寫光了，都市破產爲茅盾包了莊，農材正是隻人人不鬆手的鹿。這抱怨是不合情理的。我們就還沒有過一個十全的好廚子！

聯想力對於一個作者是必需的，甚而是基本的；因爲它是想像的初階和原料。科學家留心萬物間之差別，藝術者得把眼睛置重在宇宙的和諧上，追尋萬物間之關係。它必須能自由徘徊於物質的與精神的世界之間，看萬物皆賦有主觀的人格性，像屈原那麼歌詠美人香草，梅特林克對貓的咒咀。最好的象徵需要最敏銳遼遠的聯想力。

初步的聯想只能使我們把捉到一個型胎。一個故事有了輪廓，一個人物有了性格，多少作者就止於此了。如果抽象和具體可以當作相對的時，止於此的描寫便近於抽象了，因爲未經深刻化便是未賦與藝術的生命。雪萊說詩是『揭開人間含蓄美之帷帳，使一切熟稔的在恍惚之間成爲陌生。』這是說，想像是一把火炬，它幫助我們發見潛藏的美，像沈復在『閑情記趣』中所描寫的童年生活：

『夏蚊成雷，私擬作羣鶴舞空。心之所向，則一千一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强。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沖烟飛鳴，作

靑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視，以叢草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邱，凹者爲壑，神遊其中，怡然自得……』

在庸俗中尋求卓越的美，在美的事象上黏附着情感，這需要深沉的想像。

羅斯金John Ruskin 曾經把想像作用系統地分爲三種：一便是聯想的，Associative 一種拚湊揑合的能力，藉以創造新的形式。二，默想的，Contemplative 以新鮮別致的途徑處理單純的意象。三，深入的 Penetrative 由浮面的『實』而達到永恒的『眞』的境界。

深刻化了的意象也即是生動化。崇高的藝術所伸訴的必不是一個單純的感覺。繪畫雖是屬於視覺的藝術品，但一張紅潤的臉必須紅潤到使欣賞者感到溫暖，畫花必須能飄滿了花香，畫戰爭就得傳達恐怖的感覺。當一篇小說以儉約的文字喚起我們各部感覺時，我們說它是『活』的了。想像力使它那麼生氣虎虎。

這是一個頗矛盾的情形：想像的使命是藉發見萬物當同處以揑合，它又須隔斷外界，使一片經驗絕緣獨立。一切藝術都必須經過這步驟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統一的內在經驗。拿破崙好像曾解釋他每天只睡三小時即夠的理由。他自豪地說，他的腦子淸楚有如許多抽屜。當他想一件事時，他關上其餘的。即至他想睡覺，就關上所有的。一個藝術者對於自己的回憶，感覺，聯想，也必須有這種剔選統制的能力。

繪畫和攝影根本的差別在一種主觀的直覺的選擇，或者說是表現。隨便攝影進步到怎樣程度，它所能表達的總超脫不了空間時間的限制。它只能就面前所有的事象安排章法，配置綫條，却不能糾正或綜合物象的色調形態。它可以表達自然間一種現象，但那却永不能是他自己情緒的反應。一個畫家最野心的企圖是藉線條色調表現他心靈內在的一切。形式的成分只是符號。

一個詩人必須有一座意象的寶庫。他還得善用那寶庫。那是說，需要時，一眨眼就絡繹出現，形貌淸晰，次序井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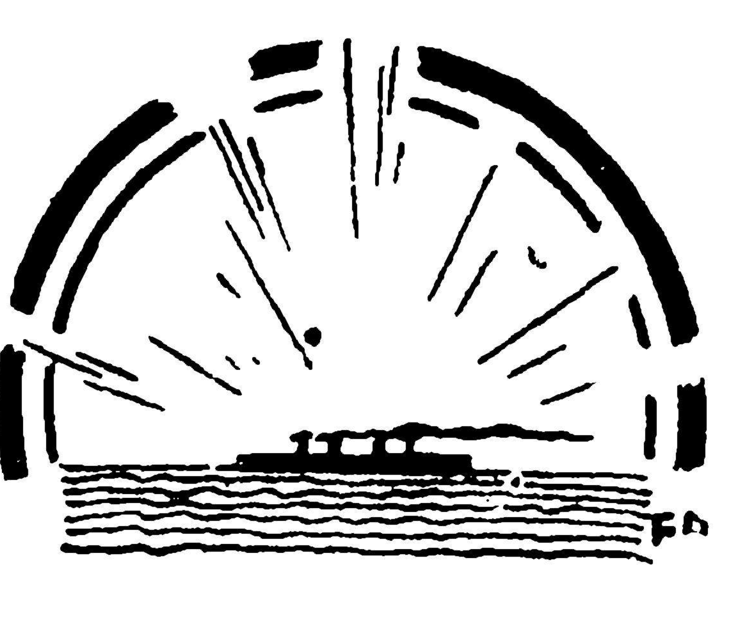
，不需要時，都潛伏着文斯不動。當他要詠山峯時，曾經見過的泰山的烟雲，廬山的白雲，鼓山的日出，峨嵋山的奇姿，一一都重現在他眼前了。它們自動地拼合融解，成爲作者所要的一座山峯。我常聽朋友說，他某篇小說的主人公是某某人，我想這樣寫下去，傳記一定比小說成功。

阿利士多德老早就斷定了詩比歷史更真實，更富哲理。藝術不脫離現實，然而必須超出局部的現實，純淨化，深刻化，理想化。正如染料必須經過一番化學手續才有光澤，想像也是創作時一個決定藝術價值的過程。小報的章回小說常有極盡寫實能事的描寫，天祥市場文明戲班的男伶扮起女人來比女人有時還女人氣。只是他們缺乏一種把握事物精髓的能力。戲劇是人間離合悲歡的縝密綜合，戲劇言語得是由日常用語中提煉出的聰明，俏皮，有力，適恰的話。

喚起想像，需要重新把握原有經驗的那種興趣，衝動，和感覺。僅僅『相同性』或『接近性』是不足的。要把都市寫得生動，必須在意象中重新呼吸都市的煤烟，擦亮都市的風光，鼓動都市的脈息。用整個的感官反應這經驗，用直覺整理，剪裁，形成一個渾然無縫的單元。

想像既包含獨創性，孕育想像最有利的條件是一種貪愛自由，身體和心靈上喜好冒險的性格。我羨慕許多不滿週歲的外國嬰兒，在夏天，就爲父母安置到一個有篷的童車裏，推到綠草茸茸的院坪露宿。深藍的天空閃着粒粒星顆，童車裏飄浮着超乎一切文字語言的天真遐夢。十歲他就讀起『魯濱孫飄流記』了。在中國，連乞婦的孩子也都得用紅紅一大捆厚布嚴嚴纏裹，連顆眼珠子也不給露在外面。如果是小康人家，孩子七歲就開始規規矩矩作讀書人了。月考，季考，把他一點點熱情烤乾，十多年後，走入這個禮繁心薄的社會，就是個極穩健圓滑的世故人了。

在這樣一個寒冷的國裏，我們得自己想法溫煖着各人的一點想像。



日政府外交方針演詞

一月二十一日在日本議會演詞全文

日外相 廣田弘毅

玆在此對於日本外交問題，得以述說其經過，而開陳所見者，誠屬余之光榮，近時日本國際地位，益見向上，其責任已愈加重大，然幸而日本眞正爲貢獻世界和平確保之意圖，漸次爲世界所徹底，尤以日本爲東亞之安定，而獻身努力之事，已爲各國所均認識，漸至實現我善鄰關係之確立者，殊堪慶賀。

對滿關係 第一我盟邦「滿洲國」，年年進步發達，非僅誠堪欣慰，其與日本之關係，更加以緊密，故日本在該國持有之治外法權，漸進的加以撤廢，且應此而漸次矯正滿鐵附屬地之行政權，以期貢獻於「滿洲國」之獨立發展，日本與「滿洲國」之緊密不可分關係，在昔日成立共同防禦之外，更鑒於兩國在經濟方面，應相共濟，而成立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此種新興「滿洲國」之嚴然存立及其健全之發達，眞可謂之東亞安定之前提條件，然更爲達成其目的之完成，該國應更向上其國際地位，同時對其接壤諸國，益應增進其善隣關係，換言之，一方除調節中日「滿」三國關係之外，爲改善日「滿」俄三國關係，須更爲最大之努力，玆先就中日「滿」三國關係觀之，其關係已漸加改善，然尚未敢謂其恢復常軌，因而痛感此三國關係應更進一步，以使其完全平常化，而有更爲鞏固其東亞安定基礎之必要，在此日本政府遂經愼重審議，樹立確定的對華方針，該項方針，大體以三項主旨構成者。

對華政策 其第一爲根本調整中日兩國關係，即中國勿論在任何形態，亦不採取以前之非友好的行爲及政策，此非僅應捨其消極的此種行爲及政策，且更進而以舉親善提携之實，積極的加以協力，中日兩國互相對立之事，非獨爲雙方不利，即就東亞大局觀之，亦誠屬不能忍受之者，如中國對於日本出以非友誼行動，或故意利用第三國而行其常套手段，以爲逆行東亞安定之事，則此誠屬遺憾而不能忍受者也，然中國如在此點能充分覺醒，則日本對於中國發展，有意爲有形無形之支援者，自不待言，日本以從來如上之大局見地，隱忍自重，以促中國之自省，誘發其對於東

亞責任之自覺，以俟其對日轉向也，然華方亦漸次看透此大局，約一年前即表示中日關係改善之意思。

調整工作　日本政府在昔日第六十七議會時，即闡明對於隣邦立不威脅不侵略之根本政策，更利用此機，恢復兩國國交於常軌，努力進行於兩國利害之調整，關於此點，不幸迄今仍無充分之成果，查中日兩國關係，爲完全恢復其常軌，當然須將中國與「滿洲國」之關係，亦有就於常軌之必要，就中中日「滿」三國各種利害在直接接觸之華北方面，尤特別感其必要，然而中國尚未承認其接壤華北之「滿洲國」，加以各方久已甚因於地方的特殊傳統，在華北雖有一時相當之不安空氣，然至最近依河北察哈爾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形勢遂大爲緩和，前述種種，非僅應爲中日關係之調節，如中日「滿」三國關係不能同時調節，則終難求其安定，爲達成此目的者，實爲我决定方針之第二點也。

中國問題　即中日「滿」三國關係，爲完全調節起見，首應使中國承認「滿洲國」之存在，與此樹立國交，進而調和雙方利害關係，否則不能根本解决，因此希望其能一日從速到來其時期，然而在此期間，華北方面對中日「滿」三國關係應採取無使其有何等惡化之手段方法，實爲必要之趣旨，中國今日遭遇最大之困難者，爲共產黨之運動，而東亞之不安定，實爲赤化運動正乘之點，如中國邊境地域固不待言，即內部社會組織，亦甚感其威脅，中國之赤化分子跋扈，當在想像以上，查赤化運動之危險，非限於東亞，不過東亞天地，今日特見其活躍，故吾人在玆，爲東亞世界之安定，應阻止此東亞之赤化運動，使中國免去此種危險一事，非僅爲中國，此乃應爲各國共同之最大事也，此乃爲此次決定方針之第三點，即日本爲防止赤化，願與中國締結種種協定之主旨也，以上三點，爲日本政府確定方針，實則並非別種新奇方案，此乃達成東亞安定之大目的，當然之基礎觀念，因而其精神可稱之謂凡國立於東亞者，應爲共同之方針，中國政府亦應對於此點充分了解，業已表示贊成該項之原則。

中日會議　並進而在最近根據三原則之主旨，提議召開中日親善提携之交涉，本日政府固對此無何異議，然最近中國之學生運動發生，立與該項原則背馳之事態者，實爲遺憾，然而此等事態，不久當由中國政府之措置而糾正，在良好空氣下，期待其能促進開始交涉，除對中國政府之交涉開始準備完竣之通牒，如該交涉漸次進步，則中日關係之根本的調整基礎，相信其能辦到。

對俄關係　次則關於日「滿」俄三國關係，我帝國政府已十分努力確立和平親善之基，如收買中東鐵路之成功，因此始將在三國間紛糾多年之大障碍一旦完全澈底除去，且我帝國尙須爲「滿洲國」負担共同防衛義務，因有此種關係，以故與「滿洲國」爲隣國者之間，若發生軍事上問題，其勢自不得不直接影響帝國前途，所以對于日「滿」俄三國一切事情，尤要再三注意，但「滿」俄之間，共同國界線極長，其中自難免有多少

國境線不正確之地點，偶有紛爭常然自所難免，以故對此似有設置以解決此等紛爭為目的之混合委員會之必要，蓋因「滿洲國」對此國界線不明瞭之地點，深感確有使其劃然明顯之必要故也，當此時，吾等實有最堪心之一事，無他，蓋俄國在遠東即西伯利亞東部擁有大軍之一事是也，此等設備，實足與「滿洲國」或我帝國人民一極大刺激，以故我等遇有適當機緣，輙對俄國忠告，以促其覺悟，請其關於此等重大問題，加以十分考慮。

海軍會議　如客臘九日以來，在倫敦召開之海軍裁軍會，帝國政府因其所關極重，所以深加贊同也，而今茲帝國全權不幸由該會退出一事，殊非得已，帝國政府前在會議中提出之根本方針，毫與前年在倫敦預備交涉時所提出者無少異，又如客年十月由英國政府為進行開會準備之時，關於建艦制限案，質的軍縮問題，曾向帝國政府徵求意向之際，帝國政府亦已明言帝國政府之意見，實在首先要各國對於真正維持促進世界和平之方針，在於其生存與必然的需要，一面加以十分之考慮，一面在各國間不致引起不脅威不侵略之徹底的裁軍，各大國理應根據上記主旨，率先努力，誘致向促進平和一途勇往邁進，最為必要，故帝國政府對於海軍裁軍之根本主張，除卻實行此種徹底的裁軍策外，相信別無良策，而在此次裁軍會議，帝國全權根據上記精神，一面務求確定低度共同最大限度，一面提倡所有具攻擊性質之主力艦並航空母艦，完全徹底廢止，以及極力縮小甲級巡洋艦，而我帝國全權雖用最善之努力，我方公正妥當之根本主張，竟至不為各國所容，且各國提案，亦與我根本方針相背馳之事，既已明瞭，然尚欲將在會議應為之事作畢，擬與會議始終維持圓滿態度，而此又未能為各國所容納，以故帝國全權至此遂不得不由會議退出矣，綜觀現今世界大勢，不安不靜現像，世界各處隨在皆可發見，且各唯軍備充實之是務，情形如此，裁軍精神果何在耶，夫帝國所主張努力實行徹底裁軍策案之不能為各國所容者，乃自然之趨勢，又何怪哉，雖然，帝國政府不論裁軍條約之有無如何，亦始終遵守不脅威不侵略之根本精神，絕無誘發何種軍事競爭之意，且又為世界和平始終有協助裁軍事業之素志，不論裁軍會議結果如何，我帝國政府對于列席各友邦之和平親善維持，本心絕無變也。

對英對美　至如對於英美兩國，帝國政府以有傳統的或歷史的親善關係，日美兩國中隔太平洋，東西對時，理應親善，且亦絕無互相衝突之必要，因根本並無可爭之事實故也，卻說英國，與世界各國多有政治上經濟上有極秘之關係，對於我國關係之深，尤無再言之必要，至于對英國自治領土間，亦皆有愈益親密之趨勢，在交通及經濟上尤然，澳洲前曾派來和親使節，以聯絡兩國邦交，我國特派出淵大使親往拜答，同時且至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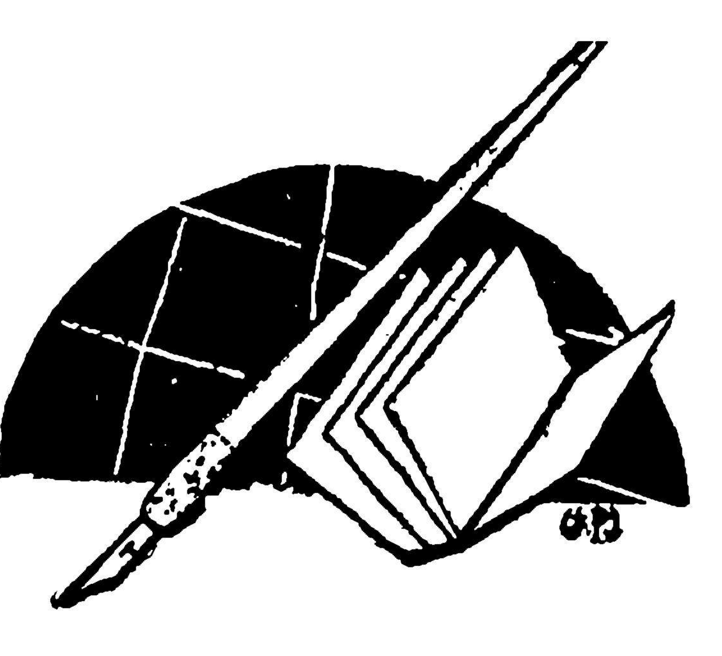
西蘭訪問，蓋彼處亦與我帝國有親密關係故也，我帝國對於南洋方面，在一圖經濟通商之發展，實望互締和平親善關係，至深且切，實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也，至於最近成立之菲律賓共和國，帝國政府亦由衷心深盼其為健全之發展也。

國際貿易　帝國對外貿易連年遞增，進展無已，實足證明我國實力之進步，可謂差強人意者也，此種趨勢，不論出進口何種方面，皆同時進展，我國尤深盼與世界各貿易國間企謀共存共榮之實者也，夫各國間貿易健全之發展，實為促進國際間平和親善不可缺之楔子也，此實毫無疑義，實情雖然如此，而至今世界各國仍有不明此，在進口貿易加以種種制限以阻碍和平進步，迄今仍不乏其例，是豈非大可遺恨之事哉。

且夫供給原料之充足，與確保商品銷場，取之現代國家，尤如我國人稠地小之國，實為經濟的存在上必需的條件，因此藉通商自由之恢復，撤去種種無謂之貿易自由制限，開放門戶，最為必要，且國際政局，亦可因此確得平隱進步，否則高立障壁，此徒使世界益加窄隘，且加紛爭，相視如仇，是豈非文明今日之大敵乎，世界所至使人與物交通自由，開發資源，利用厚生，使所有人類皆得實惠，此種現像，如能實現，則自由與信賴之空氣，自能瀰漫全世界矣，因此世界亦必能進步，是無庸疑義者也，以故帝國政府欲藉貿易之自由，而招致世界平和親善者也。

力謀和平　例如去年對於坎拿大產品曾一適用我國貿易保護法例，至為不幸，而是後無幾，兩國竟能互相諒解，終至和平安協，亦屬不幸中之幸也。綜觀目下政治家中有强使他人服從己意，否則加以種種惡言，輒宜傳為世界和平破壞者，是豈非遺憾之至耶，光明了自國任務，理解他國立場，而尊重之，如是始能謂為有圖謀世界和平資格，否則政治家云乎哉，且理解他國立場，而尊重之一事，因理解他國文化而尊重之一事，可得完全達成之事，亦實不為少，我帝國政府從來具有固有文化，又加歐西文明，如是至今日，始能作成現在地位者，至今日更進而介紹我國文化於世界，以求東西文化之融洽，而促進各國間之理解，且同時努力貢獻世界文化，以資世界全人類之平和福祉，是豈非最大之義務耶，以上所言，總之，帝國國際關係之前途，極紛雜錯綜，雖然我國際地位仍能徐徐進展，故吾人深信奉天皇大詔，脫退國際聯盟，外敦友交於國際，內望官民之和協，互盡職責，向所信邁進，以處世界之難局，實我等最大之義務也。

（按廣田演詞中涉及對華三原則一節，我外部已於二十一日發表聲明，否認曾予以承認，詳情請參閱本期大事述要）



書評

唆羅訶夫的近作「處女地」

陳瘦竹

蘇俄自一九二八年間開始實行第一次五年計劃以來，蘇俄作家對於如此熱狂與緊張的『蘇俄工業化』的運動，並沒有坐視。『文學應該幫助五年計劃』，便是他們的口號。當時並且組織一個蘇俄無產作家協會(Rapp)，而以亞佛巴克 (Averbakh) 爲其指導的批評家。亞佛巴克說：『蘇俄已按照一定計劃走入建設的社會主義時期，並且飛躍猛進。文學卻落在工業的普遍發展之後。文學應以更快的速度衝到前線，而參預這種普遍的發展。』一九三〇年俄國無產作家協會的雜誌上也說：『描寫五年計劃……是蘇俄文學的唯一問題。文學作品應該反映當今現實的基本的主題，即工業化運動，集產農場，對抗富農(Kulak)與中農等等。』許多作家便親身跑到工廠與集產農場中去，搜羅材料，體驗現實生活。當時『文學的』五年計劃，幾與『工業的』五年計劃同樣熱烈，緊張。一九三三年英國出版的蘇維埃文學(Soviet Literature)中，另列一類，名曰『五年計劃文學』。文學既與五年計劃的關係如此深切，則必然有像紀念碑似的代表五年計劃的作品出現，是意中事。本文所要介紹的唆羅訶夫的「處女地」，便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士敏土」的作者格拉德考夫 (F. Gladkov) 的「力」，「濫用公款的人們」的作者凱泰耶夫(V. Kataev)的「趕快吧，時間」等等。

唆羅訶夫 (Mikhail Sholokhov 1905) 的名字，在中國是不算生疏的了。他的第一部力作，被稱爲『哥薩克人的生活的長篇史詩』的四大卷「靜靜的頓河」的第一卷，已有賀非的中文譯本。魯迅編譯的「一天的工作」中，亦收有他的一篇短篇小說「父親」。他生於頓省的維斯陳斯卡(Vieschenska) 地方。他的父親是頓省的哥薩克人；他的母親，是農奴的女兒，自十二歲起直到結婚時爲止，一向在一位地主寡婦家裏做女僕。他很小的時候，就上遠處的高級學校讀書，直到一九一八年德軍侵入，他才回家。接着便是發生在頓省的殘暴的內戰。在紅軍打勝以前，他一向在白哥薩克政府的領土以內。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他得到極端豐富的人生經驗：他以十五歲的童子，即在本鄉教鄉人識字。後來他做統計員，食料檢查員，泥水匠，新聞記者，並且是一位失業者。他在一九二三年開始創作，次年印行。「靜靜的頓河」於一九二六年起稿，第一卷印行後，即被

稱爲蘇俄前驅作者之一。「處女地」是他的第二部力作，一九三二年最初刊行。英文譯本是本年九月出版，譯者即是譯「靜靜的頓河」的斯蒂芬·加利（Stephen Garry）。英文譯名爲 Virgin Soil Upturned。但「蘇維埃文學」則簡譯爲Virgin Soil，故亦簡譯爲「處女地」。全書四八八頁。此書在英國銷路似乎很不壞，我所讀到的，已是九月中的再版本了。

蘇俄革命初期，在文學方面，主張完全擺脫過去的傳統，排除心理分析與個人經驗。可是結果很不幸，作品都像政治論文一樣乾燥而無生氣。於是發生了一個反動，帶着鑑別的眼光儘量接受偉大的遺產。許多年青的無產作家，便捧着果戈里，托爾斯泰與杜思退益夫斯基等的作品誦讀，去學習寫作的手法。波羅訶夫便是深受托爾斯泰的寫實主義的薰陶的一人。他那篇描寫內戰的長篇「靜靜的頓河」，富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風味。他的處女地，題材固然很新穎——擇材新穎，不是他個人的力量，而是他的環境所賜予他的。——至於他自己寫作的手法，並沒有什麼驚人的新花樣。

處女地描寫一九三〇年格累姆耶乞村的集產農場的組織，奮鬥與成功。共分四十章，每章有個標題。卷首有三十多個主要人物表，稍加說明，極便檢查。故事開始是在一九三〇年正月，同時有兩個人來到格累姆耶乞村上。一位是前俄皇時代的軍官而現在從事反蘇維埃組織的波羅夫察耶夫，一位是奉命組織各村集產農場的二萬五千位黨員之一的大尉陶夫。前者匿跡於前同伍軍官而今爲中農的奧斯特洛夫諾夫家裏；後者至格累姆耶乞村蘇維埃辦公處訪村蘇維埃主席拉兹密奧諾夫與黨區分部秘書那格爾諾夫。三人便召集格累姆耶乞村民大會，該村集產農場主席大尉陶夫演說，宣布組織集產農場，羣衆大爲騷動，他們三人屢經解釋，貧農方面開始覺悟這是對於他們有益無損的，大部分人都很贊成，踴躍加入；中農方面有的自動加入，有的將信將疑，作壁上觀，有的堅決反對。至於富農，則與蘇俄政府完全處在敵對的地位；先由格累姆耶乞村蘇維埃主席拉兹密奧諾夫擬出該村富農的名單，在村民大會上表決通過，在散會以後，便由這三位負責人分隊按戶抄沒富農的家產。一部份富農從此流落他方，一部份則因頑强抵抗，被解至地方警察所。

至於那位反動的波羅夫察耶夫，他第一下先征服了猶豫不決的奧斯特洛夫諾夫，他控制了他的靈魂，叫他做他的工具。奧斯特洛夫諾夫便暗中去煽動一部份中農反對集產農場，有次却被貧農考布洛夫揭破；奧斯特洛夫諾夫晚上同來告訴波羅夫察耶夫後，波羅夫察耶夫便提了斧頭，叫他領路，用計敲門，將就寢的考布洛夫騙出來，當面就是一斧，砍開鼻樑。繼而又到房裏，又將考布洛夫的妻子砍死，她與奧斯特洛夫諾夫曾在前年做過她妹妹的兒子的教父教母的呢！

大尉陶夫等主持的集產農場積極進行，加入的人數也逐漸增多，大的家畜如牛馬等收歸公有，集在一家富農的牛棚裏，另外派一個人管理。同時，採用斯丹林的名字以名格累姆耶乞村集產農場，表示處處尊重中央，不左傾亦不右傾。

奧斯特洛夫諾夫雖奉波羅夫察耶夫之命暗中破壞集產農場，可是表面上不得不熱心參加集產農場的工作。他對於農業很有研究，所以甚爲大尉陶夫所器重。雖經那格爾諾夫極力反對，大尉陶夫終於派他做集產農場的幹事。奧斯特洛夫諾夫便暗中散佈謠言，說大家畜既歸公有，小家畜如鷄

鴨等亦將收歸公有。於是全村人民，便大殺小家畜，寧可肥自己的嘴，不肯歸爲公有。那格爾諾夫便極力主張索性將小家畜亦收歸公有，否則將來恐殺得雞犬不留。大尉陶夫便無可奈何的命令收集全村小家畜，另外派一個人管理。這一步原是中央並未明令規定的，這便是以後控告那格爾諾夫曾左傾病的証據之一。此後謠言更多，甚至許多老太婆竟到村蘇維埃主席拉兹密與諾夫處大鬧，因爲聽說將來集產農場委員會因老太婆不能工作而要罰她們去孵小雞！後來，大尉陶夫終於又將小家畜一一發還。

格累姆耶乞村的土地，一部份已在去年耕好，今年春天要耕的有四七二公頃（hectare），其中一一〇公頃是處女地，從未耕種過的。先着手收集積穀，以便播種，規定每公頃收七 poods（每pood 合英國三十六磅）可是村中又起了謠言，說穀類收了去，政府要賣給外國，農人種出時將粒穀無存。於是無知的農民，便不肯繳納，那格爾諾夫到處收不到。後來奧斯特洛夫諾夫的同黨彭尼克非但不肯繳納，並且嘲笑政府，那格爾諾夫大怒，打了他一鎗，罰他簽字明天繳穀。後來這黨部方面派了宣傳隊來，積穀才慢慢的收齊了。

村中有位鐵匠夏眾，負責修理村中的一切農具，他工作很勤，在短時期內，獨自將全部農具修好。大尉陶夫特地召集村民大會，獎給他用紅綢包的一包鐵匠用具。

波羅夫祭耶夫匿跡在奧斯特洛夫諾夫家裏很久，當一度逃離，後來回來時，對他說一切都已佈置好，只待附近的農民發動。兩人便走到另外一個村上，要那些早已加入他們的反動組織的農民起事。那知大敗而回，因爲那些農民，新近讀到斯丹林在眞理報（pravda）上「痴心夢想成功」一篇文章，而改變了態度。那篇文章的主旨，主張採取和平手段，不用强迫。一般中農覺得因此有了保障，不必反叛。波羅夫祭耶夫便忍氣吞聲在半夜裏離開格累姆耶乞村，而奧斯特洛夫諾夫亦得回復自由，死心塌地效忠於集產農場。

格累姆耶乞村集產農場裏，許多勉强加入的中農，便藉口退出，一小部份無知的貧農亦相繼效尤，大尉陶夫一一答應他們；現在集產農場中的份子，個個都是有決心而肯苦幹的。同時，那格爾諾夫因沒收小家畜與打傷彭尼克而被控左傾，被只打官腔不問實情的地方人民委員會，宣布開除黨籍。

當那格爾諾夫到地方人民委員會去的那天早上，耶斯基村集產農場裏的人，帶了車輛與地方農業協會主席給大尉陶夫的信，來到格累姆耶乞村；信上說，格累姆耶乞村集產農場應繳與地方委員會的三一五〇公斤麥子，現在繳給耶斯基村集產農場，因爲該處正缺少麥子。村民望見許多車輛來運麥去，以爲政府正要賣給外國似的，於是男女老小一齊趕到穀倉那裏，阻止耶斯基人運麥，終至動武。村蘇維埃主席拉兹密與諾夫出來勸解，反被羣衆辱罵，毒打，幽禁。管穀倉的人便乘間鎖了門，將鑰匙交與大尉陶夫。許多婦女將拉兹密與諾夫，關起來之後，趕來向大尉陶夫索取鑰匙，同樣打罵，大尉陶夫儘量忍受，鑰匙總不肯拿出來。最後羣衆自行打開了穀倉，大家搶着麥子回家，正當此時，被開除了黨籍的那格爾諾夫從地方委員會垂頭喪氣的回來，他望見村民運麥回家，而大尉陶夫與拉兹密與諾夫均不在場，心知有異，便阻止村民運麥。村民知道那格爾諾夫的厲害，誰也不敢動手；後來遠遠望見大尉陶夫先派人去召集地方民軍趕來，大

家才散去。當夜召集一個村民大會，遍體鱗傷的大尉陶夫演說，說明耶斯基所以要宰麥夫的原因，指出村民的錯誤，可是毫無怨言，并且原諒他們。於是村民大受感動，從此對於大尉陶夫益發信仰，對於集產農場工作益發努力。

不久，地方委員會改組，重將那格爾諾夫的案子調査，終究恢復他的黨籍。

到了耕田時間，大尉陶夫派了三隊人去。第二隊耕的是處女地，進程很慢，而各隊員都不努力。於是大尉陶夫以身作則，親自加入第二隊，辛勤工作，隊員便亦振作精神，終究在預定時間以前將處女地耕完。

春種已完全結束，不久以後，麥苗都穿出了土。據老種田的人看，這年的收成，準比前年好幾倍。

奧斯特洛夫諾夫在集產農場裏死心塌地的工作，即一向反對他的那格爾諾夫，亦不得不稱讚他的才能。他計劃爲集產農場造個水池，以免牛馬要喝水時必要跑到幾里以外。他有天在樹林裏記下預備砍去的樹木時，發現一位逃回的富農的兒子，他說回來要圖報復；奧斯特洛夫諾夫晚上回家時，他的媳婦對他說，家裏來了兩位客人。一位便是波羅夫察耶夫，一位是同黨李亞察夫斯基。奧斯特洛夫諾夫在門外聽得李亞察夫斯基帶着嘲笑的口吻說：

「……啊，當然！你是何等樣人，閣下？我問你，波羅夫察耶夫先生！我來告訴你，你是何等樣人。好不好？對不起！你是一位沒有祖國的同胞，你是一位沒有軍隊的將官，若是你覺得這些比方過於誇張與抽象——那末你是一位囊空如洗的賭徒！」

當奧斯特洛夫諾夫聽到波羅夫察耶夫的粗聲的回答時，他的背無力地靠着牆，雙手緊捧着他的頭。

過去的一切在開始重演。

這是處女地的最後幾行表示格累姆耶乞村集產農場雖已成功，而與敵人奮鬥的時期尙未過去。

上面所述祇是「處女地」的骨架，若想單從這骨架上來批評這部作品的優劣是不可能的。無論任何形式與內容的作品，必須有一個或一個以上活生生的人物現給讀者看。就這一點來說，至少在我個人認爲，這部作品是很成功的。我讀完這部作品之後，有幾個人物很深刻的印在我的腦中。多謝梭羅訶夫使我多認識了幾個人。有的是我所喜歡的，有的是我所敬佩的；有的是我所常見的，有的是我所沒有看見過的；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且確是兩隻脚踏在我們這個世界裏的活人。在幾個比較主要的人物中，那格爾諾夫給人的印象最深。他的性情剛直，急躁，魯莽，很有點像水滸中的李逵。因此他常有『越規行動』，可是讀者總對他發生同情；因爲他的『越規行動』，不是爲了私利，完全爲了利於集產農場的進行，處處表示他對於黨的忠心。人的性格在已成爲某種典型時，一下子是不會改變的；我們看見他被開除了黨籍回來時，對着搶麥的村民，還是以手鎗爲嚇恐的工具！大凡人愈有缺點，愈令人覺得可愛，因爲世上根本就沒有完人；若是一個人的性情眞是白璧無瑕，我們固然敬佩，總覺有一點假。我對於集產農場的『英雄』大尉陶夫，便有類乎這種感想。他跟那格爾諾夫恰成對照，處處穩健謹愼，不以『力』威迫羣衆，而以『德』感化羣衆。像這樣的人，固然才配做羣衆的領袖。然而看到末後他與風騷，

美麗，頭腦簡單的劉開麗亞——被以前是那格爾諾夫的妻，後來被他趕出丁的。——戀愛時，似乎有點不大相稱。次要人物中最有趣的，或者不如說全篇中最有趣的人物，那當然是許可卡。他是一位毫無用處而只會吹牛的貧苦老農人，真可以說他的有趣與可愛，完全建築在他的善於吹牛上面。他無處不倒霉，一生都是笑柄。牛追他，狗咬他，羊欺他。他初生從在教堂受洗禮時，熱水燙去了他的皮。他花三十盧布向吉卜西人買匹馬想擺擺闊，結果受了吉卜西人的騙，丟了天大的臉。他在緊急的暴衆大會上，從容不迫的敍述某人的軼事。

若是單從藝術的觀點來說，全書的好處在於敍述以上那類人物的故事。這些故事大都是往事，而以追敍的形式來寫的。例如村蘇維埃主席拉茲密奧諾夫給我們最深的印象，倒是以一個革命家的故事為標題的第五章中所追敍的他的往事。追敍非但有趣，並且插穿得當，絕不生硬與突如其來。不過若說咬羅訶夫著處女地的目的，只在敍述這些動人的故事，則未免看錯了咬羅訶夫。他是在寫農民暴衆，哥薩克人的頑固，無知，殘酷，他們的思想與感情。咬羅訶夫在了解農民的性格這一點上，是可與俄國幾位寫實大家媲美的。農民怎樣愛他們的土地，牛馬，一方面傾心於新的生活，而舊的觀念又如何控制着他們。他們既把牛馬交給集產農場之後，如何的懷念着他們的舊伴侶，甚至整夜不睡去拜訪他們的牛馬，今夜餵得可飽，睡得可好。咬羅訶夫描寫暴衆的手法真是高明，一點不亂·又而熱烈。他描寫好幾次暴衆大會，等到他描寫搶麥那一段時，真令讀者如身歷其境一樣親切有味。這種場面，真是動人。不過若是我們回想到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所寫的種種場面時，則知咬羅訶夫能有這等高明的手法，決不是「神授」的。

至於描寫反動的陰謀，似乎還嫌不十分充分。波羅夫茲耶夫雖口口聲聲說要謀叛，可是不見得有什麼動作。這種伏在陰影裏的人，終究不很明顯，沒頭沒腦，像從天上掉下來似的。誠然，謀殺落布洛夫夫婦，表現他的機警，果斷，與慘無人道的殘酷，給人一個極恐怖的感覺。可是其他方面，以與斯特洛夫諾夫為傀儡，實在一籌莫展。至於唆使村民大殺小家畜，真是毫無力量。而作者不厭求詳的描寫大殺小家畜，在讀者看來，反覺浪費筆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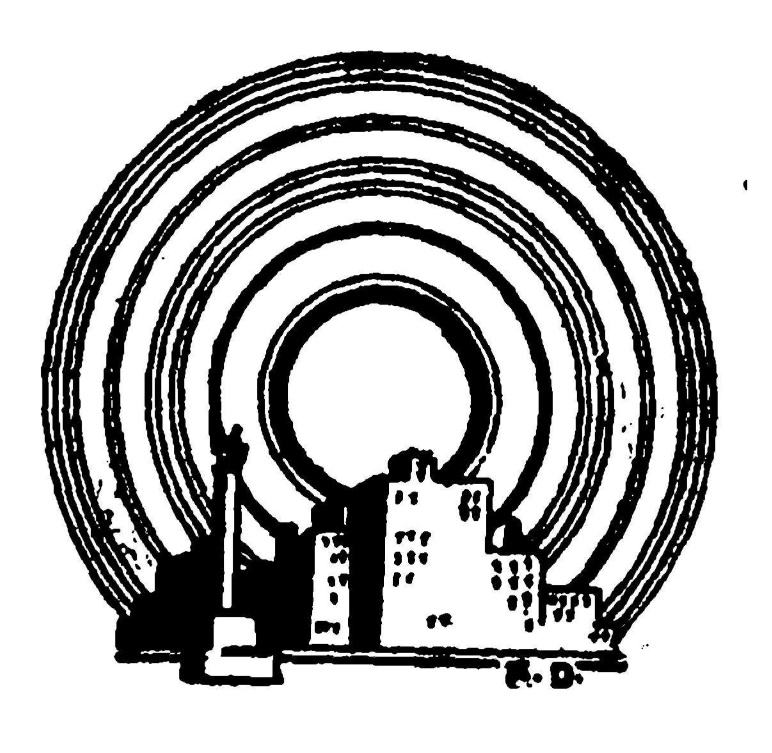
不過，就故事與表現方法的全體說，這部作品是很成功的，對於正想採取這類現實題材與這種表現方法的中國作家，大概很有幫助。描寫個人的作品我們很多，描寫暴衆的作品還很少見。從這一點說，我們的眼睛是應該向着咬羅訶夫這班作家的。蘇維埃文學的編譯者之一馬克·斯維寧 Mac Slonim 在卷首一篇長序「俄國文學之新精神」中開頭這樣說：「一般急欲了解新俄的人們，往往犯着嚴重的錯誤，就是專門根據社會狀況與政治狀況，統計與外國旅客的印象記。他們很少憑藉蘇俄文學。然而要了解俄國革命的意義與新的俄人的心理，必須有賴今日蘇俄的詩文。」我將這部作品，除了介紹給一部分愛好俄國文學的人們以外，並願介紹給大部份關心俄國國情的人們。

於南京

（附記）聞此書已有友人沈君從事翻譯，約今年四月間即可出版。

英新王愛德華八世

英新王愛德華八世，幼秉庭訓，爲人溫良謙和，待人以誠，對衆一視同仁，絕不以自身爲王太子而自矜，故不特英國人民乃予敬愛，而在他國，亦所至歡洽，嘗奉使聘於全世界之各國，歐戰之初始成年，其服務與行樂，堪爲帝國男兒之表率，王太子於內國與海外之人民，知之甚稔，並關心國事，巨細靡遺，國中每發生一問題，輒精心研究，故於解決之時，咸能指示機宜，王太子以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於里恰孟之邸，時其父猶爲約克公爵，幼年生活於英國好家庭中之兒童多相同，常居桑德林汗，其受各級教育，乃與國中幼兒罕有差異，年八齡，受教於澳賽爾氏，一九〇七年五月應試沃斯波專校合格，而爲海軍見習生，閱二年升入克逵特芳輔孔校，復肄業兩年，任海軍士官候補生，登巡艦印度斯坦號，受海上訓練三月，雖時已屆儲君之位矣，愛德華第七既崩，受封爲康華爾公爵，一九一〇年十六歲生辰，復受封爲惠爾斯親王，一九一二年春，始任職海軍中，旋偕其師汗賽爾氏赴巴黎，從事考察風土人情，因其祖與法國締結親善協約，英法邦交，乃益密切，爲知己知彼計，乃有此行也，既歸，入牛津大學肄業，學餘嘗參加各種球會，常聆演講，並與安森爵士共讀憲政法律，且常有寫作，一九一三年假期中曾赴德國，爲德皇威廉之貴賓，一九一四年仍求學牛津，初擬復留一學期，既而薩拉傑狀暗殺案發生，乃同與全歐數百萬人士完全變其生活，歐戰甫興，即請命於父王，願服役陸地軍中，故八月十二日公報揭載，任之爲格里那狄爾衛軍第一大隊之副中尉，繼屢請至前線驅馳，不果，後數月得償所願，十一月十七日受爲英司令費蘭區爵士參謀處之副官，一九一五年春新教堂（地名）大戰中，則已改任費蘭區軍中總參謀之傳信官矣，既而携英軍總司令關於此次大戰之戰報返國，王太子旋復返戰區，一九一六年三月，改隸地中海遠征軍，至伊斯美里亞司令部後，即與新袍澤相友好，且嘗處戰地軍中若干時，留埃及數週，復返法國，途中曾抵義軍陣線，偕義王赴下伊松查退，至最前線，且巡觀沃粢陣線，在法服務期中，屢遭危事，幾喪其生，一九一八年春陞任參軍少佐職，休戰後，王太子乃漸從事公共生活，臨時國會，第不發言，偶在國會外演說，語幽默而富常識，輒能道破人胸中所蘊之意見，故王太子乃以能知民隱見稱於時，一九一九年赴坎拿大，與草原印第亞人相善，獲主晨星之名號，繼遊洛杉山，越界赴華盛頓，訪問美總統，旋抵紐約，次年春赴澳，一九二一年赴印度受熱烈之歡迎，繼進至日本，至六月開始返國，一九二五年赴西非南非，繼至南美，游於烏拉圭•阿根廷•智利三國，一九二三•二四•二七三年中，曾至坎拿大作短遊，一九二八年九月，適東非洲之英屬，旋得喬治王危訊，水陸兼程馳回倫敦，及臨病榻，父母爲之大慰，一九二九年始負重責，任攝政員，兼代表父王主各種大禮，一九三零年春，喬治王御躬復原，乃得復游東非，一九三一年春，王太子復出游南美，是爲其一生事業發展之發軔，蓋歸國後，竭力提倡工商實業，是年與次年，曾在工商業團體演說多次，詳勸製造家密切研究外國市場，以推廣國貨銷路，且多所建議，一九三二年春，皇太子在倫敦亞爾培堂演說，勸告全國青年，力圖聯合從事社會事務者，共同助力，以拯救失業者也，頓時四方響應，全國各處成立社會教育運動生產各種團體，爲失業者謀幸福，王太子且親遊全國，從事宣傳，是年出遊丹麥•瑞典•北愛，一九三三年夏，英國與丹瑞兩國所訂之商約，多賴此行之力焉，近三年中王太子除爲喬治代主各種大禮外，仍努力發展英國之貿易，並爲失業者謀求生活。



外論介紹

一　對峙中的日蘇戰備　Walter Duranty 著

Tokyo and Moscow hasten War Plans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9, 1935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杜蘭蒂氏以熟諳蘇俄事情著稱，他的近訊已經有專集（Duranty reports Russia,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34）。下摘的一篇，是他最近發表的關於日蘇關係的報道：

杜氏首稱，近週以來，外蒙東邊發生了若干次的衝突事件，因此日本是否故意——或間接的——要引起對俄的衝突，目前已成功了問題。

新近發生的一些事實，如外蒙代表包括總理和外長在內，最近曾有莫斯科之行，如蘇維埃最高軍事委員會開會，遠東軍總司令伯魯哲爾將軍Vassily Blucher（即加倫將軍）曾出席參加，如蘇俄太平洋艦隊的高級司令官最近有俄京之行等等，使得情勢格外顯得危岌。

但是蘇俄消息靈通的人士，全一致的以為在最近將來，日俄戰爭是不會發生的。他們最淺顯的理由，就是以為戰爭必須有雙方面，但是蘇俄在可能範圍下，却具有避免戰爭的决心，換句話說，就是除非日本的刺激政策，確實的蠻做了敵對的侵略。

第二，蘇俄政府對於日本內部的各種組織，是認識得十分透澈，對於日本文武派別間的特殊情形，也不像其他西方國家的那樣隔膜。

最後，莫斯科雖然知道有一小部分有力的日本軍人久經主張對俄作戰，以鞏固他對華形勢的後方，但是此間一般的感覺，全以為日本現在專心於向南的擴充，就是日方最積極的分子，也不能立刻分心去對俄。換句話說，就是日本現在吞併得太多了，下嚥還須要些時間，更不必說是消化了。不過據杜氏的意見，蘇俄對於危機的注視和準備，並沒有絲毫放鬆。

杜氏接着陳述目前蘇俄對於外蒙的情勢。他說日方現在對內蒙正有所企圖，擬將滿蒙華北打成一片。這就是蹈襲英國侵略印度的故智。俄方更知道日本很想利用白色的內蒙去攻擊赤色的外蒙，以便坐收漁人之利。這種巧妙的計劃，要想奏功，恐怕也不大容易，但是日方以為這辦法是有利無弊的，不妨一試，並且希望因此可以嚴重的打擊蘇俄在外蒙的勢力。

說到俄蒙的關係，杜氏說，這種關係是很密切而奇特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組織，一半是模倣的蘇俄制度，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四日，在外蒙領袖波噶汗 Bodgo Khan 逝世以後。一九二一年九月，蘇俄曾一度企圖叫中國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但是沒有成功。在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裏面，蘇俄已承認蒙古是中國的一部。至於外蒙正確的法律地位是很稅稜的。

關於日俄的戰備，杜氏將可以看作外交和軍事的兩方面。在軍事方面包括航空，海軍，戰爭用品的製造和運輸等等。在外交方面，德國的敵對態度是蘇俄外交上的一大弱點，但是英美對日本意圖的懷疑，和中國對日情感的不協，却是於蘇俄大爲有利的因素。

杜氏說，單就軍事觀點講，日俄勢力的殊懸並不如乍觀之甚。西比利亞的紅軍，在人數上或不及日本能運調到亞陸的來得多，但是他們久已築有堅固的砲台，可以採取守勢。蘇俄優越的空軍比較日本的優越海軍，更爲得用，當大戰時期，日本海軍惟一的主要作用，只在封鎖海口，對於蘇俄並沒有發生影響。杜氏更稱，關於戰爭用品的生產，現在日俄雙方距離於勢均力敵的地位，並且蘇俄還有超越日上之勢。

運輸問題確是蘇俄的致命點。日本以滿洲中部做掌心，加緊地建築了五條如手指一般的鐵道，以臨蘇俄的領土。至於俄方的報復手段，就是將伊爾庫次克至海參崴間的鐵道，改成雙軌，以防日本的空軍去轟炸沿貝加爾湖的隧道，並且將由伊爾庫次克起，沿貝加爾湖以北，另築一條新路，到賽克次克海岸，再南向和伯力聯絡。(熙樵)

二　海軍會議失敗之後　伊藤正德著

日本「改造」二月號

日本有名的軍備問題研究評論專家伊藤正德，近在本月「改造」上面發表一篇海軍軍縮會議失敗後的感想，茲撮要介紹如下：

倫敦的國際軍縮會議，竟照一般人的預想而決裂了，這實在是外交史上少見的事。以世界政治的指導者自任的人們，竟想不出一種折衷案妥協案——譬如將主力艦問題提出單獨討論，以求發見到達協定的途徑，乃各自堅持其不能得到實成的難題互不相讓，這實在是一大憾事。

世界各國不造主力艦者已十有五年，這是軍縮史上的大成功。即由財政的觀角言之，在這十五年中，英美日三國，若無條約的束縛，恐怕由三萬五千噸的軍艦而競造至五萬噸的軍艦，至少用去二百餘萬萬元的戰艦建造費了。在這次會議，日本理應有暫時放棄全海軍量的均等論而妥協於主力艦共通最大限度的聰明，英美亦應有這樣的讓步才是。即使總噸數問題，質的問題，不能成立協定，如能規定主力艦爲二十五萬噸再將條約延長五年，則不特於和平協調之道無損，且可伴此再萌協調的新芽。且制止軍人競造戰艦的主張，本是政治家的任務，不料英日美三國的政治家，皆用與過去軍縮效果相逆行的頭腦來開會議，所以此次倫敦會議，早已有精神上的破綻了。

對於此後是否發生海軍競爭的問題，世間似有三種見解。一是以爲競爭將必然發生的，二是以爲競爭不至發展到現有程度以上，三是以爲即使發生競爭，決不至成爲世人一般所慮的大規模競爭，第二與第三的兩種見解大略相同，故可分爲競爭悲觀論與競爭杞憂論。悲觀論是軍人以外的一般人士的意見，而杞憂論則爲軍方的觀測。這是因爲一般國民心理與軍人心理的不同，所以雙方的觀察亦自各異。

競爭杞憂論的根據，是由財政方面與造艦技術方面來觀測的。就財政說，世界除了英國而外，其他主要海軍國，都是依賴赤字公債，而在膨脹政策下求產業的繁榮，但是這種政策自有其一定之限度，造艦經費是有固定永久性的，決不能長用赤字公債，這就會使各國自然發生一種限度，不敢大事造艦。一方造艦技術是日進月新的在轉動，今日的優秀戰艦，明日就有成爲劣等戰艦的危險，一次建造多數戰艦是冒險是愚策，所以決不會發生激烈的競爭的，這是杞憂論的理由。

但是據個人的推想，競爭的程度，雖不敢言，但競爭之發生，則必不可免。蓋即在從來，海軍競爭，亦未嘗真正終止過。華盛頓會議雖使主力艦的競爭停止了，但反刺激了補助艦的競爭，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會議，雖限制了補助艦的競爭，却激成了空軍，限制外的艦艇及「質」的改裝競爭。本來有假想敵國的存在，即有海軍的競爭。根據相對性原理與進化原理

說，競爭也是一定有的。問題只是還是在限制協定下作「質」的競爭，抑在無條約狀態下作「質」與「量」兩方的競爭而已。現在日本既已退出海會，則一九三七年以後日英美三國，至少將恢復到華盛頓會議前之競爭時代的艦隊計劃與海軍預算去，這是專就理論上說。

再就實際說，現在防止競爭的方法，只有希望各國取自制而不刺激他國的政策。但是這種政策又受內外政治動向的支配。試觀各國內外政治的動向，在外則世界思潮中有國家主義的急湍，各種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到處都在衝突，在內則政權之上，軍部的勢力非常强大，這是各國共通的現象，所以想某一國自制其新軍備，作和平政策的模範，這是不可能的，由常識說來，在軍縮條約失效的一九三七年以後，程度或有大小，但是海軍的競爭，一定會有的。況且戰艦有年齡與裝備的時間關係，而無條約狀態又能使競爭與年激進，即使在「量」的方面，不至發生競爭，而在「質」的方面，競爭終不可免。而「質」與「量」又有不可分的關係。是海軍競爭之於各國財政的影響，將逐漸深刻化了。故現一方宜冷靜的應付海軍之競爭，一方為謀世界和平之再建起見，又須冷靜的謀外交之發展，以彌補還軍縮的破綻。(子修)

二 英法合作的剖視

Harold Callender 著

Fate Links Britain and Franc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 8,1935

自義亞戰爭爆發後，歐洲的局勢岌岌可危。目前維持歐洲現勢的兩大柱石是英法，歐洲的安危便繫於英法之能否誠摯合作。據現今情形看來，英法總算是妥協，或合作起來了；但兩國的合作的進行，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而是經過很大的困難，和兩國當局的苦心折衝的。試問原因在那裏？卡蘭德君此文給我們一個明白的剖析。

經過英法政府數次交換意見之後，並附帶多少條件，法總理拉佛爾總算是答覆了英政府的詢問，即英國的地中海艦隊如受義軍攻擊時，法國願加援助。最近他又告訴墨索里尼，如義國對英作戰，也就是對法作戰。拉佛爾自然是不願意這樣作的，但是英國堅持如此，他也就無法拒絕。

自從一九〇四年，英法兩國解決了他們在埃及和摩洛哥的爭端之後，三十年來，他們始終是不願作朋友，而又不能不作朋友。他們從未完全妥協，從未完全脫去相互的猜忌，從未結成堅固而正式的同盟。但是不管他們是怎樣的要搖動，不管他們的利益和意見怎樣的歧異，不管他們的關係怎樣屢次要歸破裂，他們很了解他們的運命是受一種他們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支配着。這在今日他們更加了解了。

英法兩國都很厭恶倚賴對方，兩國人民有很多是反對英法合作的。當英國强迫法國擁護國聯制裁義國的時候，好像英國去掉法國一個新友國，一部分法國報紙大罵英國和從前罵德國一樣。同時，英國報紙攻擊親義的法國右派，也和對墨索里尼一樣。然而兩國還是繼續合作，合作的基礎不是相互諒解，或暫時的氣味相投，而是彼此相互的利益，和國際情勢的演變和推動。德國的威脅曾驅使英法成立一九〇四年的協商，一九一一年的聯合軍事行動的計劃，一九一二年的海軍協定；今日德國軍國主義的復活和義國的黷武主義活躍，又將兩國結合起來。不過在目前，英國怕義國比怕德國為甚，法國怕德國比怕義國為甚；法國想幫助義國的武力主義來抵

抗德國的武力主義。這是英法兩國觀點不同的地方。

現在法國的困難是必須於英義兩國中選擇一個作友國。法國的理想或希望是一方面有強大的義軍，使德人不敢侵犯奧國，一方面又有強大的英國艦隊，防守着北海。但自義亞戰事爆發後，無疑的這種幻想是破滅了。二者不可得兼，法國將如何取捨呢？拉佛爾內閣經過再四的考慮後，終於決定與英國携手，理由是英國的軍力可靠，而義國的經濟既有缺陷，復在一位慣用專斷的獨裁者的統治之下，她的力量是不可恃的。

法國一向最注意的地方是萊茵河以東到中歐，只要那裏能安寧，他便不願過問。英國只注意地中海及其交通線的安全，歐洲的事，她也不大關心，所以兩國對歐洲問題始終是很合作的。但如今情勢一變，義國的經營東非既使英帝國的安全感到極大的威脅，而德國帝國主義的復活，更使英法二國感到萊茵河東岸的更大的危險，已迫在眉睫，不能不携手起來，共同對付，這便是英法合作的背景。（普生）

四　國聯當前的啞謎

League Facing Riddle of 1936

Literary Digest Jan. 4,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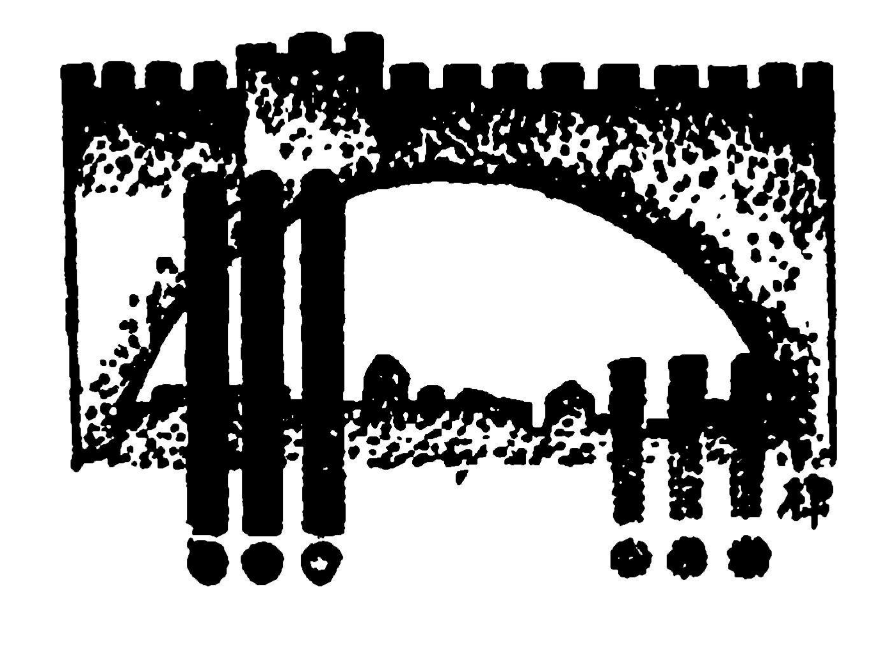
英國前外長賀爾因為提出求全，遷就事實，犧牲亞國權利與國聯盟約原則而起草的解決義亞糾紛方案，不為國人信任而自行引退，少壯外交家艾頓繼任外長之後，一般對於國聯對義亞問題究竟要採何種態度，頗多揣測。英國文摘報對此有扼要論述，茲介紹如下。

法前總理拉佛爾未辭職前在內閣中會屢表示，除非義大利挑釁，法國絕不輕於採取任何陸軍或海軍行動來反對義大利。法國退伍軍人協會，會警告拉佛爾，強烈反對法義戰爭。該協會領袖高易（Jean Goy）曾說拉佛爾同時曾將該會全國九千分會決案通知拉佛爾。該決案稱，「凡在前線會與同作戰的軍人，絕對不能承認必須武裝反對大戰中一同作戰的英人及義人」。這些退伍軍人要求議員在議會中有所表示。

義大利對於以艾頓繼任外長，報紙方面很表示不信任。蓋達（Virgino Gayda）在義大利人民報上說，「義大利將維持她的一切地位並繼續其計劃」。這種計劃共分兩層，「㈠在軍事意義上我們要繼續佔領阿國的領土，㈡在經濟及政治的意義上，我們要抵抗經濟的包圍。……」又說同時並未終止，而且將擴大到世界各處並可產生危險的結果。羅馬「勞工法西斯報」對於艾頓在外交上的決擇，曾作如下的批論：如果英人想保持和平，便明白他們不能選擇一個惡劣途徑。如果英人現在不相信此層，在他人請求英國參加戰爭以挽救和平原則時，終究要明白。欲使義大利不在非洲獲得新的合法的滿足，就有發生歐洲戰爭的可能，在這種戰爭中惟一的勝利者，只有國際反法西斯及布爾雪維克黨人。

日內瓦的「瑞士日報」關於任命艾頓為外長報論了究竟英國是否放棄制裁的疑慮。法國報紙一致承認艾頓的選任外交，是國聯的勝利，并預料艾頓將堅持對義制裁。「時報」論艾頓之長外交云，英國的選擇表示了倫敦內閣對於集體安全及義亞糾紛政策的動向。該報更指陳煤油制裁的決定，最後要看英國的態度。德國報紙說：「厄維爾，張伯倫說的完全對，在任何制裁之後，必有武力。是以我們必須準備應付一切。」

現在調解糾紛的運動，幾無希望，制裁的實施，一天積極一天。誠如上文所論，更幫助了我們對於英國外交政策的認識。（平陳）



三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一月十七日起
至二十五年二月四日止

三週來國內大事，(一)中日問題，無新發展，但雙方仍各在進行調整的工作中。日外相廣田在議會演說，謂中國政府已接受三原則，我外部乃發表否認聲明，此爲近年來對日外交之壯舉。中日使節已發表，我方以許世英爲駐日大使，日方以有田八郎繼任駐華大使。中日外交之前途，須俟新使節到任後，方能有所發展也。惟日軍部方面，自日武官磯谷到京謁蔣院長後，即回東京，與軍部領袖會議，並有重要建議，今後日軍部對華政策，或有新的動向。(二)華北局勢，大體甚平靜，冀東特殊組織，依然不動，而張北六縣迄未收回。日軍要人絡繹於晉魯道上，但無具體結果。宋哲元韓復榘於春節中在樂陵晤見，亦頗惹人注意。(三)發行新債：財部於一日公佈發行新債，整理舊債，此爲政府近年來繼新貨幣政策而後之重要計劃。惟此事關係財政大計，事機不密，洩漏風聲，致滬市公債市場，投機家從事拋空，頗受輿論指責。(四)內蒙問題，自去秋以來，內蒙頗受外力壓迫，政府爲俯順蒙人輿情計，乃以察哈爾右翼四旗改隸綏省，並以綏省境內各旗，另設蒙政會，此實爲中央治蒙切要之舉。(五)胡漢民回國：中常會主席胡漢民氏已行抵廣州，備受各方熱烈歡迎，中央亦期待其早日入京，但胡氏仍稱病滯留香港。(六)剿匪軍事：各路剿匪軍事以蕭賀一股竄黔最爲猖獗，貴陽曾一度告急，匪部已竄黔西企圖竄川滇黔邊界，入川西與朱毛聯合。

國外大事，(一)英王喬治五世晏逝，太子愛德華八世即位，各國外交當局均乘便集倫敦商談外交。(二)法國拉佛爾內閣因對義政策而傾圮，新閣薩勞正以德國恢復萊因軍備之問題爲中心與蘇聯進行集體保障之工作。(三)海軍會議通過造艦通報案後已勉強告一段落。(四)義阿糾紛調解既無進展，制裁仍在專門委員討論中，尚無具體決定。(五)日本之第六十八次議會，再開後即宣布解散，除廣田外相之演說，已另列專篇外，無可記者，惟日俄在邊境發生衝突事，則較爲引人注目。



中日外交在調整中

過去三週間之中日外交，雖無顯著之進展，但雙方正各將外交陣容，

頗足以兆示本年爲中日外交上之一重大階段。尤以日方自退出海會之後，於軍部主宰之下，決向積極政策邁進，其主要者仍不外爲對華。因是特召駐華武官磯谷歸國，報告現地形勢，決定陸軍之根本方針。同時外務省亦與日軍部聯絡，決於新大使有田到任之前商得一致之方針。預料此項新外交局面之展開，當在本月下旬有田履新後及三月初日軍定期異動之際。同時我方除針對廣田外相之議會演說，發表聲明，否認曾贊同日方所提之三原則外，新任駐日大使已發表許世英氏，將於本月下旬赴任，擔任折衝。茲分述於次：

須磨回任之使命

於新年中奉召回國，報告五全會後中國政治情形之須磨總領事，事畢，於九日自神戶搭輪返滬，其歸任所負之使命，據同盟社訊，在請中國提出關於召開中日會議之具體案，以備廣田與有田之慎重協議，如能確認華方具有誠意，則由有田履新後，親自主持會議。同時關於南京會議及華北問題並闡明以下兩點：『（一）爲調整中日關係，除去秋廣田提出之三原則具體實踐而外，別無他策。因而南京會議當以此三原則之具體的適用問題爲議題之中心。（二）華方以華北問題賦予中日關係以暗影，然而華北問題始終爲華北問題，只日本以華北爲中日「滿」三國接壤地帶之事實，對此須予以特殊處理，而希望南京政府予以善處。故以華北問題自身，認爲中日關係之暗影，此種思想，實足爲兩國關係之暗影。』準是以觀，可知日方對會議所持之態度，與我方所期待者相去遠甚也。

外交部之重要聲明

二十二日晨須磨抵京，下午四時至外交部訪張部長，就外務省之意見，懇談約一小時，始辭出。晚九時外交部發一聲明否認承認廣田所提三項原則事。原電云：•中央社南京二十二日電，路透電訊載，日外務大臣廣田在日本貴族院演說外交方針，敘及對華三原則，謂中國業已表示贊同云。其中一點且有包括承認僞滿之意，記者以所稱之點，各報所傳，出入頗大，當訪外部發言人，詢明眞相。據稱：廣田所謂對華三原則，當係指去年九月中廣田外相對我蔣大使所提出之三點而言，緣我方鑒於中日關係雖經雙方之竭誠努力，而年來仍迭次發生糾紛，殊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概。故我政府於去年秋間向日政府提出改善中日關係之基本辦法。旋廣田外相對蔣前大使表示中國所提辦法，原則上非不可行，惟須請中國先同意三點，第一，中國須絕對放棄以夷制夷政策，第二，中國對於滿洲國事實的存在必須加以尊重，第三，中國北邊一帶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須共商有效辦法，我方以該三點措詞過涉空泛，無從商討，當要求日方提示其具體內容，日方迄今尚未提出。而廣田外相演說，謂中國業已同意，殊非事實。最近張部長接任後，即提議中日兩國必須依正常辦法，經由外交途徑進行交涉，以期兩國關係可得根本調整，現廣田外相在其議會演詞中，對此提議表示贊同，並重申對鄰邦不威脅不侵略之根本政策，努力冀求兩國國交之常態化，進行兩國利害之調整，此則與我方主張並無二致，此後循此途徑，進行交涉，兩國關係自可改善云。外長張羣並於二十三日午特調蔣報告發表聲明之經過及須磨所陳述之意見。

日外務省發表談話

外部之聲明發出後，自然引起日方甚大之衝動。廣田除即電令須磨報告詳情外，並即發表談話謂：國民政府外交部之聲明，因尚未接有吉大使何等公電，眞相不明。而據報紙所傳外交部之聲明，依各新聞通信，其內容非必一致，故難以報紙所載者，斷爲聲明之全文。即或傳南京政府就所謂三原則第三點，赤化共同防衞問題，現在更對日本政府要請具體案。其他則又傳對於包括承認「滿洲國」之原則，不能簡單同意云云，不能即據此斷定南京政府否定廣田外相於議會所言明承認三原則之事實。而事實上，南京政府言明，己原則的承認我對華三原則，中日兩國關係之現情，已入於南京政府對三原則提示具體案之域，想南京政府之聲明，大約加入中國國內問題者也。

廣田外交之經緯

二十七日東京電通社電報，復發表廣田對華外交所採之經緯，兼說明雙方目前對立之意見。原電云：駐華大使有吉定於二月八日由上海啓程歸國

，外相廣田擬於聽取該大使之歸國報告後，即在二月中旬與有吉有田兩大使及次官重光東亞局長桑島等，舉行對華政策再檢討之重要協議會，以便決定南京會議及其他對策，而命新大使有田於二月下旬赴任。有田抵任後，即立與蔣院長及外長會見，而專探察華方意向，並圖乘機刷新駐華各領事館陣容。惟關於日本對華三原則，即（一）中國之排日取締，（二）中日「滿」之關係調整，（三）赤化共同防衛，既難迅速提示具體案。由華方又復經由駐日蔣作賓大使及王寵惠氏提示，（一）須承認平等之立場，（二）在感情上造成中日接近之可能性，（三）須由外交官辦理交涉之三項要求。以致使雙方主張半處於對立狀態，而難立期使中日關係好轉。故外相廣田擬先在華北及內蒙方面，與地方政權由經濟及政治上成立實質的提携，而圖使情勢好轉後，再舉行南京會議，力圖調整以新事態為基礎之中日關係。據此亦可概見，外務省之外交與軍部之華北工作之關係也。

磯谷謁蔣之談話

軍部方面為召開重要會議，決定對華根本方針，特召日使館武官磯谷廉介返國。磯谷於二十四日晨入京訪張羣，二十五日謁蔣，當晚返滬。談話內容，據東京廿六日電轉朝日新聞駐南京訪員訊，謂蔣院長向日武官磯谷談稱，調整中日外交關係一舉，不應坐失機宜。據稱，二人關於調整中日關係，曾坦率的交換意見，歷兩小時之久。並聞蔣院長於傾聽磯谷宣稱，日本意欲獲得中日妥協之態度頗為誠摯後。曾答稱，渠對於中日關係欠缺敦篤一點，頗感遺憾。此次渠出任行政院長重職，即意在調整此項關係。渠具有堅定的決心，以從事此項關係之改進。蔣並以强調聲稱，如目前時機一逝，不知何時可以再得。蔣院長最後宣稱，請磯谷氏將渠之決意，向日方轉達云云。復據南京二十五日大東社電，磯谷少將晤蔣院長後談曰，予自到任後，此次晤蔣實為初次，自信今茲關於改善中日兩國前途之方策，曾十分澈底暢談，應談識談，已毫無餘蘊，至於詳細內容，恕不能奉告。夫此次蔣氏之所以自當行政院長之要衝，其眞意實在努力改善中日兩國關係，蔣氏對此實具有十二分之決心。至以會見時所得之印象言之，蔣氏而今實已澈底了解日本之立場，觀其一舉一動，予敢斷言蔣氏今茲實有眞誠努力於中日兩國國交改善之眞意云。

磯谷歸國後之建議

磯谷於二十六日晨返滬，三十日搭船返國，二日晨抵東京，三日午前十時到參謀本部，向參謀次長杉山及第二部長岡村，詳細報告中國現勢，國民政府之動向，幣制改革，內國公債掉換，南京會議等當前重要問題。並披瀝其所信，作重要建議。會見約二小時，始辭去。午後一時復出席參謀本部之重要會議，詳細說明現地情勢，並開陳今後預測之意見。並於五日在陸相官邸向陸相川島・次官古莊・軍務局長今井・滿蒙班長影佐・新聞班長根本等，作同樣之報告，然後與最近即將赴任之新駐華大使有田會見，開陳其所信，留東京約十日，然後歸任。至其對於中日當前之諸問題，所作重大建議，其要旨據聞如下：（一）國民政府對日動向，國民政府依日方自滿洲事變以來之嚴然主張，為增進中國經濟界之福利，最近已悉中日提携之必要。故日方根據中日共存共榮之見地與方針，確保東亞和平，要求中國政府清算其反日政策，解消其依賴英美態度。（二）中日國交調整會議，如不改革阻害中日國交之機構或剷除該項分子，而舉行調整會議，誠屬本末顚倒。如希望開此會議，必須先整備其調整所必須之基礎條件。（三）幣制改革與銀國有令之將來，在財政政策之缺陷，貿易之不振，民衆經濟力之低下事實下，國民政府欲照舊繼續其政策，殊覺困難。最近二月一日內國債掉換等，恐南京政府將漸次陷於政治的苦境。（四）日本應取之態度，如求東亞和平，實現中日共存共榮，應使華方知悉日本態度絲毫不能變動。然此須統一日本輿論，而强化關係當局於一致方可。

發表許世英使日



許世英

中日兩新任大使，日方有田八郎，我方許世英均已互相取得同意。現任日大使有吉明，於二十九日入京訪張羣辭行，由國府明令授予紅色白鑲大綬采玉勳章。三十日謁蔣，當晚並受蔣宴餞別。我方駐日大使許世英，四日已由行政院明令發表，許於四日由京返滬，發表書面談話云：余雖從政有年，但向未服務外交，此次政府任余為駐日大使，余衡感責任重大，才識經驗均難勝任，辭不獲已，惟有一本槃來為國家社

會服務之精神，竭其忠誠，秉承政府，勉效馳驅。所望兩國間之空氣，基於信義的努力，愈見好轉，使諸凡有正常途徑可資循率，蓋中日關係改善可期，則遠東局勢自趨安定。尚望全國同胞多多匡導，友邦人士予以助力，俾余誠敦睦兩國邦交之職責，非僅個人之壓幸也已。



有田八郎

華北局勢無變化

至於華北局勢，則無大變動，惟所謂朝陽門及大沽等事件已次第解決。土肥原會赴濟南與韓有所談洽，宋哲元曾以掃墓赴樂陵兼與韓晤面，已於三日晚返津，傳聞中之五省自治問題，現尚無何進展。至冀東方面，亦仍維持現狀云。

發行新債整理舊債

年來我國財政困難，已達極點，自去年十一月公布法幣政策後，政府除積極改善金融組織平衡國庫收支外，惟公債每月還本付息之數太巨，所賴關稅收入，又因短絀，不能担付，爲維持國家信用計，乃發行統一公債，換償舊債，利息減爲年息六釐。另發行復興公債，爲完成整個復興經濟政策之用。財政部長孔祥熙於二月一日與滬經濟界領袖及持票人會，共同討論，決定辦法六條，即於當日深夜由持券人公會發表宣言擁護，四日財部向行政院提請發行新債，當經行政院通過。按此事中央早有決定，惟事關國家金融財政因利損革，關係何等重大，竟未能完全保持機密，致風聲早播，滬市公債大跌，於是有傳政府公務員事前已得消息，從事操縱者，此中內幕如何，非吾人所得而知之矣。茲將經過，概述如左：

孔祥熙與滬金融界談話

孔祥熙以公債市場謠言甚盛，一日下午在中央銀行召集金融商界領袖及持券人公會代表杜月笙，俞佐庭，林康侯，周作民，唐壽民，宋子良，陳光甫等談話，孔氏當謂新貨幣政策實施後，市面頗爲安定，上月關稅破六十年來之例，竟成出超，稅收短絀，財政亦感困難，各債券基金亦將影響，爲復興經濟，調劑金融，維持債券信用起見，亟應籌議妥善辦法，以資救濟。當經到會諸人共同研究擁護政府整個復興經濟政策，及鞏固債券信用兼籌並顧辦法。議決發行統一公債及復興公債，一以收換舊發債券，一以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並由持券人公會發表宣言擁護。

持券人公會發宣言擁護

持券人公會一日發表宣言，全文如下：政府歷年發行各種內國公債庫券憑證等，截至本年一月底止，共尚負債十四萬六千餘萬元，每月應付本息基金至一千五百餘萬元之多。近年以來，國難嚴重情形，不減於昔，且內而遭天災匪患之頻仍，外而受世界經濟恐慌之波動，更加以銀價高漲之影響，以致農村凋敝，工商停滯，百業不振，全國金融陷於崩潰之景象，政府各種稅收，均形減輕，指充債券本息基金之關稅，以社會失却整個購買力量，短收之數尤巨。據確實調查，上年七月以後，關稅逐月多屬短收，除撥付外債及賠欵外，內債本息基金平均每月短少約四百萬元，悉由政府臨時籌墊足額，按期償付本息，從未愆誤，以固國債之信用。政府於此財政萬分困難之中，苦心支撐，洵足感佩，而持票人於此力顧債信下實已受惠獨多。上年政府施行法幣政策，以自力更生，謀達復興經濟之目的，果能依照孔部長上年十一月四日宣言，對於完成法幣之推行，健全金融之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收支諸大端，分頭進行，行見社會經濟整個的平均發展，則將來社會所得之利益，何止百千萬倍。吾人分屬國民，凜匹夫有責之義，亟應一德一心，上下合作，擁護法幣之成功，使金融穩定，市面活潑，援助政府平衡收支，俾有資力從事於建設之大計，以保我民族之生存，使遊資復歸於生產事業，減少入超，解除全民之痛苦，以達利國福民之目的。況國難嚴重，人民尤應竭力扶助政府。政府多有一分之力量，即人民減少一分之負擔，加强一分國計生存之效率，其理至明，吾人所宜共爲猛省者也。茲由持票人會與政府共同研究，以關稅收入之數，足敷此宗應撥基金之數，使持有債票者長久保持穩固之利益，而政府整個復興經濟之政策得以完成，特分述辦法如次：(一)政府歷年發行內國公債庫券憑證等，截至本年一月底止，共尚負債十四萬六千餘萬元，名稱三十餘種，期限長短不一，而庫券憑證等，按月領取本息，數目奇零，不僅計算繁雜，且偏遠省分之持券者領取常感不便，應發行統一公債，各按舊有

債券實欠債額，以同額統一公債，如數掉換償清。惟善後短期公債，本年三月底即屆期滿，剩餘之數無多，十七年金融長期公債，原定利率頗低，期限本長，海河公債係另指附稅爲基金，此三種公債應各照原案辦理。(二)統一公債總額十四萬六千萬元，年息六厘，分還期限分爲五類：甲種債票十二年還清，乙種債票十五年還清，丙種債票十八年還清，丁種債票二十一年還清，戊種債票二十四年還清，上列五類債票，每六個月各抽籤還本並付息一次。(三)舊有各種債券，各依其原定清償年限長短，分爲五類，以統一公債換償如次，甲・二十二年愛國庫券，短期國庫證券，八年關稅庫券，二十二年華北戰區公債治安債券，十九年關稅庫券等債券，以甲種債票換償。乙・十九年善後庫券，二四庫券，二十四年整理四川金融庫券，二十三年關稅庫券，二十年捲烟庫券等債券，以乙種債票換償，丙・十八年編遣庫券，二十年統稅庫券，二十年金融短期公債，二十年鹽稅庫券，二十年江浙絲業公債，十八年振災公債，軍需公債，十八年裁兵公債，二十年關稅庫券等債券，以丙種債券換償，丁・十九年關稅公債，七年六釐公債，二十年振災公債，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二十三年關稅公債，俄欵憑證，統稅憑證等債券，以丁種債票換償，戊・二十二年關稅庫券，二十四年水災工振公債，整理七釐公債，整理六釐公債，十五年春節庫券等債券，以戊種債票換償。(四)統一公債，於本年二月一日發行，新舊票換償事宜，應於四個月內辦理完竣。(五)爲完成法幣政策，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收支及撥存平準債市基金之用，發行復興公債三萬四千萬元，本年二月一日發行，年息六釐，限期二十四年，每六個月抽籤還本及付息一次。(六)統一公債復興公債之還本付息基金，仍照舊有債券原案規定，在關稅項下除撥外債及賠欵外所餘之稅欵，及退還賠欵之原抵押部分支付，由財政部命令總稅務司每月平均撥交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存儲備付。以上辦法，至爲穩妥，既聯繫國民愛國之天職，而個人利益復得長久之穩固，所謂利國福民者已在於此。特此宣言。

行政院議決發行新公債

行政院四日例會，財長孔祥熙提爲統一債券名稱，換償舊有各種債券。擬發行民國二十五年統一公債十四萬六千萬。又爲完成法幣政策，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收支，及撥存平準債市基金，擬發行民國二十五年復興公債三萬四千萬。繕具兩種公債條例及還本付息表，請公決案。決議：通過。送中政委會。

【**兩公債原則**】(一)行政院通過民國二十五年統一公債發行原則草案。原文如下：(一)債額國幣十四萬六千萬元，分爲甲乙丙丁戊五種。(二)用途分別換償舊有各種債券。(三)發行日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四)利率週息六厘，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七月三十一日各付息一次。(五)期限甲種債票十二年，乙種債票十五年，丙種債票十八年，丁種債票二十一年，戊種債票二十四年，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七月三十一日各抽籤還本一次，每種債票每次抽還數目，各依還本付息表之規定。(六)基金仍照舊有債券原案規定，在關稅項下除撥付賠欵外債外所餘之稅欵支付，由財政部命令總稅務司依照五種還本付息表所列應還本息數目，按月平均撥交中央銀行，收入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本公債戶帳，專欵存儲備付。

(二)行政院四日通過民二十五年復興公債發行原則草案，原文如下：(一)債額國幣三萬四千萬元。(二)用途完成法幣政策，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收支，及撥存平準債市基金。(三)發行日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四)利率週息六厘，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七月三十一日各付息一次。(五)期限二十四年，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七月三十一日各抽籤還本一次，每次抽還數目，依還本付息表之規定。(六)基金指定在關稅項下除撥付賠欵外債及十七年金融長期公債統一公債外，所餘之稅欵爲基金，由財政部命令總稅務司，依照還本付息表所列應還本息數目，按月平均撥交中央銀行，收入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本公債戶帳專儲備付。

【**孔提案全文**】孔祥熙四日向政院提請發統一復興兩公債案，原文如次：竊上年十一月公布法幣政策，原爲自力更生，謀達復興經濟之目的。施行以來，金融日趨穩定，社會漸呈活潑。十二月份江海關轉爲出超，爲設關六十餘年所未有。凡此事實之表現於吾人者，洵足證明法幣政策爲斯時救亡圖存之關鍵。祥熙職責所在，亟應依照上年十一月四日宣言，凡屬改善銀行制度；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收支諸大端，均須積極努力，分頭進行，以期早日完成整個政策，而達經濟復興利國福民之目的。社會人士本愛國之熱誠，發抒各種之期望，如上海工商界領袖虞和德，榮宗敬，劉鴻生，郭順等，聯合請願，暨各省市商會紛紛來電

額請減低存放款利率，藉以蘇困工商，振興百業○經濟學者顧季高等，發表論文，主張以息低助長之公債，爲現有公債庫券之轉換○金融界領袖亦有以政府內國債券利息稍高，年限過短，每月還本付息之數目太巨，關稅短收不勝擔負，應酌爲遞減，以固債信，而兼顧建設事業○條舉種種辦法，請求施行○祥熙聽取各方意見，以爲政府政策，係以全民福利爲主旨，關稅短收雖爲一時事實，平衡收支究屬永久之要圖，而年來於財政萬分困難之中，竭力支撐，藉補基金，力固債信，種種盡心之設施，尤應始終貫澈，正悉心研究，妥擬萬全方案之時，上海市商會等誤聽謠傳，未明眞相，電請愼重，經明白批復，已能共喩○爰於本月一日召集持票人會，地方協會，市商會，銀錢業公會及金融領袖等，共同討論，決定辦法六條，並據持票人會宣言稱○（見前從略）詳與悉心審核，所陳舊有各種內國公債庫券等，名稱繁多，數目奇零，確屬事實，以統一公債換償淸楚，自屬穩善辦法，而年息六釐，照舊未減，持票人固有利益並未損碍，關稅收入，此後未久足敷撥付本基金之數，不至短缺，更足以長久鞏固國債之信用，即持票者得長久享有固定之利益，另發復興公債，俾政府得以早日完成整個的復興經濟政策，國家社會受益無窮○茲以根據上列商定辦法，擬定民國二十五年統一公債條例草案一件，還本付息表五種，及發行原則一件○民國二十五年復興公債條例草案一件，還本付息表一件，及發行原則一件，提請公決○再整理六釐公債，整理七釐公債，二十年賑災公債，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三月一日到期應還本息，現已公布抽籤，應仍照舊支付，合併聲明○

滬市場投機家操縱債價

自去年十一月四日新幣令發表後，公債市價狂漲，及十二月初以來，債價忽狂跌，計平均跌去百分之十五○據傳有極有力投機團體，從事操縱市面，彼輩拋售之數達六千萬元○市場謠言朋興，謂內債利息，將酌量減低○滬市商會於一月十五日電行政院財部，以減低債息延期還本之談，甚囂塵上，請政府頒布明令，切實宣示，以維債信○財部於十七日批復滬商會，於減息一節，不置可否，措辭略近閃鑠，債市依然續跌，財部原電如下：

上海市商會覽，十五日代電悉，政府竭力鞏固債券，早爲舉世所共見○年來國難嚴重，匪禍蔓延，江河泛溢，災遍各地，而又外受世界經濟恐慌之波動及銀價高漲之影響，以致農村凋敝，工商停滯，金融枯竭，百業不振○本部前據各界之呼籲，爲挽救危機復興經濟起見，施行法幣政策，使金融活潑，百業有平均發展之機會○故本部上年十一月四日宣言，關於改善金融制度，發展生產，減少入超，平衡收支諸大端，屬於全民有利，而爲復興經濟必經之途徑者，政府無不悉心籌畫，以應時勢之需要，斟酌妥善，擇要施行，以期上固國本，下利民生○該會領袖各業，尙希剴切傳喩，俾全體商民共喩政府以全民利益爲主之旨，上下一心，以達復興經濟之目的○滬上投機之風素熾，每以個人利益爲著眼，淆亂黑白，已成慣技，若動輒請求政府表示，不惟不勝其煩，實爲投機者所利用○値此人心不定之時，更不應爲圖一時一己之私利者所誘惑，自相驚擾也○財政部長孔篠（十七日）秘印○

債市既續跌，財部乃於二十日派員調查，亦無若何確據○滬市商會主席俞佐廷等奉召晉京，與財政當局面商，回滬後對公債減息延期謠，無所表示，於是世人更深信政府必行此策，事機不密如此，殊爲遺憾○債市因此愈益跌落，財部爲補救起見，特令交易所在交割時，須以現貨提供，使空頭無所用其技倆，然終因謠言太甚，債價仍繼續下跌也○

財部下令滬交易所停市

財部一日令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及該所監理員，調查該所近日交易實況，各經紀人買賣種類數目，以及有無投機操縱情事，正由部派員澈查在案，在未經完全查竣以前，該所應即暫緩開市，仰即遵照，並轉知各經紀人一體遵照云○交易所奉令後，即停止開拍，但街上仍有暗盤交易○

行政院通過改組中央行

孔祥熙四日向行政院提請修正中央銀行法案，原文如次：查上年十一月四日本部布告內曾有中央銀行之組織，亦將力求改善，以盡銀行之職務等語，本部爲昭示大公，堅強民信，積極施行起見，經將現行中央銀行第七條原規定商股百分之四十，修正爲百分之六十，提請公決，轉行修正各在案○惟自施行法幣以後，整個銀行組織，亟應加以調整，而中央銀行爲全國金融之樞紐，尤應立於超然地位，以盡銀行之職務○爲達到此項目的，資本之改正僅其一端○而中央銀行之業務，應如何劃分，庶幾分途發展，

賑給貫通，以收金融穩定市面所發之效。至若法幣準備金之規定，與夫現金準備低至法定限度以下之限制，更為穩定通貨堅強法幣信用之要著。詳熙悉心研究，再四籌維，外採新制，內酌國情，經將各項銀行法規分別修訂補充及新設之不動產銀行條例，另案提出。茲計修正中央銀行法草案共計五十七條，用特先行檢同草案，提請核定。俾依立法程序，決議施行。是否有當，敬候公決。行政院當於四日例會通過。至修正中央銀行法要點：(一)中央銀行為全國銀行之準備銀行，依照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二)總行設南京。(三)資本一萬萬元，每股一百元，股票分為甲乙丙丁四類，甲類四十萬股，由國府認購，乙類五萬股，由各省市政府認購，丙類三十五萬股，由本國經營銀錢業之法人認購，丁類二十萬股，由本國人民認購。(四)設理事會，以理事十七人組織之，由國府特派者九人，設常務理事七人，由國府指定者四人。(五)由政府授予下列特權，發行法幣及關金券，經理國府所鑄本位幣輔幣之發行，經理國庫及承募內外債，並經理還本付息事宜。(六)設監事會，以監事九人組織之，其中由國府特派四人，餘五人由股東總會就一百股以上之股東中選舉之。中央準備銀行組織法，已經行政院通過，俟經立法程序，即可實行改組，此次修改內容，處處顧到實行「銀行之銀行」一點，以扶助其他銀行之發展，因商股增加，另設股東會，俾人民參與監督，低利經收存款，俾不致與民爭利。

胡漢民回國

中常會主席胡漢民氏自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由法國首途後，於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半抵港。中央派往香港迎胡大員居正葉楚傖及許崇智等並西南各要人及各機關代表一千餘人，均至碼頭迎迓，頗極一時之盛。胡氏對新聞記者發表書面談話云：

余暌離祖國瞬逾六月，此次去國之目的，厥惟養病。六月以來，身體健康，仍未能完全恢復，惟以國難方殷，久滯海外，心有未安，故又忽忽東歸。余之黨政主張，一如往昔，其詳未易盡言。簡言之：黨應恢復為有主義有精神之黨，力除過去滅裂渙散之錯誤，期賡續本黨未竟之偉業。政府應改造為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矯過去畏葸苟安之錯誤，以負荷解除國難建設國家之重任。余對國內現實之態度，即以上述二者為衡斷。蓋如此始能告無愧於國民，並能告無愧於總理及自身也。余出國半載，自愧未能為國家多所盡力，惟踪跡所至，甚多觀感，足資我人借鑑，異日稍暇，當再表而出之。

胡登岸同寓後，酬酢甚繁，可述者如粵方之陳濟棠桂方之李宗仁，均邀胡一遊粵桂。二十五日下午胡出港乘舞鳳艦抵粵，陳濟棠蕭佛成林雲陔以次軍政要人及各界代表三千餘人均到碼頭歡迎。四時胡出席歡迎會，演說救國大計，在全國一致。迎胡大員居正葉楚傖等則於二十五日離粵二十七日到滬入京復命。二十七日胡赴郊外省墓感風寒，決在粵稍留，緩期赴京。林主席三十日電胡速駕，首都各界對胡行期，甚為關切，胡回電林蔣及各委，須稍休養。胡於三日晨出席西南執行部常會，發抒整理黨務及今後實施方針，各委均一致贊成。胡並電京詢問外交近況與將來步驟。胡氏此次回國，各方期待甚殷，盼其早日入京，主持中央大計。但胡展期入京原因，除身體健康外，政見仍待與中央商討，蓋胡未歸國前，中央雖已允容納其主張，但具體辦法，須俟居正等入京復命後，方能確定也。

綏境蒙政會之設立

自去秋以來，華北局勢，日益阽危。內蒙問題，突惹人注意。及十二月中，察北六縣忽被偽軍李守信部佔領，綏境蒙民，更感恐慌。中央對蒙事，雖於二十三年在百靈廟成立蒙政會，實際為錫盟德王單獨主持之機關。烏蘭察布與伊克昭兩盟十三旗王公，以目前形勢，非急求自保，不足以支拄危局，遂決計籲請中央，准許綏境蒙旗自組地方自治政委會。中央乃於一月二十五日發表命令，設立綏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以烏伊兩盟各旗札薩克右翼四旗及土默特總管為委員，伊盟盟長沙王為委員長。會址設於蒙古聖地伊金霍洛，即成吉思汗陵寢所在地。沙王即將赴綏，主持籌備成立蒙政會事。又行政院以察哈爾右翼四旗處於綏東五縣，行政指揮諸多不便，特令綏東四旗各總管，自一月十八日起統由綏省府指導管轄。同時德王以蒙政會名義將察哈爾八旗改為察哈爾盟，並以蒙古保安隊隊長卓什海為盟長。因此關於內蒙傳說紛起，竟謂德王已宣布獨立

說，雖經德王否認，要亦不容忽視也。茲將各情分述如次：

設立經過

國府二十五日命令公布綏境蒙政會，組織及人選，據蒙藏會委員長黃慕松談設立經過，謂該會原根據綏境各盟旗官民請求，中央於蒙政會成立時，原擬渴望蒙古自治在整個統一組織下進行。近以試行結果，困難甚多，始允其劃區分治之請。至各盟旗制度，原屬分治，强以合一，不免事倍功半之嘆。今綏境蒙政會設立，因地制宜，進行較便，原有之蒙政會亦得專致力於錫[redacted]及察境旗群事務，收效自鉅。今後同在中央領導下分工合作，蒙古地方自治前途發展，殊可樂觀云。

【組織大綱】 國府二十五日明令公布綏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原文如下：（第一條）國民政府為促進綏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事業起見，設立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第二條）本會辦理左列各盟旗地方自治事務，烏蘭察布盟所屬各旗・伊克昭盟所屬各旗・歸化土默特旗・綏東五縣右翼四旗。（第三條）本會直隸於行政院，並受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指導大員之指導，遇有關涉本省之事件，應與省府會商辦理。（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伊金霍洛。（第五條）本會設委員九人至二十四人，由行政院就綏省境內各盟旗之盟長・副盟長・札薩克或總管及其他資格相當之人員中遴選，呈請國民政府派充之，並於委員中指定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三人。（第六條）本會每月開會一次，遇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前項會議以委員長為主席，委員因事不能出席時，得派代表列席，（第七條）本會委員長執行前條會議之決議，並處理會務監督所屬職員，各副委員長每年輪流駐會四個月，輔助委員長處理會務，委員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駐會副委員長一人代理之。（第八條）本會設左列各處，分掌各項事務，秘書處掌管機要文電・會議紀錄・文書編譯・統計・會計・庶務等事項，參事處掌管撰擬審核本會之行政計劃，及法案・章規・命令等事項，民治處掌管關於民治事項，實業處掌管關於實業及交通等事項，教育處掌管關於教育事項，保安處掌管關於保安事項，衛生處掌管關於衛生事項，前項各處除參事處外，均分科辦事，秘書處之科長，得以秘書長兼充之，除秘書參事兩處外，其餘各處應擬酌情形，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第九條）本會各處設職員如左：各處處長各一人，簡派，秘書四人，薦派，參事四人，薦派，各處科長十二人至十六人，薦派，科員四十人，至六十人委派，（第十條）前條各職員除科員外，統由委員長遴選具有相當資格及學識能力者，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轉派充之。（第十一條）本會設參議十八人，由委員長就各盟旗佐治人員中派充之，常川駐於本會，代表各本盟旗接洽，並辦理一切事務。（第十二條）本會因事實之必要，得酌用技術人員及雇員。（第十三條）本會經費，由本會依照會計年度編製預算書，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呈核定，由中央就國庫或地方稅收中指撥之。（第十四條）本會會議規則及辦事細則，由本會擬具草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呈行政院核准行之。（第十五條）本大綱自公布日施行。

按綏境蒙政會會址規定在「伊金霍洛」，為蒙古聖地中之最高地域，「伊金霍洛」係蒙語譯音，亦有譯「埃金合洛」者，意為「主之營盤」，即成吉思汗陵寢所在地，其地在伊盟郡王旗境內，距札薩克旗沙王府甚近。「伊金霍洛」為兩巨形蒙古包組成，內藏銀箱，有成吉思汗生前用具及衣物，有類衣冠塚，守陵蒙人為「達爾罕旗」，專司扶衛之責，主祭名「吉農」，刻由沙王担任。每屆三月十三日成吉思汗誕辰，內蒙官民，均往祭祀，舉行盛大集會三日，此次綏境蒙政會設立於此，更為此聖地生色也。將來會址，將亦必由蒙古包組合，因「伊金霍洛」無房屋之建築。

【委員名單】 國府二十五日令云，派沙克都爾扎布・巴資多爾濟・阿拉坦鄂齊爾・潘第恭察布・齊色特巴勒珠爾・齊英特凌清胡爾瓦・額爾和色沁扎木巴拉・凌陞僧格石拉布多爾濟・噶勒藏維勒瑪旺扎勒木蘭・康達多爾濟・陶布新濟爾噶勒・特棄斯阿木固朗・鄂齊爾呼雅克圖・榮祥・沙拉布多爾濟・達密凌蘭龍・巴拉貢扎布・孟克鄂奇爾，為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委員。烏景濟百雅爾，代理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委會委員。並指定沙克都爾扎布為委員長，巴資多爾濟・阿拉坦鄂齊爾・潘第恭察布為副委員長，此令。

察旗改隸

行政院以察哈爾右翼四旗處於綏東五縣，在地域上屬於綏遠省之行政系統，而在綏東五縣之蒙民，在蒙旗行政上，則又屬於察旗，行政指揮，諸多不便。蔣院長令綏省府轉綏東四旗各總管，自十八日起，將該四旗統由綏省府指導管轄，各該總管應秉承綏省府主席，共同安靖地方，撫綏人民，以副中央厚望。綏省府奉令後，已轉各總管知照。四旗奉到改隸綏省明令，均極欣忭。各總管表示，四旗原隸察省，極感不便，四旗早請中央改歸綏省管轄，中央俯順蒙情，頒布明令，此後右翼四旗與烏伊兩盟十三旗共同一致，保全領土之完整。又察哈爾八旗蒙民近年來發生要求改盟之運動，屢次要求，並未得察省府及中央之允准，經過情形，異常複雜。最近蒙政會秘書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因感受外力之壓迫，幾至無法應付。德王爲適應現時環境起見，於一月二十二日以蒙政會名義將察哈爾八旗宣布改盟，名「察哈爾盟」，委原蒙古保安隊長卓什海爲盟長，蒙古保安隊則分駐於八旗地方。

按察哈爾蒙民分左翼四旗右翼四旗，及四個牧羣。改盟問題，醞釀已久。去年四月各旗總管會集張垣，要求改盟，未經中央之允許。上月中央以右翼四旗改隸綏省，而蒙政會秘書長德王乃下令將左翼四旗及四個牧羣改爲察哈爾盟。

內蒙之謠

去秋以來，關於內蒙獨立謠言，時有傳佈。蒙政會曾迭次通電闢謠。自行政院下令自十八日起將察省右翼四旗改隸綏省，同時德王未經中央之允許，即將左翼四旗及四個牧羣改爲察哈爾盟，並委卓什海爲盟長。傳十七日發通電宣布獨立，用成吉思汗誕生後七百三十六年爲年號。但此項通電，政府迄未接正式官報，德王已於二十一日電駐京辦事處否認矣。値此謠傳紛紛之際，又忽發生中委兼蒙委尼瑪鄂特索爾被刺事，緣尼氏爲關於察旗問題，經卓什海敦促，於十七日赴張北，與卓什海德王等會作一度會商。德王等於二十二日返滂江。尼氏於二十三日午後二時由張北搭商營之玉臨車行汽車返張，車行至距張北二十里之猴兒山前三里地地方，突由犍處闖出身着便衣之匪徒數人，阻車檢査旅客，迫至尼氏近，匪遂出槍向尼狙擊，尼身中三彈，當即殞命，匪遂遠遁。尼年四十六歲，察作羊羣人，涵漢學，爲蒙旗中有數人才，現任軍政部明安牧場場長，蒙政會委員及六屆候補中委等職。

又傳蒙政會委員吳鶴齡前赴蒙謁德王，有在張北附近蒙地內遇害說。蒙古各旗駐京辦事處接北平電，謂吳遇刺係謠傳，現住德王府中。總之目前內蒙局勢，因受外力壓迫，情勢甚急。此次政府發表處置蒙事辦法，實屬切要之舉也。

川陝黔剿共軍事

三週來各路剿共軍事，以蕭賀一股最爲猖獗，(一)陝北方面毛澤東彭德懷一股散佈安定清澗一帶，圖渡河竄擾晉西。劉子丹一股竄向橫山，猛攻縣城，藉圖破壞榆林米脂橫山一帶交通。(二)黔省方面，自蕭賀由湘西竄來竄擾黔東銅仁省溪石阡等地，其主力已逼近貴陽，乃以聲東擊西之勢，竟由修文竄向黔西大定一帶，圖入川南滇東黔西北交界處。以便乘勢入竄川西。(三)川甘方面，此路匪訊，久已沉寂，廢曆新年後，略有發動。茲將各路軍情略述如次：

陝北橫山吃緊

毛澤東彭德懷自十二月中率部竄抵瓦窰以後，分爲二股，毛彭率一股約七八千人散佈安定清澗一帶，擬由清澗屬黃河西岸企圖渡河竄擾晉西治安，牽制國軍入陝。至劉子丹一股北竄橫山，猛攻縣城，與井師部隊激戰。徐海東一股則於宜川韓城一帶竄擾。

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於二十六日午由西安飛京．下午三時到京，下機後，即往謁蔣委員長，報告陝甘匪情，並請示剿匪機宜。

蕭賀竄擾黔西

蕭賀匪部自由湘西竄入黔後，迭陷銅仁省溪江口石阡等處西竄，湘軍由後尾追，蕭賀乃直由貴陽，蓋黔中軍力此時似嫌薄弱也。中央會令桂軍開黔協剿，桂軍行抵都勻後，因軍用票不通行問題，竟不克前進。蕭賀乃得進陷銅仁玉屏石阡思南江口等縣。賀匪本人於一月十二日抵石阡，蕭匪率部向印江，節節前進，以一部陷平越專員聶洸死之，並佔領甕安，二十六日陷貴定，貴陽戒嚴，匪乃竄修文，向黔西流竄，貴陽轉危爲安。據郭思演一日電報軍情云，潰竄平越股匪，二十九．三十兩日經我軍聯絡郭汝棟．李覺兩縱隊

向匪夾攻，先後於滾波河・龍昌堡・巴茅坡等處與匪激戰數次，斃匪甚夥，我亦略有傷亡，殘匪奔路分向黃尼哨・下堝場・石洞潰竄。三十日午我軍已將平越完全規復，又同日李縱隊司令覺電稱，覺率部本日達老河坪・新黃坪之線，劉向渡馬沫進剿，合圍已成，各部皆在趕程並進中云云。按蕭賀竄向黔西，其目的乃由川滇黔邊界圖竄川西，與朱毛合股。

又黔主席吳忠信奉命來京後，取道粵桂返黔，一月二十八日抵邕，晤李宗仁白崇禧商談剿共匪軍事。

川西軍訊沉寂

共軍在川西自被困於蘆山寶興之間，糧食頗感缺乏。擬過春節後有突圍而出之企圖。三週來前線雖有小接觸，但軍訊甚沉寂。劉湘以蕭賀在黔猖獗，特於四日由蓉飛渝與行營主任顧祝同會商剿滅蕭賀計劃。

教界談話結束各校復課

自華北外交形勢日趨緊張以後，全國學生運動邁起，行政院蔣院長，特於一月十五日召集各地學校校長及學生代表，赴京會談，聽取教界意見並宣示中央方針，此項會談，已於十六日結束。十七日抵京出席會談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及中等學校校長百餘人，發表堅決簡短之重要宣言，其原文云：

我們十八省市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及中等學校校長一百六十四人，茲一致鄭重宣言：（一）擁護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信任政府，並反對任何分離運動，（二）盡力實施切合國難時期需要之教育，（三）保持教育的生命，主張裁制罷課及破壞紀律之舉動。

十八日平津冀魯粵閩等各地學校學生代表，紛紛離京返校。

國難教育宗旨

教部二十九日通令各教育廳局各校院，宣告國難時期之教育宗旨。原令云：國勢阽危，青年鬱悶，近來各省市學生，羣作愛國表示，其動機已爲政府社會所共諒，惜有一部份學校學生行動越軌，以致校紀不克維持，全國教育均感動搖。最近來京各校校長懍於責任之重，曾共同發表宣言，除表示擁護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及盡力實施切合國難時期需要之教育外，並一致以制裁罷課與破壞紀律之舉動爲言，語重心長，可發深省。蔣院長重視教育工作，關懷青年訓練，其本月二十八日院令，對於此種制裁，業有剴切詳明之指示。本部職責所在，自必嚴遵院令，竭全力以維護教育工作，不稍寬懈。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一停經頓紊亂，救亡圖存，均無可言。故毀校決非愛國，其理至明。今後教育方案，爲適應國難時期之需要起見，應如何量加釐訂，本部自當遵照院令，妥愼訂定，惟此種方案之實施，亦必各級學校保持安定之常態，方有宏效可期。所望全國各校校長及教職員，各秉堅定不拔之精神，恪遵院令，執行校紀，務使學校秩序完全恢復，不致再有課業中斷等情事，尤望全國青年羣納感情於理智，從實際下工夫，以毅以恒，效命國家勿爲一時之意氣所驅使，勿受少數缺乏理智者之煽動。須知當前之國難，青年誠爲重視，民族之前途，尤繫於今日青年之肩頭，及時磨練，至爲緊要。除飭遵院令，切實辦理外。爲更詳攄所懷，懇切宣告，由各教育廳局各校院通知。此令。

教部整飭紀律

行政院當局，深慮此次各校學生愛國運動，對于秩序紀律，有所影響，一月二十八日訓令教育部轉令各校廳局，應嚴加整飭，教育部已轉令遵照。原令如次，案奉行政院訓令開，多難興邦，古有明訓，値茲國難嚴重，教育界人士自應指導青年，守紀律，負責任，一德一心，依統一之步趨，爲有秩序之努力，匡救時艱。本院長最近於會見各校校長與學生代表之際，曾鄭重申明此旨。關於政府方針，亦經懇切說明。此次各地學生運動，本爲愛國熱誠所驅使，未幾則不免逾越常軌。一部份學校竟至紀律全隳，教學停頓，自應嚴訂辦法，以資矯正。現寒假將滿，各省市公私立學校，應即按期開課，回復常態，各校校長教職員一致負責誘導學生，納入正軌。嗣後凡不照章受課受考學生，各校概不得給予學績，凡以任何方式妨害學校課業之學生，應立即嚴令離校。校內校外尤不得容許任何團體爲煽動罷課或干涉學校行政或妨碍社會秩序之舉。地方軍政機關查有從事此種煽動行爲之團體，應即予以裁制。凡斯指示，均所以維護教育之生命，亦即所以增厚國家之力量。教育部應督促教育廳局，各校校長教職員；各省市政府，應督飭所屬軍政機關，各依其職責，嚴格執行，勿稍依違。至爲適應國難時期之需要起見，教育方案應如何酌加釐計，着由教育部迅速妥愼辦理，除分行外，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屬遵照，此令。等因奉此。合

亟令仰校當局遵照，並轉飭所屬公私立學校一體遵照此令云云。

平津各校復課

平津各校，自去年十二月初旬以後，即宣告罷課，或提前放假。一月十九日下午，北平學生聯合會召開執委會，議決，(一)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二)各校開學時，各同學一律復課，但要求校方施行非常時期課程。同時津市各院校，亦因以前提前放假時，曾決定二月一日開學復課。各院校長由京返津後，即分別到校籌備。北平各大校，均已于二月一日開學，惟正式上課日期，各校規定，並不一致。清華燕京兩大學，已於三日上課。北大平大，學生已陸續返校註冊。至津市省立私立各院校，亦均已于一日開學。惟國立北洋工學院方面，則不幸發生風波，致未能如期開學。

北洋學院風波

一月三十一日，北洋工學院留校學生，因不滿該校當局指派赴京之學生代表，突將赴京代表之被褥什物盡行焚燬，學校當局據報，乃將其主動份子扣留，並報告公安局，公安局長劉玉書乃特派保安隊數十人，馳赴該校，帶走學生劉瑩等十二人，迄一日晚七時，始全體釋放，當學生憤激時，該校總務長徐澤昆及註冊課主任崔某，曾被毆擊。事後學校當局與學生兩方，各向報界有所聲明，互相責難。學生方面，並于三日下午招待新聞界，報告風波始末，一面並電兩京教育部，有所請求，同時要求教授合作，決于八日復課。又該院當局，亦已將此次風波經過實況，電告教育部，請核示辦法，並請派員蒞津視察，主持執行部令。李院長書田並以未能納學生於軌道，罪已訓導無方，電請教育部予以免職，並嚴加處分，以慰被毆傷之職員云。

俄「滿」邊境情勢緊張

自新年以來，俄日關係益趨緊張，於日軍策使下之「滿」軍，迭次侵略外蒙，均被蒙兵擊退。

伯力審訊白俄間諜

一月二十六日塔斯社公布一月二十日伯力軍事法庭審問二十一間諜與別動隊之案件。此項犯人係受坐落滿洲某國政府之軍事使團之命，在遠東區境內活動者。大部係去年八月九月及十月自外國遷入，以從事於偵察並在烏蘇里與濱海省樹立間諜機關及實行別動行為，在三家溝之外國軍事使團供給此項團體金錢及武器，以為別動隊之活動。被告中之卓著者，為哈爾濱白俄兵組織之一首領僑民塞米奧諾，所有被告皆承認犯罪行為，並詳述其間諜與別動隊之活動。被告劉深多(譯音)，受審問時謂彼被坐落滿洲一邊境單位之一幹部員名三野者，遣送過境，為滿洲在蘇俄境內情報邊境單位幹部之一員。三野之名，幾屢次在所有受問人之口供中提及，受問人謂三野在三家溝指揮蘇俄境內之別動隊，並與彼等武器及命令云。審判結果，伯力軍事法庭判決槍斃五名間諜兼別動隊，其他被告判處各期監禁。益加證明日方對俄關係之緊迫程度。

滿方變兵逃入俄境

旋於三十日路透社莫斯科電，又傳來一驚人消息，即據伯力電訊，「滿」兵百餘人攜帶軍械，昨入俄國格羅地科伏境內，請求保護。據其隊長稱，該隊反抗日當局，並殺死日軍官四人云。俄當局當將入境「滿」兵解除武裝而收容之。另據塔斯社二十九日電公布；據伯力報告，一連全副武裝之「滿洲」兵今日在格羅底科弗郡越入蘇聯領土，並請求收容。連長名周定蘸（譯音）為「滿洲」一尉官。據云，彼連今日背叛日本當局，以抗議日本之佔據滿洲，在營房衝突時，擊斃四日本軍官，該連共一〇四名士兵，四無銜下級軍官，一尉官過境，彼等已被解除武裝，並安置於蘇聯領土內地。自彼等取下二輕機關槍，一一一枝步槍，二自來得，二勃朗寧手槍，並子彈，檢查在進行中。至三十一日復傳在該邊區發生俄日軍之衝突。

俄日軍在邊境衝突

據莫斯科三十一日塔斯社電，伯力訊，一月三十日白晝，蘇聯邊哨在格羅底科弗區距邊界三公里蘇聯領土內，發現四便裝不知名之日「滿」人，當擬加以逮捕時，此四日「滿」人即行開槍。同時，有兩組共三十人之武裝日「滿」人出現，亦行開火。正戰鬥時，自蘇聯邊哨營來二十五補充兵，始將侵入蘇聯領土之日「滿」人擊退至邊界處。同時又有日「滿」部隊到達蘇聯領土地內肇事地點，總計侵略人超過一連之衆。當戰鬥時，時有徒手搏鬥發生，結果日「滿」人被迫退入滿洲境內。一月三十日蘇聯外交副人民委員長斯提蒙尼亞科夫，關於此事，向駐莫斯科日本大使太田提出一堅決抗議。同時據長春一日電，關東軍司令部亦發表公布，稱「滿」方

駐衛山之邊防哨兵受蘇俄煽動，發生譁變，日「滿」軍於上月三十日在二十一號界牌地方與變兵接觸，曾在所遺尸體上搜獲蘇俄所製之防毒面具，並發現蘇俄兵士尸身。該公佈又稱，日「滿」軍於接到叛變消息後，即於二十九日將綏芬河以北邊界封鎖，翌日下午首與變兵接觸，變兵曾擬逃出俄境云。

遠東紅軍重要聲明

蘇俄方面聞關東軍所發之公告後，即由特種遠東紅旗軍於二月二日交與塔斯社伯力訪員發表以下之重要聲明：

今日吾人接到日本關東軍總部發表一公告之消息，該公告謂：第一·「滿洲國」步兵第六十五團一邊境連之叛變及越入蘇聯國境，乃由『蘇聯鼓動』所致，第二·謂由日「滿」軍隊侵入蘇聯領土，而召致一月三十日在蘇聯領土上在米斯東利西科夫山口之衝突，乃係日「滿」征討隊與「滿洲」叛兵在「滿洲」領土上之『戰爭』，同時在『殺傷』之若干叛逆中，並發現一蘇聯士兵。特種遠東軍總部茲宣言，關東軍總部之該二項聲明，全係捏造，其目的乃在隱藏該「滿」連叛變之眞像於公意，並掩飾日「滿」軍隊對蘇聯領土之挑釁攻擊。特種遠東總部完全承認塔斯社一月二十九日關於「滿」兵一連越境入蘇聯領土，及一月三十日關於日「滿」軍攻擊蘇聯領土二報告之正確。特種遠東軍總部尤特別承認越境入蘇聯領土之「滿」連立被繳械，並安置於遼遠蘇聯內地之伏羅什羅夫之中，故決不能參加與日「滿」兵之衝突。全世界即關東總部亦在其內，皆知蘇聯軍隊以誠實有訓練之態度，履行蘇聯政府之指示，貫澈其一貫不屈之和平政策，及其國聯義務之嚴密遵守，皆知蘇聯軍隊侵犯外國領土之可能性之決不可能，謂蘇聯曾指揮而經越境並即在越境前尚在日人指揮下之邊境兵之報告，亦顯係胡言。關於此「滿」連之叛變，謂係由『蘇聯鼓動』所致之報告，此僅能明瞭中國人民及地方「滿洲」軍隊對於日本之眞正心理之人微笑而已。此種聲明之價值及其與事實之全盤不符，亦可於下列事實看出，即日軍代表最初宣言「滿」連逃入蘇聯之消息，乃係『捏造以爲宣傳之用』。更進一步如塔斯社一月三十日所報告，一月三十日並非叛變之「滿」邊境連與紅軍士兵越入「滿洲國」境，實乃日「滿」兵在米斯東利亞科夫山口區中侵入蘇聯國境，並在蘇聯邊防軍堅強排擊後退回。復據特種遠東軍總部接到報告，在蘇聯領土距邊境一公里半衝突地點上，發現二日本步槍，附子彈一百二十粒，若干空子彈殼，一日本手溜彈，一日本軍裝，附有字母之領章，一日本鋼盔，機關槍零件及其他日本軍用物件，特種遠東軍已將此一切物質證具封存。日「滿」兵擊斃三蘇聯邊防軍，傷七人，紅軍士兵斯基必茲其失蹤，該兵顯係即關東軍總部公告中所提及之「擊斃之蘇聯兵」。特種遠東軍總部茲宣言，在二月一日午時同地，日「滿」兵又企圖侵略蘇聯領土，二日「滿」連行近邊境並據險要，隨遣一哨隊至蘇聯境內，但爲蘇聯邊防軍擊退，並遺一尸於吾人領土上，日「滿」兵挑釁攻擊主要目標之一，顯係企圖強力追回叛變之「滿」連。又一附帶目的，則爲不顧一切犧牲，以虜去至少無論生死之一紅軍士兵，以期得一「實質証據」。日「滿」當局及關東軍總部之謊言與挑釁，對於蘇聯公意及特種遠東紅旗軍總部已不新鮮。涉於特種遠東軍及蘇聯之事實與誹謗，在過去數年中數見不鮮，遠始於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舉一例以明之已足，一九三二年，彼時之日本陸軍大臣現爲關東軍司令之南次郎大將，誹謗紅軍，謂曾供給軍械與馬占山將軍之抗日軍，但實際皆知，經證具證實此項供給馬將軍及其他抗日將軍之軍械者非他，乃大連之日商也。自彼時以後，關東軍即以其誣蔑之公告獲享世界大名，在此種公告中，彼等不但扭曲一切因日「滿」軍事當局挑釁行動之結果，而發生之各種邊境事件之眞義，並且肆意宣佈關於蘇聯及蘇聯之軍隊，蘇聯之領袖之極誕妄極荒謬之捏造，特種遠東紅旗軍總部現準備給與任何不偏袒負責就地調查之委員會，以充分幫助以期闡明近在「滿洲國」邊境上發生各種事件之所有情形，包括今年一月二十九日及二月一日之事件。

日方開會籌商對策

又據日本同盟社莫斯科三日電，蘇聯政府三日以遠東軍司令部之名，聲明關於處理邊境紛爭之方針，提議任命公正調查委員會。一般推測，蘇聯政府所稱爲公正委員者，係指不包含當事國之第三國調查團而言。因是陸軍省發言人於四日對路透社記者宣稱，對蘇俄遠東軍總司令部建議將俄「滿」邊境衝突事提交公正委會審查，堅決反對。並謂祇須俄軍退出邊境區，或將邊界線明白劃定，則邊境衝突即可避免。同時外陸海三省四日午舉

行聯席會議，攷慮改善東境俄「滿」邊界嚴重局勢方法，及調整俄日關係。

國外

英王薨逝新王登極

英王喬治五世，於上月初在山林漢宮休憩中，偶攖感冒，遂患喉管炎，嗣引起心臟漸呈弱象，醫治罔效，卒於一月二十日夜十一時五十五分薨駕於山林漢行宮。享年七十一歲，王治英凡二十五年，在位期中，正值歐戰發生，王表率王族，戮力國難，卒使戰爭獲得勝利。英王薨逝之噩耗傳出後，舉世哀悼，我政府林主席即電英太子威爾斯親王致唁，並通令全國下半旗誌哀。威爾斯親王係喬治之長子，名愛德華流藻，依憲法之規定由內相西門與其他攝政院員共請即英王位。二十一日晨十時在聖雅各宮正式即位，號愛德華八世。新王行即位禮後，即接見包爾溫首相，上下兩院議員，於當晚六時，均集於國會，宣誓忠事新王。

即位宣言

二十二日，新王即位宣言，分在聖雅各宮與皇家交易所前宣讀，全文如下：「喬治第五陛下，恩澤普被 光被四表，茲承帝召，遽然宴駕，所遺大不列顛與愛爾蘭王位依法應完全傳授於哲嗣愛德華王子。茲由政教兩界貴胄暨樞密院，文武大員，倫敦府尹以及倫敦紳耆與平民，異口齊聲，詢謀僉同，宣布愛德華王子於前王崩殂後，繼任合法君主。謹上尊號爲大不列顛，愛爾蘭暨海外各自治領國王，護教君主及印度大皇帝。余等謹矢忠誠，服膺王室，並敬祝國王愛德華八世蒙帝之庥，永享神祚。」二十三日新王在議會頒布勅令，宣布前王晏駕。嗣由首相包爾溫宣讀慰唁案，並表示效忠新王。後即延會至二月四日再開。

前王喬治五世之遺體，於二十三日晚，移抵亞寺大廳，正式受弔。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奉安於溫德梭陵地。

外交活動集於倫敦

英王喬治五世薨逝之時，恰值歐洲各國間關係緊張之際。第一爲德國在萊因河非武裝區內秘密設防，準備攻法，引起法國駐柏林大使彭賽，於一月十一日訪德外長貝維 ，警告德國勿於萊因不設軍備區域有所行動。謂「德國如圖在該區域設置軍備 ，則法國將取非常重大之軍事計畫。」貝維當時之態度，雖頗爲謙抑，但反益增法國之不安。第二爲英國公布與法，希，土，西班牙及猶哥各國成立地中海互助協定，互相保証受攻擊時取一致行動之事。此事除引起義國之抗議外，德國認英法此種軍事協定係違反洛迦諾公約。因是歐洲各國間之綜錯關係咸集中於倫敦。各國重要當局趁參加英王奉安典禮之便，遂紛集於倫敦，以作外交上之活動。計先後抵倫敦者有法總統賴伯倫，法外長佛蘭丁，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德法外長紐拉特，比副總理史泰漢堡，匈牙利外長加尼亞，羅馬尼亞外長蒂杜樓斯哥等。於英前王奉安後均依次受新王延見，並各分訪首相包爾溫及新任外長艾頓作政治上之重要談話。各要員在倫敦約留五六日始各歸去，一部分國家代表則再集於巴黎，商訂中歐公約問題。茲分述於次。

法極注意萊因問題

法國政府最關切者爲德國之非武裝地帶問題。拉佛爾辭職前，曾探詢義國，謂如德國不遵守非武地之責任，將採何種態度，義國曾有滿意之答覆。謂關於此事，義大利將維持羅迦諾條約。義軍遠征東非者，僅七師之衆，故尚有餘力。法新外長佛蘭丁目前所急切欲瞭解者，爲英國對此問題之觀點。二十八日佛蘭丁由溫德梭參加奉安典禮後返倫敦發表談話，謂余雖會與英外相艾頓舉行談話，但均爲尋常訪問性質，亦會乘便將關係國外部各項問題加以討論。是日午後訪晤商務大臣侖錫曼，對各種經濟問題交換意見，而尤注意國際貿易問題。

德代表與艾頓詳談

德外長紐拉特二十八日與英外相艾頓舉行談話，據哈瓦斯電訊：紐拉特曾再度說明義亞爭端若一日不能解決，則德國對於天空公約，即一日不願進行談判。同日國王愛德華八世於宴請外國元首之後，即在白金漢宮延見紐拉特，舉行長時間談話。據英國消息靈通者言，德外長紐拉特與外相艾頓進行談話時，紐氏曾向艾氏申說，德國並無違反羅迦諾公約之意，此項公約，自德國視之，實乃保障西歐和平之必要工具。至萊因河兩岸經凡爾賽和約劃爲非武裝區域，今後德國是否在各該處恢復武裝，紐氏雖未證明

有所保證，但英國外交界以爲德國不欲尊重羅迦諾公約則已，苟欲加以尊重，則凡爾賽和約關於萊因河兩岸非武裝區域之條款，曾由該項公約加以保證，自當加以遵守也云。

李維諾夫之活動

蘇聯外委李維諾夫三十日午應艾頓之約，赴渠私邸便酌，同席者有陸相古柏與蘇聯大使邁斯基等。席間李維諾夫向艾頓申說德國擬在萊因河兩岸非武裝區域重行設防，其軍備工作，業已將近告竣，此事殊屬危險。此在艾頓並未加以否認，但謂德國現若違反凡爾賽和約關於非武裝區域之條款，則英國尙不能採取積極態度。英國最後態度究將如何，將視法國態度爲斷云。午餐既竟，越半小時後，李維諾夫即晉白金漢宮，覲見國王愛德華八世，歷時四十分鐘始畢。李維諾夫出白金漢宮後，嗣又與首相包爾溫會晤。此外蘇聯陸軍副委員杜恰基夫斯克隨同李維諾夫來英，參加故王奉安典禮，於三十日晚訪問陸相古柏與航空大臣李斯特。杜氏留駐英國約一週之久，與英國總參謀部人員會晤，並參觀英國兵工廠。

小協約國間之問題

匈牙利外長加尼亞，二十九日午與英外次文西泰同席就餐，午後先後往晤首相包爾溫，外相艾頓。三十日覲見國王愛德華八世。據倫敦匈牙利人士所知，加氏與英閣員談話之際，曾將奧匈兩國與小協約各國互相提攜之問題，加以討論。大抵此際匈國對奧國與小協約各國互相接近之舉，已不復如前之一概敵視。以爲小協約三國之間，當分別而論，即奧國若與捷克在經濟上互相提攜，或亦可以贊同。惟對於該國與羅馬尼亞暨猶哥斯拉夫兩國相接近一層，則尙難接受云。

巴黎繼續外交談話

在倫敦各國要員進行之外交談話，二月一日起復移至巴黎進行，法外長佛蘭丁自清晨，即先後接見蘇俄外委李維諾夫，羅馬尼亞外長蒂杜樓斯哥，猶哥斯拉夫閣員布里克，均曾有長時間懇談。羅馬尼亞國王加羅爾午應賴伯倫大總統宴請，席間並有蒂杜樓斯哥，羅國陸軍部長，駐巴黎羅國公使，及法總統薩勞，外長佛蘭丁．陸軍部長莫蘭．海長畢特利．航空部長迪艾．不管部閣員保羅彭考．外交部秘書長勒熱，宴後羅國王加羅爾復赴賴伯倫大總統會談多時，同時法羅兩國閣員間亦有重要意見交換云。至法俄兩外長談話之內容，談話主題係歐洲集體安全制度之組織，緣蘇俄目前所關切者，厥爲在國聯範圍內建樹普泛之安全制度。關於俄法互助協定之批准案，衆院定十一日提出討論，蘇俄人士對此自屬甚表滿意。亦可見李維諾夫與外長佛蘭丁及英國外相艾頓談話結果，業已證明三人見解完全相同云。

法國內閣改組

法內閣不管部閣員赫里歐氏，因制裁義大利之侵阿事件，不滿於拉佛爾所取之保守政策，於上月十七日謁拉佛爾辭去閣席，並拒絕充任急進黨候選總裁。以是隸屬急進社會黨之閣員六人，亦不得不同時引退。十九日急進社會黨舉行大會，決定全體辭職。二十一日拉佛爾自日內瓦返巴黎後，得悉詳情，於二十二日舉行閣議，接受閣員辭呈後，即轉向賴伯倫總統提出總辭職書。新內閣乃由急進社會黨之參議員前任總理薩勞奉命繼任，而請前總理佛蘭丁爲外交部長。薩氏完全擁護國聯政策，佛氏則極端親英；其他財長雷尼克，表示仍維持佛郎，陸長係摩林，海長畢特利，不管部閣員彭考。維也納官塲對於新閣一般咸認爲滿意，以爲今後英法兩國將愈益密切合作，同時法義關係亦必維持友好，因佛蘭丁係法義協定簽字時之法國總揆也。

各黨對新閣之態度

二十三日參衆兩院各政黨黨團皆分別開會，對新政府各有所決議。

㈠急進社會黨黨團所屬各議員，舉行全體會議，通過決議案，謂新政府之大政方針，如能包含下列諸點，則該黨黨團準備參加之。即（甲）保障佛郎價格，以防止投機（乙）保障公共自由，以排斥具有軍事性質之政治團體，（丙）秉承國聯原則，並在國聯範圍內重指外交政策。當由該黨新黨魁戴拉德晉謁奉命組閣之薩勞，以此決議案面告之。

㈡中央派民治同盟所屬各議員，舉行會議，由前總理佛蘭丁主席，力勸各議員對於政局毋取強硬態度。當經通過決議案一件，對前總理拉佛爾爲國宣勞，表示感激之忱，對其他政黨不顧大局軼出議會政治之軌範，掀起閣潮，嚴詞申斥。惟對未來內閣是否合作，或予以援助，則暫緩決定。

㈢右派共和民主聯合黨所屬各議員，舉行會議，通過動議案，謂此由

激起政潮者，現謀諉卸其所担負之責任，又謂關於法國財政·內政·外交政策所宜繼續勿替者，厥唯前總理拉佛爾所行之政策。又國會中央右派共和陣線所屬各議員舉行會議，通過決議案，謂政黨施行陰謀，違反憲法條欵，致使前內閣因而瓦解，實堪痛恨。又謂該黨之所欲贊助者，唯以國家為前提之政策。

薩勞內閣施政方針

三十日下午三時衆院開會，由薩勞總理出席宣讀新內閣大政宣言書，內容擇要如下：

外交政策

關於外交政策之一段云，法國二十年來所採取之外交政策，本政府務當堅決遵循對於下列二定律，決不有所更張，即㈠遵守國際條約所明定之約束，以維持和平，㈡按照國聯原則，以發展集體安全制度。是故在國聯庇蔭之下，與在友好諒解精神之內，凡足以使義亞爭端便利且迅速解決，使人類慘殺之敵對行動迅速終止者，本政府定將竭其全力以贊其成。吾人與各國之間，輯睦邦交，不論其為比國，小協約諸國，義大利，波蘭，蘇俄或英國，其唯一目的，為在國聯範圍之內，維持和平，並組織和平制度，絕不欲藉此以自圖利益。至於英國與法國和衷共濟，則尤為歐洲和平之主要保障也。共和主義之法國，具有實現歐洲廣泛的諒解之誠意，現已準備與愛好和平之各國互相接觸，而尤望德國亦具有和平之誠意也。

內政問題

關於內政之一段略謂：新政府具有妥協性質，同時對於共和制度仍將維護不懈，其所抱計畫，至為廣大，而其主要任務，則為主持下屆衆院選舉，務使此項選舉獲得種種保障，即政府將持以正直不偏之精神，並尊重投票與輿論之自由是也。至在經濟方面，則政府務必振興一切經濟活動，俾得改善財政狀況，蓋欲保障法郎之地位，財政狀況急待政府加以整頓也。

行政大綱

結論謂：政府所採政策，其大綱約如下列數端：即㈠公民享受和平，㈡全國人民嚴守紀律，㈢使國家法律具有最高之權力，蓋惟有公共治安與街上秩序獲得尊重之後，復興事業之物質上與精神上各項條件，始能實現也。國家之威權，惟政府得掌之，保障公民安寧之軍警，亦維政府得以調動之。政府以維護法國無上利益為職責，對擾亂安寧者，將加以禁止，其有破壞安寧者，將予懲處。此項職責，決將嚴格履行，不稍隕越，凡屬共和主義者，必能為政府之後盾也。最後薩勞申請全國人民持以鎮靜，勿作任何冒昧行動，否則不僅國內發生擾亂，即外患則亦相繼而來，可不慎哉云云。

海會告一段落

倫敦海軍會議，自一月十五日日本聲明退出後十六日下午三時半，仍由四國代表繼續開會。首由主席英代表孟塞爾朗讀日本退出海會通告文，次則以主席資格，提出非正式回答文，請各國代表陳述意見。滿場一致通過。主席至此，遂宣言日本全權退出會議之善後手續已完備。惟覆日本代表函中，表示請其以旁聽員資格繼續與會。同時海會之地位亦絕不因日本之退出而變更。於日代表退會問題解決後即討論英法義三代表部之建艦通報案。當場一致通過關於造艦程序應事前互相通告案。十七日再開會決定由英美法義各派兩員，坎拿大，印度各派一員組織技術委員會，負責研究細則，起草方案。嗣後因英王喬治逝世及奉安，會議暫告停止。至二十九日復開討論質的限制問題，日方亦派員列席旁聽。會中由孟塞爾提出限制戰艦型之具體建議，結果因法義兩國對于縮減之艦數不滿，遂議決將此案提交技術委員會審查。三十日技術委員會開會，將造艦程序互相通知及交換情報之辦法協定草案通過，製成報告書，送交總會。三十一日總委員會開會，照原案通過，至關於質的限制問題另組技術委員會，負責研究及製作報告，該會定二月三日起即開始工作，總會則俟報告書製就後再開，遂宣佈休會。惟關於質的限制問題，彼此間抵觸之處甚多，故討論之際勢將引起困難，延會之期亦必較長。因此於造艦通告協定案成立之際，亦可視為告一段落云。

造艦通告協定內容

倫敦三十一日哈瓦斯電，海軍會議總委會對於造艦程序先期通知及交換情報辦法，協定草案，頃已通過，其內容規定：㈠簽約國造艦程序，當在每年之一月一日至五月一日間通知其他簽約國。㈡關於各種軍艦之特點，即噸位·速率·備砲口徑及其數額·高射砲口徑及其數額·魚雷放射管·飛機出發及降落之甲板·助飛機用發之飛行器及所載飛機數額，最後三項專指

航空母艦等等，均須交換情報。㈢建造軍艦，當于通知期限屆滿之後，始可動工，易言之，即通知之期，若爲四月，則最遲可於九月一日動工建造，又每一軍艦于安置龍骨及完工之時，均當分別宣告。㈣簽約國於宣告造艦程序之後，若在此四個月內對于已定之程序有所變更，或任何一國對于某一國之造艦程序提出異議之時，則各簽約國得由外交途徑互相諮商，惟諮商與否，恐應各國自便，並無強制性質。㈤簽約國若購從新艦，不論其是否爲全部分或一部份完成者，亦當以關於該艦之情報供給其他簽約國。此一條款，特別係爲次要海軍國家而設，以其他加入英法義美四國協定故也。㈥簽約國若爲非簽約國代造軍艦，亦當向其他各國宣告之。

質的限制案之內容

關於質的限制之討論，英代表孟塞爾於二十九日海會第一委會中所提之限制戰艦型之具體建議，共內容爲㈠主力艦以三萬五千噸與十四吋口徑砲爲最高限度，而附以再減去二千噸或三千噸之可能性。㈡飛機母艦以二萬二千噸以六吋半口徑砲爲最高限度。㈢萬噸巡艦暫時停造。㈣小巡艦與驅逐艦併爲一類，以七千五百噸至八千噸與六吋半口徑砲爲最高限度。此項提議，志在應付由非簽約國建造驅逐艦而起之困難。㈤潛艇以二千噸與五吋半口徑砲爲最高限度。美法義皆接受上述提案，作爲此後討論之根據。惟法義二國主張戰鬥艦之數，何須縮減，法國建議以二千五百噸爲最高限度。第一委會在此乃決定將質的限制問題提交技術委員組審查，並由技術專家開始研究與質的限制有關之各問題。以上爲路透社訊，另據三十日倫敦電訊：法•美•義三國代表對此案提出重要保留條件，美方似將堅持主艦裝置十四吋徑砲位，將噸太小，應遵照海約所規定之十六吋徑。另一方面，法將不承認主艦最大噸位永限爲三萬五千噸，關於砲徑一點，法義主張應減低至十二英寸。關於A級巡艦，法義代表國恐亦將提出反對。足見關於質的限制，距離妥協尚遠。三十一日總委會開會時，遂決定另行組織技術小組委會，於二月三日開會，俾就下列問題草擬報告書，㈠各艦類之定義，㈡各種戰艦之標準排水量，㈢各爲戰艦服務最高年齡，未來海軍條約之質的限制辦法。總委會並宣告海會將俟技術小組委會擬就報告書後，再行開會。

三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一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五年二月四日止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

▲南京學界談話會終了，百餘校長發表鄭重宣言。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蔣夫婦乘飛機抵杭。

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

▲胡漢民抵香港。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

▲英王喬治五世薨逝。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行政院通過發行鐵路公債一萬二千萬。

▲日本第六十八次議會解散。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蔣自杭乘機返京。

▲須磨入京傳達外務省意見。

▲外部聲明否認贊同廣田三原則。

▲英新王愛德華八世登極。

▲法拉佛爾內閣總辭職。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候補中委兼蒙政會委員尼瑪鄂特索爾在張北被狙殞命。

▲駐奧公使劉崇傑遞國書。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迎胡代表葉楚傖等返京覆命。

▲法薩勞內閣組成。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國府明令組設綏境各盟旗自治政委會。

▲胡漢民入廣州。

▲日陸軍武官磯谷謁蔣，作歸國談話。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張學良抵京謁蔣。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參謀本部次長就職。

▲迎胡代表葉楚傖等返京。

▲中日貿易協會成立。

▲李滋羅斯晤日武官磯谷談幣制問題。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一二八四週年各地舉行紀念。

▲英王喬治第五奉安。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有吉入京訪張羣辭行。

▲國府贈有吉紅色大綬采玉勳章。

一月三十日　星期四

▲國府明令甘省府改組。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有吉謁蔣，蔣設宴餞別。

▲井岳秀誤傷斃命。

▲比使紀佑穆謁張羣。

▲京平電話通話。

二月一日　星期六

▲財部發行統一公債及復興公債。

▲禁烟總會開首次大會。

▲日本松田文相逝世。

二月二日　星期日

▲駐華西公使依頼谷抵滬。

▲日磯谷武官返抵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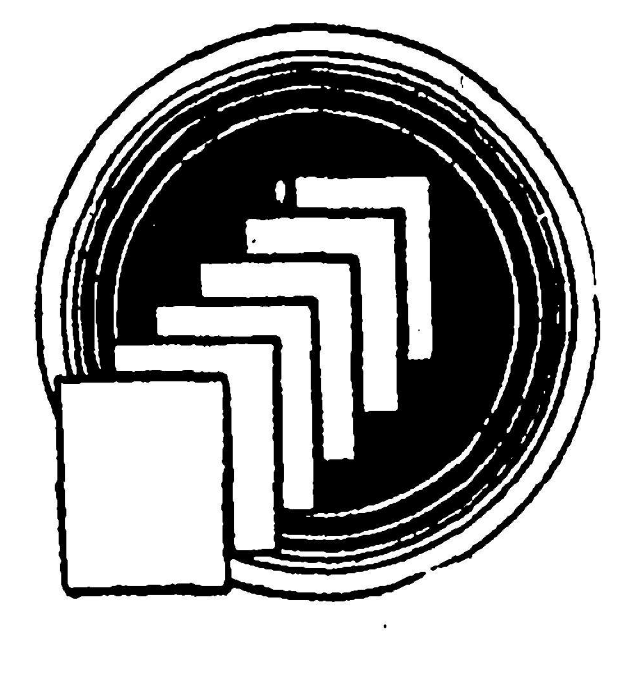
二月三日　星期一

▲德王電京否認獨立。

二月四日　星期二

▲行政院通過許世英使日，顧維鈞升任法大使。

▲行政院通過統一債券案及改組中央銀行。



論評選輯

鐵路建設公債之發行

前日行政院決議，由財鐵兩部發行鐵路建設公債一萬二千萬元，以為興築湘黔川桂鐵路幹綫及補助平綏正太膠濟等路展長舊有路綫之用。此為中樞改造後在經濟建設上第一重要計劃，亦為政府多年空前未有之舉。察國人平日，往往以為自力不能發展鐵路，因築路動以千萬計，財窮如此，焉能勝任，此說也，玉南鐵路之成已破之，自有此次行政院決議之發表，而自力建設之信念成矣。政府此次計劃之詳細內容，尚未公布，其募集公債之方策，亦未披露。惟可斷言者，行政院決議之日，即計劃業已完成與確定之日，中政委會通過後，即將實施，其絕非紙上談兵姑作嘗試，可知也。且以吾人揣度，此次計劃，當係一大系統計劃之一部，將來應事業上之需要，或尚有第二三批計劃之發表。國家公私財力誠有限，然果能善用之，其可資為建設之資金者，尚不止於此次之一萬二千萬，無疑也。

此次計劃，注重西南幹路，此為近年各方面所渴望者。誠以西南交通最艱阻，其需要幹線鐵路最急切也。本計劃中之路線，尚未發表，但可揣想者，當係兩線。其一由湘通桂之線，其又一則為自湘經黔以達四川之線。湘黔川之線，去歲已盛行擬議，即自長沙經湘西入黔達重慶之線。粵漢路今冬完成，而南昌萍鄉間之新路，頃已開工，明年可成，長沙行將為鐵路之中心。一旦湘川路成，則重慶上海間，重慶廣州間，皆可以鐵路連絡，而昨晚成都電成渝鐵路，已另有計劃，是則精平漢粵漢之南北幹線，與川湘浙贛之東西幹線，而全國交通狀態一變矣。尤其大江以南之陸上交通，全為一新局面矣。此川湘線之所以重要也。此次計劃，特提及湘桂。路線如何，尚不可知，惟因財力所限，第一步恐係先全力促成川湘線，而湘桂線次之。至於湘桂線之完成，則不止於桂，或將伸出粵之高雷以出海歟？此亦必築之線，惟目前似尚不足以語此也。

本計劃對於北部舊有路線之展長，晋及三線，曰平綏，曰膠濟，曰正太。平綏展長為包寧線，膠濟展長為濟南道口線，正太展長為滄石線。此皆懸案，有待解決。尤以膠濟已屆贖路之期，該路之展長，與滄石線之興築，為日本方面所促進。鐵部此後，誠能整頓舊有路線之收入，使各該局擔任展長工程，而由鐵路公債內充分撥款，分期進行，其成功皆不甚難，與北部經濟上，自有重大之效益也。

吾人於此項決議所認為遺憾者，為未將隴海之展長，列入補助線中。察隴海展長，本未停頓，西安咸陽間，業已通車，今方進行咸陽至興平武功間之工程。此段總稱為西寶段，即西安至寶雞是也。寶雞以西，則入甘肅境矣。政府於隴海展長工程，向亦注重，然專恃零款，及該局己身之能力，尺寸進展，欲速不得。西咸五十里，費時一年之久，西寶段四百里，是非數年不能完成，通蘭州將在十年後，到新疆，勢將入二十世紀之後半矣。以現時之工程速率推之，則如是也。政府於此路自亦必然不能漠視，惟現既發行鐵路公債，則何不亦列入補助線之內，以促其較速進行？抑另有既定之規劃，不復需此乎？想陝甘人甚欲一知眞相也。

最後，願全國各界重視此決議，應監督並扶助政府，完成此自力建設之第一步事業，凡可以助此公債計劃之成功者，宜羣策羣力以為之。同時

鼓勵政府安善執行其計劃，工程界應總動員，以迅速低廉確實之最高標準，完成其建築，使世界人知中國國民在如此國難中，尙能爲偉大建設，在如此貧窮中，居然不倚賴外援！此則足證明中國國民之有爲，其關係國家信譽者甚大矣。今當舊曆除夕，冬盡春來，國家大局亦然，但期努力自救，絲毫不須悲觀也。

綏境蒙政會之設立

（錄一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國府以二十五日命令公布綏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委會暫行組織大綱十五條，並發表正副委員長及十五委員，此爲蒙旗制度上之一重要設施，其經過與意義，有可言者。

百靈廟之蒙政會，自二十三年成立以來，實際上爲錫盟德王單獨主持之機關，烏蘭察布與伊克昭兩盟十三旗王公，對該會事務，從未積極參與，該會本身，亦甚乏成績，三次會議之議決各案，亦多付空談，未得實施。總之，該會未得西二盟之信仰，亦實未能盡其扶助蒙民進步之責任，則爲社會周知之事實也。自東四省陷後，東四盟隨以俱去，惟餘錫林郭勒之一部分，西二盟則完整，十三旗王公人民，擁護國家，忠誠不貳。二十二年，自治運動之發生，亦德王主之，西二盟只居附議之列，並未積極提倡，尤絕對無與中央政府疏隔之意。十三旗王公，常以綏遠省會爲集會之中心，國難演進愈烈，而漢蒙聯繫愈堅，去夏六月，北平發生外交嚴重事態之日，正十三旗王公在綏遠候何部長應欽集會之日，只以平津多故，何未成行，形成去年痛史之一頁。夫假使地方安全，外患紓息，則西二盟王公人民，對於百靈廟蒙政會，當亦無意脫離，共維現狀；乃不幸去秋以後，北方形勢，日即阽危，察境蒙旗，尤爲緊張。德王處漩渦之中心，而掌政會之樞紐，西二盟十三旗與錫盟本親睦無間，與德王亦毫無扞格，然處此危局，遂不能不急求自保。近旬以來，發生察北六縣之事，綏境蒙民更感恐慌，十三旗王公，至此乃決計籲請中央，許綏境盟旗自組地方自治政委會以爲保境安民之謀，國府二十五日之令，即依各王公之志願而加以許可者也。

是以此次新組之綏境蒙政會之意義，可作如下之解釋：（第一）此事乃出於綏境蒙古盟旗自身請求，而二十五日命令爲滿足彼等之意願。蒙旗之事，習慣上本尊重蒙人自治，況前年既設百靈廟政委會，許蒙人自身處理地方自治之事務，則此次允許綏境盟旗自設地方自治政委會之請求，固爲當然。（第二）綏境盟旗之意，純爲自己負責施行其境內之地方自治事務，別無野心，無作用，消極的有自保之意，積極的無對外之心。（第三）此會成立以後，一切仍照現狀，其與過去不同者只有一點。即綏境各盟旗之意見，將在綏境之會，由綏境各盟旗自身表示，他盟旗或他機關，不得越俎代庖，是也。（第四）從國家全局上論此會有一重要意義。即前年百靈廟蒙政會之條例，異常疏漏，充其解釋，不獨涵蓋西二盟，並且可以包括寧夏及青海之蒙旗，以事實上大多數蒙旗不能，亦不欲，參加工作之機關，而擁此廣泛虛權，是時時有被少數朦混操縱之憂，其危險殆不堪言狀，而此次綏境政委會之設，則足以消滅此種危險者也。

最後願申述吾人之希望：（一）對於政府：盼重視國家保障蒙境之責任，對於各盟旗治安，應一律決心保護。不獨綏境各盟旗此番保蒙保國之苦心亮節，應受國家保障，對於現處危境之錫盟，亦自須極力扶助。簡言之，政府有絕對保障蒙古各盟旗安全之責任，其有困難者，應代爲主持，受危險時，須實力維護。（二）對於蒙胞：望始終堅持團結自保之精神，一方蒙漢共同負責，一方則西二盟與錫盟，綏東右翼四旗與察境旗羣，亦須始終互助。德王爲富有才志之人，當茲危局，亦宜自重。地方自治機關之分設，與蒙漢及蒙人自身之團結合作，毫不相妨，而首忌因分設機關之自擾也。

中日外交前途之展望

（錄一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自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日本有吉大使與外長張羣氏會見於南京，由張氏披陳調整中日關係之意見，二十八日駐日大使館參事官丁紹伋復銜外部訓令，訪問日本重光外務次官，表示中國準備開中日外交會議。消息甫傳，中外注目，乃時逾月餘，迄無進展。近則兩國使命均將更動，談判進行，益無期日；且月來日本方面對於中日外交關係之調整，意見極形複雜，而軍部有力者中，觀點亦復各異。駐華武官磯谷少將日前入京，謁見蔣院長

，退而語人，頗以華方具有誠意爲言，前任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中佐，聞而譏笑之。磯谷叩巴返國，今明可到，據傳中央軍部將候該氏歸抵東京，聽取報告，重擬[illegible]華政策具體案，可知中日外交在目前固在停頓，即在最近將來，亦殊少好望，蓋日本杌隉不安之國情有以使然也。

查一部分人認中日感情有進步，已在一年以前，中經許多努力，實際則一無開展。憶去年一月二十三日日本廣田外相在議會演說，指陳中日關係好轉，希望中國從速安定，願更努力以求其善鄰政策之實現。二月一日蔣委員長發表談話，同情廣田意見，認爲具有誠意，且主張兩國應以信義相見，是爲兩國負責當局披瀝好意，彼此呼應之第一聲。一月二十九日日本武官鈴木中將及影佐輔佐官謁蔣氏於首都，雙方談話，傳頗深入：同時有吉大使亦入京分謁汪蔣。未幾王寵惠氏赴歐，取道日美，有所考察，留東旬日，歷訪朝野要人，對於中日關係之調整，進言甚多，力主雙方應爲和平對等之外交，所獲反響，蓋爲良好，時在二月中下旬間，是又爲中國從事調整中日關係預備工作之第一步。二月二十日汪前院長曾在中常會報告外交，謂廣田一月二十三日在議會演說，與我方主張相近，因特鄭重聲明：『願以滿腔的誠意，以和平的方法與正當的步調來解決中日間一切糾紛。』時蔣委員長已赴四川，閱報於三月二日致電汪氏，表示贊同，謂與彼抱同一見解，是爲中國黨政軍領袖對於日本外交意志齊一之明徵。不幸中國雖有比較統一之中心主張，而日本則軍部外部，意見往往對立，如大使昇格問題，竟露公開互詰之怪象，而五月間所謂河北問題之發動，尤顯示軍權高於一切之畸形。自是之後，廣田對我駐日蔣大使雖有所謂三項原則之提示，而事涉廣泛，自不能輕示承受，其間蔣使一度返國，再返東京，兩訪廣田，一謁首相，凡所表示，皆願得聞日方之具體意見，而日本於此，似終未有以應也。至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外務，大藏，陸，海四部派員協議對華問題，九月二十七日復由上述主管四大臣開會，作成明文，分派岡村少將守島課長等親赴中國各地，向駐在之日本官員，說明中樞意旨，要求協作，蓋從前日本駐華軍人言動，每與中央部不相聯屬，最著者如去年一月四五日關東軍諸將校開會於大連，所持對華態度，與兩週後廣田外相在議會演說中之中日關係，論旨與觀感，完全不同，迨後河北問題，極現緊張，中國忍辱退讓，而多田司令官小冊子之問題復起，東京方面痛感統制之難，始有四省遣員說明政策之舉，實際乃中央向派出人員懇切疏通，懇求諒解，殊不足以言傳達命令。果也，大連上海等處會議之後，事實表現祇有中央爲派出人員之強硬意見所左右，而於中樞牽掣地方之作用，鮮有兆徵，由此益證日本內閣之爲『弱體』，而廣田外相之對華和平政策，到底有『行不得也！』之嘆也。洎後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在五全大會報告外交方針，聲言中國政策爲『內求自存，外求共存。』又謂『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爲和平之最大努力。』聞者感動，齊致贊同。不久改組中央，蔣氏出長行政，立直接負責之衝，示決不躲閃之意，日本於此，似應抓住機會，拿出辦法，逕開談判，一掃糾紛矣；乃新任張外長於十二月十七日雖與有吉大使開誠傾談，而日方態度轉見冷淡，此眞令人惶惑者也。按張氏與有吉談話，內容甚秘，非所能知，惟大體傳聞，中國要求日本開總膽，以決最後之從違，主張外交回常軌，以杜割裂之積習，事屬正當，不容或有異辭，乃日本則始終喋喋於尊重『華北特殊地位』，是認『中滿日特別關係』等等，強行分化作用，忌避整個商談，窺其用意，自在一方造成『既成事實』，以求正式追認，一方延緩開議，以待有利時期，是故冀察局面，如願以償，而冀東組織，仍予卵翼，察北事件，策動成功，而綏晉工作，進行不已。且也，聞西南與中央關係進步，即發威脅兩廣聲明，見北方利用『自治』有效，則宣傳福建亦有『自治運動』，似此分化之策略行使無窮，則外交之折衝，本非需要。加以自脫離國聯以至退出海會高標壯烈，孤立自豪，『正義即力』『力即正義』之思潮，方瀰漫於全國，此際惟高調與強硬論爲有力，則對中國又豈有和平對等之外交可講？恐除無條件與結軍事同盟及經濟同盟，甘爲隸屬而外，難有商量之餘地，是則一年來中日關係調整之呼聲，終將化爲幻滅之悲哀，而中國最後之犧牲，在勢成必然的運命，此吾人所願剖析內幕，促全國上下之猛醒者也。

（錄二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再論外交文件的公開

胡　適

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裏，我們曾向政府提出一個請求：請求政府把那些造成現在局勢的各次交涉經過和交涉結果全數正

式宣布出來。我們當時特別舉出三項交涉：

(1)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停戰協定。

(2)二十四年六月初的何應欽梅津談判。

(3)二十四年六月下旬的察東談判。

在今年一月十五日蔣介石院長召集的全國學校代表談話會上，北平天津的學校代表提出四項意見之中，第一項就是請求政府公布那些造成今日華北局勢的各種交涉文件。次日蔣院長對學校代表和學生代表有長篇演說，其中有一段是答覆學校代表的「公開外交文件」的請求的。蔣院長鄭重申明了兩點：(1)塘沽停戰協定並無秘密條件，只有幾件「申合」事項。(2)去年六月初何應欽部長並不曾和梅津司令訂有何種協定；後來何部長雖然曾寫一封信給梅津，信內只說某幾項事我們均已自動的辦了，此外並無他語。

政府的最高行政領袖這樣負責聲明，當然可以解除我們不少的疑慮了。但我們聽了蔣院長的演說之後，總覺得這些交涉既然沒有秘密的條件，當然更應該公布了。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早日公布上述各項交涉的結果，使全國人民都能明白這些文件的眞相，使對方不能隨便利用這些文件來迫脅地方的當局，或惑亂世人的觀聽。

試舉去年六月初的何應欽梅津談判爲例。第一，我方雖然不承認有任何「協定」，而對方在這幾個月之中時時宣稱所謂「何梅協定」。所以我們盼望政府能向全國全世界正式聲明絕無此種「協定」。第二，據某方傳出的文件，何應欽部長寫給梅津的書信是這樣的：

敬啓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閣下。

何應欽

這種語句（頗像是從外國文翻譯的！）如果是眞的，就不是僅僅聲明某些事項我們都已自動的辦了。所以我們十分盼望政府能將何應欽部長當日答書的原文眞本發表出來，使全國全世界知道究竟當日何部長說了什麼話。第三，「六月九日酒井所提各事項」究竟是些什麼？據某方傳出的文件，梅津的「覺書 」兩個部分：一爲中國方面曾經承認實行之事項，總共有九項；一爲「附帶事項」三條，範圍都很廣泛，意義都於我國很不利。例如其中第三條說：「關於約定事項之實施，日本方面採取監視及糾察之手段」，這是何等寬泛的文句！究竟何部長答覆所謂「均承諾之」（如果是眞的），是僅僅承諾了那已經「承認實行」的九項具體的事項呢？還是連那三個「附帶事項」也一併「承諾」了呢？我們知道政府並不會有承諾這三項附件的意思，所以我們十分盼望政府正式發表我方所認爲定本的全文，讓全國全世界知道究竟何部長當日所「承諾」的是些什麼。

我們聽說，有人主張，這些文件的發表可以使他們成爲正式外交文件，所以還是不發表爲妙。這是很錯誤的見解。這些文件久已被對方引用作正式外交文件了。只有正式的否認其正式性，只有正式的宣布其非正式性，方才可以明定其沒有正式外交文件的價值。如果我們始終秘密，文字隨人便宜稱引，範圍隨人自由伸縮，久而久之，積非成是，將來我們有口也難分辨了！

最明顯的比例就是近日國際宣傳的所謂「廣田三原則」。自從去年九月以來，日本常對世界宣稱中國政府最高當局已「同意」日本廣田外相的三個原則，而我國政府始終不會有正式否認的表示，於是不但全國人都起了很大的疑慮，全世界的人也就都以爲中國政府眞已輕輕的接受了那三個最危險的原則了。直到今年一月下旬廣田外相在貴族院演說，竟明白宣言中國業已贊同這三個原則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才於一月二十二日聲明這話「並非事實」。這個否認是近年來中國政府的第一壯舉，因爲這個否認可以消除一切疑慮，可以杜絕將來一切積非成是的危險。不否認就是默認；只有正式否認可以免得被人指爲默認。

所以我們十分歡迎政府此次毅然否認贊同廣田三原則的壯舉，所以我們十分誠懇的希望政府更進一步，全數公布那些造成今日華北危機的各種交涉文件，並且正式宣布那些部分是政府確已承諾的，那些部分是政府不會接受的，那些是有效的條文，那些只是無效的要求。有效的，政府應該負責修改挽救；無效的，政府應該正式明白否認。

二十五，一，三十一夜。

（錄二月二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國風社選

居士林新紫玉軒 疑盦

一榻。收。兩。山。山翠。涼，可。飲。萬蟲，競。撲。鐙。移鐙。得。酬。寂。蟣危。偏。入。夢。夢味，餘。薄。懍。蜩螗。苦，相。破。倦甚。未，渠。審。夢回。天。甫。曙。霞色。豔，到。枕。峯顱，戴。蔚。藍。肩被。紫。緗，錦。修容。還。奇。麗。媚我。塵。狀。瘦，此夕。復。此。朝，留詩。待。題。品。

李澄園六十生日賦贈 什公

東坡。數。人。傑，恨不，見。范，公。論交。得。堯。夫。廣廣，有。父。風。先朝。中，興。彥，吾鄉。首，文。忠。威名。四。裔，知。一范。在。軍。中。並時。不。相，接。恨與。侶，山。同。季子。飫。庭。聞，才略，何。沈。雄。早登。卿。貳。選。晚狎。漁。樵，蹤。韋平。匪。異。任。惜哉。時。罔，逢。坐令。活。國。手。賓客。謝。不。通。向來。獨，我。厚。此意。非。所。豪。筋力。倘。未。衰。相期。倒。三。松。何當。借，羽。翰。巵酒。與。從容。

重九日攜四兒景瑄孫懷辛登越秀山 鶴亭

兒時。逐。隊。登。茲。山。貪借。重。陽。逃。上。學。強顏。白。髮。作。人師，（今秋勷勤大學聘充經訓詁校勘諸科教授）依舊。逢。辰。始。休。沐。菊坡。已。廢。學。海。非。剩。有。層。樓。恣，瞻。矚，樓前，無。數。木。棉，花。記得。花。時。曾。捉。搦。我攜。辛。似。祖。攜，我。辛後，瑄。行。還，姪，敘。（余十四歲前每逢重陽先祖攜諸叔及余登此山）茲山。於。我。見。五。世一。爾。流。光，眞箭。鏃。固知。宿。世。與。山。緣。垂老。賃。春。偷。山。麓。朝昏。晴。雨。變，萬。千。日。坐。一。樓。飽。眼。福。不尋。蒲。澗。到，白。雲。將止。近。居。便。吾。足。日斜。漸。覺。行。人。稀。價賤。姑，謀，新。酒。熟。

纕蘅寵示九日東山之作步均奉懷 酒廬

黔南。文。物。久。淸。寥。一鶴。聲。閒。振。九。皋。洛社。燕。游。如。昨。夢。霜天。雁。影。又。秋。高。山樓。落。葉。今。誰。埽。鳥海。腥，風。正。怒。號。何日。江。頭。重，握。手。吳歈。絲。竹。尚。能。豪。

九日石遺丈約同釋堪次貢蔭亭諸君登豁蒙樓

有懷纕衡黔中　迪庵

末落何竹負一秋今年今日又茲樓縱無盛會論誰健
猶作詩翁纔是游寺夢重溫宜茗話湖光共賞豁吟眸
料知嘯侶登高處不是棲霞定臥牛（貴陽城東有棲霞山城南有臥牛山）

奉和纕衡先生九日登高元均　梅谷

青雲翹首接虛寥偲韻遙聞徹九皋興誦天南知政美
游蹤縹外有山高萸觴不盡登臨感窮麴應紓急難號
萬里詩筒梅驛到詞壇猶是使君豪

奉和纕衡九日東山感事之作原均　志清

肯把繁雄換寂寥南來詩句滿林皋春明襟酒痕猶濕
妙選淵雲世所高攬勝名山宜獨往鳴秋萬籟有同號
兩京何川頻廻首黃菊清樽到處豪

鄉雲凝望入天寥鶴響隨風徧九皋作士君山須共語
黔靈秋氣與爭高尊前菊酒孳辭醉眼底蒼生尚諕號
爲報里人相慰藉劉郎餘事是詩豪

陳寥士見和辛夷詩賦答　衆異

隔海陳寥士孤吟七字詩避人成躑躅爲我賦辛夷宛
宛心猶在囂囂世豈知書燈最親客吾亦念兒時（君見時書）
（寓外辛夷甚盛詩中及之）

去年因陸廸生報陸丹林手札併識白裂近所感
示丹林　堯生

老去流光到夕陽舊年紅樹幾經霜雲頭青雀無消息
腸斷斑騅系陸郎
一札因風行白裂故人漂泊尚天涯楓橋小泊瀟瀟雨
休向吳孃採藕花

午次姑蘇雨猶未止　一桐

龍井虎邱半日程茶香留舌憶西泠輕車閑世閶門路
處處吳歈帶雨聽

蕙蘭芳引　公渚（歸自青島忽忽秋深憂生閔亂偏觸余懷歌和瑾叔并簡榆生寅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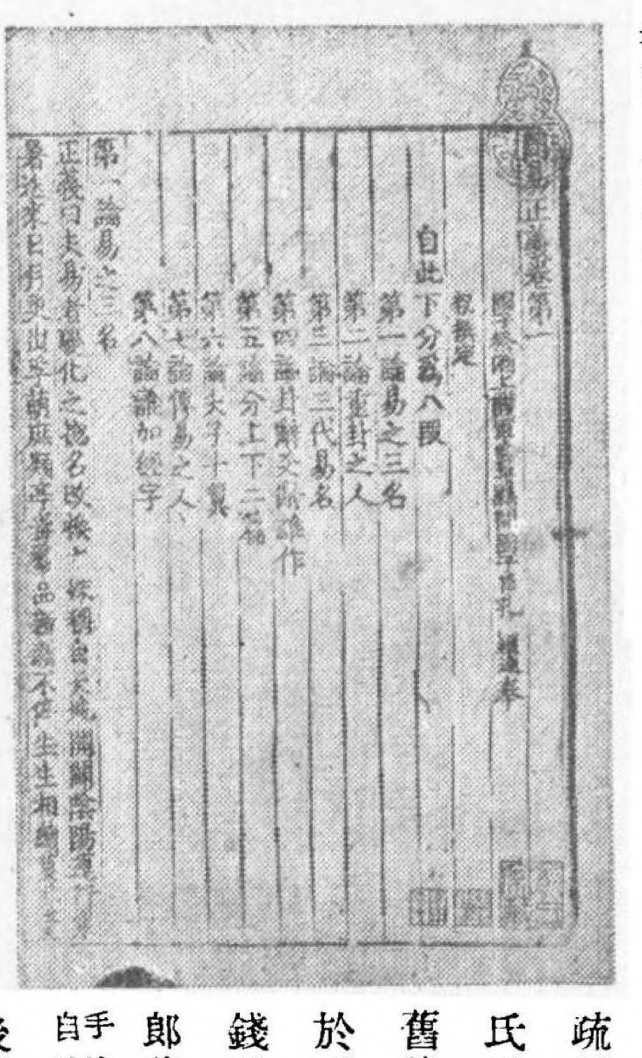
湖海倦遊暫來醉舊時明月正萬籟鳴秋黃葉似人戀
別五更燭炧奈斷夢亂鷄啼徹攪一片鄉心飛入南雲
空闊歸約鳥頭新愁鶉首晴雨鳴咽儘玉柱移宮聊
寫衍波怨悶行藏行處怕歌散雪生事憂坰與歲寒人
說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監本周易正義跋

羣經注疏。以單疏本爲最古。八行注疏本次之。顧單疏刊於北宋。覆於南宋。流傳乃絕罕。就余所見者。尚書正義二十卷。藏日本帝國圖書寮。毛詩正義四十卷。缺首七卷、藏日本內藤湖南家。禮記正義殘本四卷。藏日本身延山久遠寺。公羊疏殘本九卷。藏上海涵芬樓。爾雅疏十卷二部。一藏烏程蔣氏孟蘋家。一藏日本靜嘉文庫。又殘本五卷。藏寶應劉氏食舊德齋。儀禮疏舊藏汪閬源家。今不知何往。合周易計之。存於天壤閒者。祇此七經而已。易單疏本自清初以來。惟傳有錢孫保校宋本。然其書藏於誰氏。則不可知。後閱程春海侍郎集。乃知徐星伯家有之。遺集卷五、丙午七夕、集蔡心友宅、和吳荷屋詩、有兔中徐公今漢儒、手繪泐澤昆侖圖、袖易孤本稱宋初之句、自注云、是日星伯前輩攜宋槧單疏周易、嗣歸道州何氏。最後爲臨清徐監丞梧生所得。監丞藏書夙富。然嚴扃深鐍。秘不示人。同時嗜古如繆藝風。窮經如柯鳳孫。與監丞號爲石交。亦未得寓目。監丞逝世。遺書漸出。余偶訪令子聖與。幸獲一覩。驚爲曠世奇寶。時時往來於懷。旋聞其書業已易主。康君南湖曾爲作緣。以未能諧價而罷。昨歲殘臘。聞有人求之甚急。議垂成而中輟。然其懸價高奇。殊駭物聽。余詗知怦然心動。遂銳意舉債收之。雖古人之劃一莊以易漢書。


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定
自此下分爲八段
第一論易之三名
第二論重卦之人
第三論三代易名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第六論夫子十翼
第七論傳易之人
第八論誰加經字
第一論易之三名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

無此豪舉也雙鑑樓中藏書三萬卷宋刊秘籍亦踰百種一旦異寶來歸遂巍然爲羣經之弁冕私衷寵幸如膺九錫顧竊自維念此書自端拱奏進紹興覆雕傳世本稀沿及今茲更成孤帙若復私諸帳秘使昔賢留貽之經訓前代守護之遺編將自我而沈霾何以告古人更何以慰來者爰郵致東瀛選集良工精摹影印板式若一點畫無訛紙幅標題咸存舊蹟原與東邦覆印書疏聯爲雙璧且俾數百年孤行之秘籍化爲百本流播無窮此區區傳布之苦心當爲海內外人士所同鑒乎


宣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李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
端拱元年戊子十月　日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
參知政事柱國瑯琊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臣王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
柱國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臣李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侍中昭文館大
學士上柱國許國公食邑八千戶食實封
吳郡唐寅藏書

按易疏世行少善本阮氏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者以易經爲最劣瞿氏書目嘗深訾之緣其所據爲十行兼義本書屬晚印補版已多訛奪在所難免自陳仲魚得八行注疏本撰有跋文臚舉勝異斷爲注疏合刻之祖本其佳處自遠出閩中北監汲古各本之上今其書藏常熟瞿氏然於單疏原本迄未嘗見也日本流傳抄本尚多如狩谷望之求古樓藏應永永祿天正三鈔本增島固竹陰書屋藏永祿鈔本澀江全善柳原書屋藏元龜鈔本昌平學藏天正十年鈔本見經籍訪古志中楊惺吾隨使東邦曾收得一本歸國後以贈繆藝風甲寅二月吳興劉翰怡爲刻入嘉惠堂叢書中第以展轉傳寫訛繆觸目深以宋本錮藏不得校訂異同爲恨是此書鈔本行雖行而近世鴻生鉅儒其想慕宋槧殆如飢渴之思飲食焉余得書之後粗事披尋取北監本校之前四卷中凡改定一百七十餘字此外奪失之甚者如觀卦脫去二十四字咸卦脫去八十九字遯卦脫去七字艮卦脫去六字皆賴以補完其關係最要者即本書卷第是也考孔穎達序云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新書志及郡齋讀書志同至

直齋書錄解題。乃作十三卷。且引館閣書目。言今本只十三卷。殿本易疏朱良裘跋。謂廣羅舊本。得文淵閣所藏易疏殘帙。知孔疏王注。分六卷爲十卷。合之韓注三卷。而十三卷自備。緣注疏合刻之始。體例未定。故爾乖違。其說殊爲未審。至陳仲魚得八行祖本。亦十三卷。乃爲之說。曰原本只十三卷。今云十四卷者。殆兼略例一卷而言。其說尤爲差謬。蓋孔氏爲王注作正義。於略例邢璹注。未嘗加以詮釋。何緣併爲一談。今以宋本觀之。第一爲八論。第二乾。第三坤。以迄第十四。爲說卦序卦雜卦。則十四卷之次第。完然具存。然後知朱陳諸君。所由懷疑不決者。可不煩言而解。夫目不覩原刊。而虛擬懸測。以曲爲之說。宜其言之無一當也。至如嘉惠堂刊本。源出東邦舊鈔。又經萩風老人手勘。宜其正定可傳。今閱卷標題。大書周易正義十卷。已爲巨謬。而校記跋尾。敘述各卷編次。又復與宋本差違。殊難索解。若卷尾所列銜名。刊本失載。諒爲傳錄所遺。斯無足訝也。又按此書雕刊年月。取本書列銜與玉海證之。正相符合。玉海卷四十三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今檢視銜名。勘官解損等四人。詳勘官李說等七人。而孔維實爲都勘官。且其後再列銜。維已改書守國子祭酒。疑此數月之中。校書官時有更迭。而維至進書時。已擢守祭酒。故人數與官位。咸有出入。非玉海誤記也。世傳此書爲北宋初刊本。乃據進書題端拱元年而言。茲詳檢卷中。桓構等字。皆已闕筆。則爲南渡後覆雕可知。考玉海載紹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諸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鏤版。十五年閏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請羣經義疏。未有板者。令臨安府雕造。二十一年五月。詔令國子監訪尋五經。三館舊監本刻版。上曰。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雕版。雖重修所費。亦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循是推之。則五經正義覆刊。當在紹興九年已後。二十一年以前。再證以廟諱之闕避。雕工之姓名。刻書之風氣。益可推勘得實。正不必侈言北宋監本以爲重也。第有不可解者。五經正義既爲紹興中葉覆刊。則當日頒行。必遍於各州軍學。以直齋之聞見廣博。爲時不越百年。顧於奉敕重刊經籍。

乃獨未之寓目其所著錄仍循十三卷之失抑又何耶豈其書已佚已不可復得耶嗟乎以宋賢所未見之書而余幸得私之篋笥此甓園所矜爲奇中之奇寶中之寶者（甓園記儀禮單疏語）可以侈然詡之而無愧矣至於流傳之緒可攷見者宋代藏俞玉吾家有林屋山人石澗讀易樓諸印明代藏唐伯虎家有墨記一行入清代則歸於季滄葦有藏印二方延令書目中所題周易正義四冊者是也後歸徐星伯有翁覃溪手跋一則又題一行別有高松堂及莊虎孫二印其人無聞意當在季氏之後徐氏以前矣若夫文字異同當別爲校記訂正刊行俟諸異日乙亥冬至後三日傅增湘識於藏園之長春室中

感事

中直

裂碎堯封到此休。黃農有淚幾時收。橫磨久已嗤前事。自腐何因詡遠謀。爐火僅餘堂可處。病危終覺艾難求。稱臣稱子從新見。無奈燕雲十六州。

北去王雲死未曾。同安方冀冊封膺。空憐國境銷蠶食。莫挽人心兆土崩。蹈海眞當羞苟活。過江猶復說中興。陳東縱觸朝廷恨。爲爾山川壯氣騰。



凌霄一士隨筆（續第四期）

偬如

花朝二首

火中退寒暑，日中暫傾昃。花事甚今朝，老醜變頃刻。大力暗中移，誰能挽之息？桃李門前華，向人作光澤。忍使尊罍空，今朝足可惜。

園秋始有菊，嶺冬始有梅。造物何先後，乃循資格為？彼此若互觀，遲早兩無猜。生機自不息，時至當得之。不信萬卉繁，青陽專其司。群兒豔唐花，火力相攻催。

題畫

樹古雲陰積，磴深石氣寒。知音若可遇，試取鳴琴彈。

初度言懷（三首錄一）

為學豈多言，忠信洵德基。吾觀萬緊叢，悉由浮偽滋。真意苟不存，兩間盈殺機。靡麗習慆淫，揣摩蹈嶔巇。積漸非一日，豈曰非人為？搖搖風中纛，未足喻我思。南山有松柏，終古枝條垂。願言結鄰居，高詠羲農詩。

過邯鄲縣題壁（二首錄一）

富貴安能了此身，難憑一夢謝塵因。如何燕趙今猶昔，不見悲歌慷慨人。

約曾滌生至陶然亭小酌代柬

明日日之吉，及午游江亭。枯葦帶殘綠，高柳垂餘青。我友具筆硯，兒子攜楸枰。行廚稍供頓，芡菱雜葷腥。庶以極諧笑，誰能知悴榮？今我不懽樂，卒卒秋霜零。願言高竚駕，在耳鸝鸝鳴。無為效顛當，雙戶牢蓋

扃。

送朱伯韓侍御歸里

索索雨葉天欲霜，朱子隨雁于南翔。置酒為餞各歎息，我殊無語情則傷。桂林山奇水清駛，大好家居畫圖裏。出舁肩輿入閱史，子為子計誠得矣。年來丹山鸞鳳噤，卑飛斂翼巢深林。銜闕忍饑俟一飽，見者不復名珍禽。閩海一人奮長袂，擂鐘伐鼓聞海內。粵海一人繼其聲，瓊琚大放何能能。二子離立子往參，奄有兩美峯成三。二子翩其竟不顧，每一思之悵烟樹。今子又作黃鵠舉，側身天地奈何許。我亦百鳥之鳴鵝，所值與子同坎坷。塞馬得失豈須較，隍鹿迷離安足多？已矣從子巖之阿，閉門高詠康哉歌。

校陳慶覃雲石初稾為題後還之

君詩卷舒巖上雲，朝暾射映光璘彬。君詩皎皎湘江月，絕底淪漪鑒毛髮。平生襟期杜牧之，罪言一篋情萬絲。揮毫如不用意為，湜籍汗走難庶幾。賤子論交在早歲，同官近復推前輩。形影真看壓蛀連，唱酬況復絲桐契。琵琶拉雜春風手，燒燭同傾薊門酒。萬種愁牢有此檜，三尺喙狂肆談口。此後合離安可知，我去將扶湘上犁。他日相思欲愁絕，松風萬壑對君詩。

四柏行

司徒廟前四古柏，森然布列各殊狀。一株班偉干雲霄，衆條紛敷酌宜當。氣象尊嚴若王者，雍容冠服朝堂上。一株標異在膚理，猙獰詭若纏絲纊。骨節錯鏽中藏稜，勁枝折鐵誰敢抗？其東一株伸兩爪，駁犖如獜不相讓。又如奇鬼欲攫人，伏地偵伺翹首望。迤西一株尤絕奇，皮之僅存無腑臟。首尾至地枝仰撑，其中豁開外健壯。世間萬木總雷同，此四株者儼新剏。吁嗟造物有意無，竚立斯須為惆悵。

放鶴亭

鶴飛去兮何時還，山川悠邈日月閒。湖水不波雲不出，千秋岑宗一孤山。

正月十四夜上饒舟中對月

水淺灘聲沸，沙明月色新。孤舟初泊夜，三載未歸人。荷岸柴門靜，低枝宿鳥親。他時倚虛幌，回首話酸辛。

過歧嶺韓祠榕樹絕大，枝榦扶疏恰蔽祠宇

嶺海東行半是山，百圍榕樹壯邊關。孤根盤結三唐後，直榦高陵百越間。誰假詩篇為異說，但聞陵洞富神姦。蒼茫獨立懸崖影，萬里秋容見鶴還。

途間負擔者多女子作歧嶺曲

鬟側垂青絲，與郎兩肩竝。妍媸待郎定，將郎作明鏡。

十里上藍關，對面相逢笑。雙聲歇入雲，知是龍川調。

六十初度言懷

浮生過眼渺雲烟，秋至俄開六秩筵。白首十年慚報國，丹忱一片許蒼天。入閑老驥思千里，作繭春蠶已再眠。獨肆著編休就問，從頭甲子且重編。

曾經作賦侍螭坳，幾羨青雲客定交。宦海浮沉魚上竹，身家辛苦燕營巢。行藏孰可逃時議，富貴從來等幻泡。但勉兒孫守清白，百年豈負肯輕拋？

忽漫江湖聚亂民，土崩鼎沸太無因。幺麼梗化原非敵，帷幄成謀要有人。滄海即今歸禹貢，諸公努力蒼堯仁。屬纊袴平生志，試擬人間老大身。

世故乘除幻萬重，細觀物變轉從容。風花過去淒迷贊，其夢誰曾一芥狗？壯歲已期劉越石，暮年志趣郭林宗。太平但許餘生見，湘上漁人早晚逢。

追悼鍾小亭舍人

歡會如雲散，無端作鬼雄。名留三極北，氣壯大江東。驕帥心難問，蒼生恨未窮。史祠應配食，蘋藻四時同。

悲張玉田同年

未覺英雄老，焉知禍變尋？蕭騷巫樹暗，慘淡皖雲深。隔歲虛傳札，長途感賜金。蒼茫悲世事，灑淚濕江潯。

蕭均斐然卓然，不愧名作。（佳構尚多，不備錄）郭嵩燾序（咸豐十年撰）云：

往在京師，趙侍御語予曰：頃曾侍郎表章山谷內外集，有羽翼詩教之功。凡為詩，意深語博，屏絕塵俗，惟山谷為宜。其後侍御乞假歸，有出都感事諸作，傳誦一時，蓋變平日和爽清麗之音而為抑塞磊落，因悟向者之

言為自道所得也。侍御既歸，沿淮涉江而南，東遊嶺表，而詩日多。居久之，復還京師，逾年卒。蓋侍御自通籍二十餘年，落拓不適意。為言官，數陳事，中忌諱，益以困窮。始終一節，而所為詩頗數數變，變而益工。中年以後，潦倒人事，乃益發攄，沈潛於山谷以寫其幽窈。信哉，詩之窮人也。然自予少時，見侍御談藝京師，曾滌生侍郎湯海秋農部何子貞太史陳慶覃侍御及凌荻舟孫芝房周荇農諸君，先後以詩文雄視一世，從容談讌，日夕閒作。其時國家歲憂水旱，海夷漸起，追思百餘年鄉人宦京師，文章遭際，博大光顯，慨然太息，憾生年之晚。七八年來，復有今日，顧念往昔文讌之盛，流連慨慕，又渺不復得。然則侍御之官與年不甚豐，而幸生無事，自少逮老，優游文字，而其詩既久益為當世所貴重，斯其幸不幸又豈以窮達修短為哉？嗣君壽民大令屬校侍御之詩，因為之序其略，而以侍御生平與世運升降相發明，俾著之，寄余慨焉。

又羅汝懷序（同治五年撰）云：

……或以綠萼梅畫扇屬題，周翁者為七言律詩四章。先生怫然謂余曰：某君自負時藝老宿，則談時藝可耳。何用作詩？如此題者，數絕句足以了之，而若是繁重乎？蓋自乾嘉之際，一二學使者提倡風雅，邦人靡然從風，流連景物，矜尚藻采，顧多賦物，作必連篇，時之風尚使然，冀以為詩之道不如是也。……一夕見遠水清澄，斜影盪漾，先生曰：吾昨獨游于此，得句云：夕陽空翠無人到，自櫂孤舟一葉來。殆以喻獸得也。……先生天機清曠，風趣流溢，略無宿物著其胸肌，故出語疏俊，雅近眉山，而性術摯厚，縈繫家國，戀睠友朋，時具往復纏綿之致。就其深至處繹之，可生人流連慨慕之思。

……

各於作者境詣風旨有所申說，錄資並覽。



那傢伙

荒煤

一

這傢伙又徘徊了一上午。

從那牢房裏添了兩個囚犯的時候起，那還在午夜里，就看見這傢伙像一個影子般在廊道裏搖擺了。

他穿着一身「香雲紗」的褲褂，白白臉，很胖，肥的肉簡直把眼睛都給擠小了。額上那頂圓頂「巴拿馬」的草帽，戴得很低，把濃黑的，戲子樣的豎起來的眉毛都壓斷了一截似的。手裏拿着一把白紙摺扇，但並不用牠，多半的時候，倒是斜插在頸項裏的。那手，短胖得像蘿蔔，每隻手上都很刺目地戴着黃澄澄，粗大的金戒指。

他在廊道裏徘徊，一面和看守隨口指着閒談，十分悠閒的樣子，但他實在是注意着什麼，他常常停下來擱一雙腿在板凳上，把褲腿掀起，露出滿是黑毛的小腿來，打開紙摺扇，趕蒼蠅般揮着。那兩隻老鼠眼睛，就貪婪得可怕地瞧着那兩個新來的囚犯。看守和他說話，他不做聲，祗不時轉着眼光，用鼻子哼着：「唔，唔………」

那新來的兩個囚犯，一個看起來很茁壯，但只躺着呻吟，是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有一張紫膛色的，寬大的臉，高大的身材；另一個，祗有二十好幾的樣子，身材矮小但是橫實，他有一對陰沉的大眼，當他蹙着眉頭凝視什麼時，那眼睛看起來很兇惡而尖利。他年青的額高寬而有皺紋，鼻子微有點鈎，嘴唇不薄也不厚，一開口，就可以看見很白的牙齒閃爍。他不斷地用銳利的眼光去泩視牢外徘徊的那傢伙。當那傢伙碰着這種眼光就很快地掉過頭去，在右耳旁頸額上顯出一條不小的創痕來的時候，他底眼睛並且閃着困惑，憤怒的光。

這傢伙有意無意地就走到這牢房面前來了。他裝着不在意的樣子望望，準備走開，但望着躺着的大個兒睡熟了，便停住了脚。

『好漢子！』這傢伙把紙摺扇敲着大腿，裝着自語的神氣說。『上兩次『老虎凳』哼都不哼一聲！』

矮個兒不做聲，微抬起頭望一眼，不說一句話，又低下頭去瞧着外面。

『對眼』看守在廊道裏，一條蚰樣懶懶地來回走着，提着那根竹藤鞭隨手擺。他不時偷偷地望着那傢伙底背影，好像情不自禁地狡猾地微笑；若偶爾一下碰見了矮個兒底尖銳的眼光，他便像被窺破了什麼秘密似地有點忙亂，轉過身去，向那些靠近鐵欄子想得點較清爽的呼吸的囚犯們吆喝道：『都站起來幹嗎，幹嗎？』笨手笨脚地跑開了。

『喂！看你這樣子不像本地人。』

這傢伙得不着矮個兒的回答，又搭訕着問。他用大嗓子叫，使矮個兒吃了一驚。但矮個兒還是不做聲，點點頭。這也就夠了。這傢伙頓時堆上一臉笑，接着又問：

『貴處是哪兒？』

『河北！』矮個兒無可奈何地答應了一聲。

『河北？』嘿，咱們是鄉親啦！嘿嘿……』這傢伙用假嗓子勉強笑了兩聲。『出來多年啦吧——什麼時候出來的？』

矮個兒有點厭惡的神情，粗聲地答應：『前年春天！』

『哦，前年春天？我還沒到這兒……

……』

『唔？』是一種充滿了不信任的，諷刺的口氣。

『什麼？』這傢伙彷彿從這裏面聽出了別的意思來，慌忙地問。但隨即又覺得自己露了神，使張開大嘴，顯出一口討厭的黃牙，打了一個假呵欠，表示自己是疲乏了。

『先生尊姓？』矮個兒瞪着眼問，

『唔，哦？我姓王，王壽山，你……』

『我姓李』！

『哦，李』！王壽山用懶懶的聲調，好像一點也不是自己願意地，又問：

『他呢』？

『誰』？

『你底朋友』？指指那躺着的大個兒。

『外面牌子上不都寫得有』？矮個兒冷冷地，帶着不可測的奸滑的笑回答。

『是是，他姓劉！』這傢伙身子往後仰了下，抬抬頭望了名牌，又不相信地搖搖頭，用手拍兩下額頭道：『嗨，我腦子太壞！我好像見過他……怎麼一時想不起來？』

『他也是玉田人』！矮個兒提醒那

傢伙似的，低聲說。

『嗯，玉田？嗨，咱們眞是道地的鄉親啦！唉，都是出門人，你，你們什麽案子？有咱老王——』他拍拍大腿。

『能不幫點兒忙』？

『勞駕問問罷！總不過是那麽回事；不死也够受』！還是冷冷的聲音。

『行，行！可甭那麽說，年紀青，待上三年五載，出來還是條好小夥子！』慷慨地說了，忽又裝着一副滿爲難的神氣，俯身用低聲道．『不過，你這位，姓張的朋友……』

『誰姓張？』矮個兒猛然兒狠地道．『怎麽樣？你說』！

『唉，我好壞腦子：你沒什麽……就是你這位朋友有點麻煩。好壞腦子！他倒底姓什麽？』

『他不姓劉？』却又狡詐地微笑了。

『他姓劉！是……我是問自己，我好像見過他。』

王壽山抹抹滿頭的汗，挺起腰來吐了一口氣，像是嘆息，如碰到一件滿不是和自己料想得那麽如意的事情一樣。他是眞有點疲乏了，他接着又嘆口氣，懶聲道：

『不用着急：咱替你們問問去。嗨！好熱，明兒見。』

他像一個鬥敗了雞公似的，把矮胖的身子搖擺了走。

『做啥事體？啥豬羅！』一個上海八望着那傢伙走了，問。

另一個，滿有感慨地嘆口氣道：『包打聽！勿是好嘿叶！』

半天不見的那『對眼』看守來了。他不屑地睇矮個兒一眼，走了過去，又走了回來，像是想說話，但祇吐了口吐沫，想起來樣地，不知向誰用那上海腔調吆喝道：『不要哇哪哇哪！』

正中午，牢房不見太陽，却悶熱得像蒸籠一樣。

那蜷着的大個兒呻吟得利害，當他一翻身時，像有什麽猛地突擊他一下似的，他『唉喲』地叫了起來。但隨後醒過來了，他强硬地咬着牙抑制着呻吟。

有人在嘆息，懶懶地。

二

第二天一清早，這傢伙——王壽山又來了。

他又滿有精神地和矮個兒打着招呼，連別的囚犯，他也都點點頭，像是十分高興。他告訴矮個兒，案子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事。有他老王，總不會吃虧的。總之，（他拍拍胸），有他老王：

『就是你那位姓李的——嘿，好壞腦子，我又忘啦！你姓李，眞是……就是你那位朋友，也沒關係，咱老王總幫忙就是。——這位老兄想是受了點兒熱吧？唉，這天眞熱的够受！』

於是他談：現在熱度有多高，市面怎麼蕭條；一時埋怨自己這一碗飯不好幹，幾十塊錢不夠養家，辦起案子來卻要拚死命；一時又嘆息這種了不得的世界，每天都有好多搶案或綁案。話是越說越多，沒有先前說話時那種不能隱瞞住的謹愼的神情了。

「伙計！」他這樣親熱地稱呼矮個兒了。「你出去了，別的沒有好招待，我請你喝「米湯」！」他出人不意地哈哈大笑起來，並且半天不止。

囚犯們，這半天讓這傢伙不倦的談話打破平常枯燥的沉寂，也都高興了。這時雖然誰也沒懂得究竟的意思，却也都夥着大笑起來。有一個道：「啥種嚜叶有啥好吃？」但他沒說完，就又笑了。於是大夥笑得更利害。

「你聽！」王壽山止住笑聲說。「我有個「相好」，去年子咱們也「時興文明」地「自由」同居啦。我一個月給她三十五塊錢過家。有時，再打兩塲「麻將」湊合湊合。當初也還好，一心一意跟我「作人家」，後來，他媽的！看中了一個小白臉了——不用說，比咱這様子當然强得多——兩位就這麼跑啦！

「嗨，我也「文明」，她不愛我，走就走哪，咱不過捨點兒外財。再說哪，那小白臉是我底朋友：我老王總是講「義氣」的。可是，「寃家路狹」，我一天出差辦件搶案，逮了六七個，連他也逮上啦。這一下可够麻煩，嘿，咱「相好」又跑回來啦！他奶奶！哭哭啼啼鬧了半天，我心挺軟的，被她鬧得沒法子，我就說：「你回來吧！」

「嘿，她就眞又回來啦！」他猥褻地笑着吐口吐沫。

有人用鼻子輕蔑地哼道：「這種女人！」

「可不是？你說怎辦？咱就花了點錢給她弄一間房子，三天兩天，晚上邀幾個朋友去叉叉「麻將」，給她抽點頭錢。隨她「自由」，咱再也不管那一套，晚上高興去啦，玩玩，喝點稀飯，她作得一手好小菜，可是也有人存心去喝「米湯」的——你見了就知道，那張小嘴甜極了，會說會笑的……嗨，我就給她迷過。那小白臉，倒霉的傢伙！迷得命都送啦……」

說到這里，王壽山不做聲了，吃驚地瞪着小眼呆望那臉色變得發青的矮個兒，吶吶地道：

「怎麼啦？你？」

「他姓什麼？」矮個兒低着頭鎭靜地問。但看得出來他極力在抑制因爲什麼而起的興奮——這使得他那嘴唇失色地起了微慄。

「你說誰」。

「你底那個朋友」，他沈痛地吐着三個字：「小白臉！」

「他姓張……」

「怎麽死哪」？矮個兒站了起來，眼呆望着。

「他破了案子……」

「你騙誰」？矮個兒突然瘋狂地喊叫了一聲，從鐵網裏伸出手去，劈胸抓住了那傢伙。「你怕誰不知道？是你王二疤子賣了他……」

「什麽……天知道……」王壽山給這瘋狂喊叫驚駭住了，祇本能地扭動着發軟的身子，那活像一頭笨狗熊。

「你來打聽什麽？」矮個兒繼續發着獰笑地狂喊，露出白牙來噴着絲絲吐沫。「你不用費心！我不賣朋友！咱們死活是一路！」

兩個看守在外面使勁地想拿開矮個兒底手，但那就像是絞緊了的鐵條般不鬆開。當對眼用籐條抽了兩下，矮個兒才放手一拉，「哧」的一聲，把王二疤子底那件白紡綢短褂扯下了一大塊。

「你媽的✕！老子✕你媽……！你瘋啦！……」

王二疤子從那手裏脫出，怔了半天，才咕嚕了一句什麽，轉身就走了。那張臉發了青。

矮個兒像夜狼般嗥叫，笑，響亮的聲音就像脫地飛了起來，向各個角落里亂蹿一般。

看守們嚇住似的，不走攏來，威脅地叫罵，詛咒。牢房裏人們驚異的議論，趕熱鬧的嘲笑……混合起來，使獄裏像一鍋滾水般沸騰起來。

二

在這天牢夜里，一陣悶窒的嘈雜聲驚醒了我。

牢房裏底人，都貼緊鐵欄子，靜悄悄地朝外瞧。我便也爬了過去。

廊道裏站着三四個看守，一個看守長。看守長這時正在劈空揮着籐條，發出唦唦的響聲來。

那兩個新來的囚犯，帶着鐐銬，幽靈般挺直在那兒。那大個兒不時顫慄着，但他是在極力忍耐。

獄裏悄悄地如墳墓一般，祇間或不知從哪兒傳來一陣蟀蟋的淒淒的鳴聲，打破了這難耐的沉寂。

忽然，那看守長發出獰笑來，揮起了鞭子。我聽見了一陣如打着一塊厚木板的，沉悶的聲音，看時，那大個兒如…個患瘧疾的人發戰般抖擻起來了。

「✕你媽！你們想「越獄」！」看守長這麽罵着。

他們沒被送回原房來，帶走了。因為他們想「越獄」，大概要換一間更結實的牢房罷。

我再也沒看見那傢伙，老王二疤子來了。

那個上海人一聽別人談到這件事，他就嘆息道：

「我講過，我一看見伊，就曉得伊弗是好物事！」

昔遊十首（爲作者十五年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所得之印象。蓋紀實也。）

谷家儒

昔年慷慨欲征西。直掛雲帆百丈梯。海上振衣風獵獵。天涯回首草萋萋。短歌更逐長歌起。南斗還如北斗低。到得瀛洲仍一笑。寄書迂怪說燕齊。

萬里驅車朔漠行。漫天風雪正縱橫。驛亭客到酒初煖。隧道人來燈自明。白水丰神無倩盼。黑山枝幹亦崢嶸。少游幾許平生語。盡付邊笳出塞聲。

西國雄都喜乍逢。東方遊客漫從容。九天閶闔黃金榜。十里樓臺紫氣封。火樹家家城不夜。電車處處客乘龍。道旁傾蓋都如故。不是爲工即務農。

支那學院舊橫經。老樹杈枒雪滿庭。不惜衆金供廪餼。但求式穀祝螟蛉。配天列子何容議。陪祀中山却有型。歸去紛紛思射羿。絳帷愁絕草堂靈。

生子當如孫仲謀。列寧勳業更無儔。十年浪跡龍在野。一旦登壇鷹脫鞲。睥睨諸侯張左衽。鞭笞時代置前郵。城邊早晚風雲怒。猶爲斯人護寢丘。

拿氏提師勸遠略。亞郎淸野撤邊防。大王虎虎幸逃海。上帝洋洋如在堂。樓觀影涵河水潛。鐘鏞聲送雪天長。百年又見皇圖毀。來酹寒漿弔莽蒼。

餐樓電炬爛銀光。夜合花開客滿堂。座上一聲波疊疊。筵前雙舞鶻驪。麥醪盞酌頗黎綠。果醬盤調瑪瑙黃。贏得胡姬如煖玉。可憐門外有冰床。

淸溪一曲繞林流。長夏鄉居事事幽。淺草平沙晴試浴。疏煙纖月晚搖舟。野花香拂杯盤暇。高木陰濃枕簟秋。欲副官家休沐意。拋書不復問藏修。

板閣欄扉一樹橙。路人爭說畫雙成。攏梳欲鬥金鶯艷。結束還同粉蝶明。曾見含嘶蹄畫地。相攜藉草坐調箏。別來那更無消息。日暮雲深望碧城。

白玉何如赤玉濃。八年空憶把芙蓉。從師不數梁丘賀。交友應論邴曼容。南內觀兵新武庫。西曹陳說大司農。歸來孝穆行歌老。腸斷烏山第幾重。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於長沙



士氣歌

趙紫宸

士所崇者忠與義，其所鄙者功與利，功利使人心理多紛歧，忠義使人團結共圖企，士無恒產有恆心，謂能喻義爲君子，不淫不屈不遊移，不怕長塡溝壑死，浩然之氣儒所養，敬崇天志墨所使，此是宗教長不滅，經天緯地足憑恃，一如耶穌信仰犧牲之精神，一如聖徒負荷實架遵神旨，有此精神國可活，無此精神國傾圮。

君不見九一八前國力浮，已經風雨撼神州，一旦倉皇驚失措，國家遂即缺金甌，强鄰得寸更嗣尺，使我周旋不自由。二十餘年紛內亂，山河割裂，民族凋殘，半由軍閥互鬭毆，半由士夫奔競名利無深憂。閭閻更無廉退節，敎育惟作稻粱謀，無數青年失引領，徬徨歧路愁復愁。昔時師長如父兄，今日敎書是匠是工頭，不關經世經國事，敎讀死書虛浮輕躁作名流，師弟分爲兩營壘，一爲救國一私謀，釀成心理病膏肓，扁鵲華陀束手兩悠悠。

自從三省淪陷成爲「滿洲國」，熱河奇險無鐵壁，天下雄關豎賊旗，茫茫俱是寇蹤跡，通郵通車一律通，撤兵撤黨一齊撤，折衝樽俎無韜略，偃旗卷甲少顏色，冀馬燕犀事揖讓，堯封禹甸愁獨立，領容飛滿羅馬纛，英雄對之目皆裂，西方多難東益凶，竊國竊鉤肆行竊。政治一誤豈容繼續誤，政府無力奈何眞無力。民窮財盡國難般，生死關頭蔣胡閻馮始起謀團結，亡羊補牢原已晚，拒虎進狼何可說，於是百萬子弟大聲呼，如潮如海來，隄防處處皆潰決。

一二九日天未明，學生請願叩堅城，西直門上上大鑰，城頭歷歷皆警兵。十六黎明復長驅，破關直入示威聲，中國國土不能裂，中國國民不能分，中國人心原皎皎，中國人格猶錚錚；民心民意須視此，偽造輿論焉能掩盡全球人眼睛？警士與青年，衝突互紛爭，老龍瀉水救火機，射擊寒光光晶瑩，轉爲青年奪在手，反射軍警皆飛奔；街巷列大刀，傷人血淋漓，城邊開排槍，恫嚇喧沸騰，寒風凜冽氣不餒，女生勇並男生，皆爲愛國熱誠所驅使，皆爲純潔心情所充盈，皆爲欲挽狂瀾而拚死，皆爲圖存國格而犧牲；天地慘澹漢奸懼，塵沙浩莽鬼神驚。路人竚立皆垂泣，商家餽食表同情，西洋記者甚稱賞，爲傳長電報寰瀛；天下重責端在青年肩背上，世界和平總須道義爲之根。

箭在弦上倏齊發，千聲萬聲奔飛疾，北平一舉天下應，奔走號呼壯且烈。處處遊行與示威，處處響應旗幟立，枯骸骨節俱聯絡，散沙碎礫齊組織；或跪雨中泥，或臥軌上鐵，或執鋤奸旗，或哭搥胸臆，或復步行向首都，飢寒煎迫冒風雪，或更結隊醒民衆，宵留破廟朝遑舌，熱血沸翻不可止，青年個個是英傑；其或稚齡太荏弱，師傅家長勸不息，踴躍慟哭如國殤，不飲不食罵仇敵；東自申江西兩川，北從冀察南百粵，神州蕩蕩皆一心，精忠耿耿見風節。罷課原係大犧牲，豈容長久曠精業？寧同玉碎紛糜爛，若此簡單復何說，凡真救國須持學與養，休教寇讎趁火來打刦，應當竭力保元氣，若釀內憂豈特於國無補益。政府苦心費周旋，紛紛勸導辛勞極，欲將國是同磋商，遂召學生赴會集，斯是空前大創舉，寰球那國曾經得？校長同時勸復課，言辭婉轉心憂鬱。師傅能事畢於斯，一勸再勸無效力，（按此歌作於一月十七日，最近北平學聯已議決復課矣。吳宓註）師也弟也俱為國，兩相隔閡如秦越，誰實為之火燎原，一發不易更收拾。嗟乎士氣何龐雜，嗟乎師道豈中絕，嗟乎嗟乎彼蒼天，朔風虎虎長空急。舉國無嚮導，前路何茫茫，士氣雖如振，令人益悽惶，國家岌岌須團結，士氣紛紛尚分張，我聞耶穌曾有言，內部分爭國必亡。莫言道路直，道路紆以長，莫言救國易，事事感彷徨，欲戰如何戰？不戰又無方，進退誠兩難，敵勢未可當，急裏須徐緩，弱中或有強，合則大家有智慧，分則萬事足驚慌，顧全全局須全力，豈容異夢在同牀？此番經歷至清晰，民無信任可思量，最是國難嚴重日，千端萬緒本末緩急同時費周章，救國讀書同一舉，千年一日見貞剛，雖然鐵甲飛彈臨門牖，猶當堅持力學絃曲歌風紛滿堂。親近老百姓，喚醒田舍郎，衣民衣，食民食，櫛風沐雨止民房，將心與民冶一爐，務求全族蹈火同赴湯，一面埋頭苦苦幹，一面儆醒擁護不懈督中央。誓到犧牲最後日，以身獻祭為犧羊，可以喋血於戰濠，可以畢命於沙場，可以赳赳衛國土，可以挫折大敵之鋒鋩。書生今日有大權，慎勿任情徒激昂，生氣磅礴瀰天宇，心力豐盈復浩昌，只要忠貞堅所守，不怕千千萬萬敵機敵彈亂飛揚，要是金玉敗絮外強中乾耳，縱然鼎沸無輝光，世界同情不可失，內心清潔不宜喪，中國所賴惟士氣，欲國糜爛，必先糜爛士心腸！天蒼蒼，地茫茫，山巖巖，水泱泱，士氣團結不紛披，中華民國永無疆。（二十五年一月十七日作）

按此歌作者趙紫宸君，現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兼教授。趙君不但為富有精誠毅力篤信仁惠之真正基督教徒，且湛深國學，兼具儒家精神。所著「耶穌傳」一書（上海青年協會發行），宓已於宇宙風半月刊新年號中介紹。趙君又善能以新思想新精神寫入舊體之中國詩詞，極充實而有真美。亦作新詩，並其箴時說教之論文，均載登燕京大學出版之「真理與生命」月刊中。頃承以此歌見示。昔宓承乏編輯大公報文學副刊時，頗多刊載激發民族志氣，表揚愛國精神之詩歌。今不敢自秘，逕以此歌代投周報，猶昔志也。吳宓附識。

原文献残缺